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歷史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History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翁文灝的經濟思想及實踐—兼論資委會轉向的性質

Weng Wen-Hao 's Economic Thinking and Implementation :

Extend Study on the Resource Committee Apostasy

陳彥熾

Yen-Chih Chen

指導教授：王遠義 博士

Advisor: Yuan-Yi Wang, Ph.D.

中華民國 114 年 1 月

January, 2025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MASTER'S THESIS ACCEPTANCE CERTIFICAT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翁文灝的經濟思想及實踐—兼論資委會轉向的性質

Weng Wen-Hao's Economic Thinking and Implementation :  
Extend Study on the Resource Committee Apostasy

本論文係陳彥熾（學號 R09123009）在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 114 年 1 月 7 日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過並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The undersigned, appoint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on 7-Jan-2025 have examined a Master's Thesis entitled above presented by Yen-Chih Chen (student ID R09123009) candidate and hereby certify that it is worthy of acceptance.

口試委員 Oral Examination Committee:

王遠義

吳致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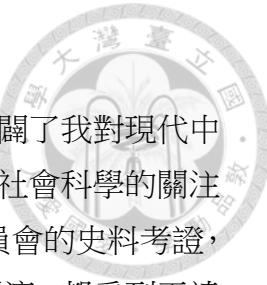
劉季倫

(指導教授 Advisor)

系主任 Director :

陳碧山

## 謝辭



完成這篇論文，首先要感謝指導教授王遠義老師的指導，開啟了我對現代中國與世界歷史議題的宏大視野，除了歷史學之外，王遠義老師對社會科學的關注也使我深受啟發。從國共兩黨的建國道路之爭、翁文灝與資源委員會的史料考證，到二十世紀現代性論爭的核心—民主與獨裁、自由經濟與統制經濟，都受到王遠義老師課堂的討論和指導的啟發。多年隨老師上課，與老師深入的學術交流，對學術、歷史、時代問題的思考，以及為人處世的道理，老師的諄諄教誨使我受益良多，師生之情永存於心。

同時，感謝中研院近史所的吳啟訥老師和政大歷史系的劉季倫老師擔任我的口試委員，給了我許多寶貴意見和指正。再者，必須感謝政大人文中心的邀請，讓我參與天津南開大學「中國現代化特色的探索」研討會，在研討會上接受老師們和同學們的意見，而後補充完善我的碩論寫作。此外，必須感謝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的老師。陳惠芬老師和吳翎君老師幫助我建立了中國現代史的知識基礎，她們的全球史視野啟發我將中國現代史與現代世界的脈動連結。李峙皞老師的西洋現代史，使我對二十世紀現代性議題有更深刻的思考，有助我處理翁文灝和資源委員會經濟建設面臨的現代性課題。

除此之外也要感謝其他人的幫助，包括系辦助教和在台大認識的學長姐、同學。感謝怡燕助教對我的碩士班生涯提供種種幫助和建議，以及提供我系辦工讀的機會。感謝純純學姐對我在中國現代史研究上的啟發，此外也要感謝宏興學長、清修學長、平安學長、哲叡學長、明康學長、湘文學姐、蘭琪學姐、智霖、家源、建宗、建諾等等。最後要特別感謝父母在精神和經濟上的支持，願意容忍一個一直不畢業、經常不在家的兒子。由於篇幅所限，請容我無法鉅細靡遺地感謝所有人，若有疏漏還請見諒。

陳彥熾 2025 年 1 月於台大歷史系研究生研究室

## 摘要

九一八事變以後，國民政府為因應未來可能發生的全面的中日戰爭，需要一個國防準備機構，於是在 1932 年成立國防設計委員會，並於 1935 年與兵工署資源司合併改組為資源委員會，對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經濟建設工作發揮了重要的貢獻。地質學家翁文灝作為民國初年學者從政的代表，被蔣中正先後延攬為國防設計委員會和資源委員會的主要負責人，從事國防經濟的準備工作，同時也實踐他的經濟思想。

翁文灝的經濟思想，同時受到其國際觀察視野和孫中山民生主義的啟發，應對經濟大蕭條以來和日本侵華的艱困形勢，提出他的經濟建設主張和工業化藍圖。同時，翁文灝也延續五四運動「問題與主義」論爭以來，胡適主張個別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思路，將經濟問題視為純技術問題加以處理。翁文灝經濟思想的組成，包括因應經濟大蕭條，仿效各國經驗實行統制經濟，解決中國經濟發展無計劃的問題；針對 1920 年代以來的「以農立國」和「以工立國」論爭，提出「以農立國，以工建國」的折衷方案；根據長期的地理研究和地質調查成果，安排中國各區域的發展規劃；在抗戰即將勝利時，結合孫中山實業計劃和各國統制經濟發展經驗，提出戰後中國工業化的方案。

正當翁文灝準備實現雄心勃勃的工業化計劃時，他面臨了種種挑戰與障礙。首先是資金和技術的缺乏，當時國民政府缺乏有效管理全國和基層社會的能力，農業和工業也缺乏協調，難以從既有的農業社會基層籌集工業化資金；與外國合作取得資金和技術，又有可能受制於外國而陷入依附困境，是孫中山和翁文灝的工業化計劃始料未及之處。第二是國民政府的內部問題，在蔣中正清黨後，國民政府就存在著官僚資本的問題，孔祥熙家族掌握大量國營資本，並試圖將財政控制權伸向資委會，與資委會主管翁文灝、錢昌照發生衝突。除了孔祥熙之外，翁文灝、錢昌照作為政學系的成員，處處受到 CC 系的制肘和刁難。這些因素使翁文灝在國共內戰後期國軍節節敗退之際，萌生離開國民政府之意。

於是，翁文灝經濟建設的思路，從點滴式地解決個別問題，轉向整體式世界觀的變革；其對工業化、現代化的理解，從歐美現代化模式的範式，轉向蘇聯社會主義和中共新民主主義革命。在這樣的心路歷程轉變下，翁文灝被中共趁機爭取，投身於資委會轉向以及 1949 年以後中國大陸的工業化建設，深刻改變了現代中國與世界的動向。

關鍵字：翁文灝、資源委員會、工業化、現代化、資委會轉向

## Abstract



After the Mukden Incident (September 18 Incident),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anticipating a potential full-scale war with Japan, established the National Defense Design Committee in 1932 as a national defense preparation agency. In 1935, the committee was merged with the Resources Department of the Ordnance Bureau to form the Resources committee, which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efforts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during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Geologist Weng Wenhao, a prominent scholar-turned-politician of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was recruited by Chiang Kai-shek to lead both the National Defense Design Committee and the Resources committee, contributing to national defense economic preparations and implementing his economic ideas.

Weng Wenhao's economic thought was influenced by his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and Sun Yat-sen's principles of people's livelihood. In response to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Japan's invasion of China, Weng proposed his vision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ization. He also adopted Hu Shih's approach, stemming from the "problems versus doctrines" debate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treating economic issues as purely technical matters. Weng's economic thought encompassed several key components: adopting controlled economic measures inspired by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to address the lack of economic planning in China; offering a compromise between the debates on "agriculture-based" versus "industry-based" national development by advocating for "agriculture as the foundation and industry as the builder"; developing regional development plans based on long-term geographic and geological research; and, towards the end of the war, formulating a post-war industrialization plan that combined Sun Yat-sen's industrial vision with global experiences in controlled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ever, Weng faced numerous challenges and obstacles in realizing his ambitious industrialization plan. First, there was a lack of funding and technology.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struggled to effectively manage the country and grassroots society, and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made it difficult to raise industrialization funds from an agrarian society. Collaborating with foreign countries to secure resources risked dependency and subordination—an unforeseen challenge for Sun Yat-sen's and Weng's industrialization visions. Second, internal issues within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posed significant hurdles. After Chiang Kai-shek's purge of political rivals, the government was plagued by bureaucratic capitalism, with the family of Kung Hsiang-hsi controlling large amounts of state-owned capital and attempting to exert fiscal control over the Resources committee. This led to conflicts with Weng Wenhao and Qian Changzhao, the leaders of the Committee. Additionally, as members of the Political Science Clique, Weng and Qian faced constant obstruction and hostility from the CC Clique. These factors led Weng to contemplate leaving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during the later stages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 as the Nationalist military suffered repeated defeats.

Consequently, Weng's economic development approach shifted from addressing individual issues incrementally to embracing a transformative, holistic worldview. His understanding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evolved from the Western modernization paradigm to the Soviet socialist model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Amid this ideological shift, the Communist Party seized the opportunity to win Weng over. Responding to Resources Committee Apostasy, Weng joined the industrialization efforts of mainland China after 1949, profoundly influencing the trajectory of modern China and its place in the world.

Keyword : Weng Wenhao, Industrialization, Modernization, Resources Committee, Resources Committee Apostasy.

# 目次

口試委員審定書.....

謝辭.....

摘要.....III

Abstract.....IV

第一章 緒論.....1

第一節 研究目的與重要性.....1

第二節 研究回顧.....3

第三節 研究材料與章節架構.....10

第二章 翁文灝投身中國經濟建設的動機.....12

第一節 學者從政的背景.....12

第二節 經濟建設的思路—從「問題」到「主義」.....15

第三章 翁文灝對中國與世界經濟的認識.....18

第一節 中國工業化的歷史背景.....18

第二節 日本侵華的經濟因素.....20

第三節 國民政府工業化的推動及其成效—十年建設.....21

第四節 國民政府工業化的推動及其成效—抗戰初期.....25

第五節 國民政府工業化的推動及其成效—抗戰後期.....30

第四章 翁文灝對中國經濟建設的主張.....33

第一節 實行統制經濟與獎助民營企業.....33

第二節 以農立國，以工建國.....37

第三節 中國區域發展計劃.....43

第四節 翁文灝對戰後中國與世界經濟的展望.....46

第五章 戰後政局與經濟建設的挫折.....52

第一節 戰後接收與復員.....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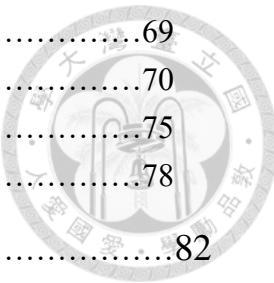
第二節 圍繞於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的派系之爭.....55

第三節 國共內戰爆發及其對資委會的衝擊.....57

第四節 行政院長任內施政之挫敗.....62

第六章 最終的抉擇與資委會的轉向.....69





第一節	官僚資本的定義.....	69
第二節	翁文灝反對官僚資本的思想和實踐.....	70
第三節	與蔣中正分道揚鑣，轉往海外.....	75
第四節	響應「資委會起義」，「棄暗投明」 .....	78
第七章	結論.....	82
參考書目 .....		87

# 第一章 緒論

## (一)、研究目的與重要性

翁文灝（1889—1971），浙江鄞縣（今寧波）人，18 歲入上海震旦公學，隔年取得公費補助前往歐洲留學，1912 年獲得比利時魯汶大學地質學博士，是現代中國地質學、地理學的奠基者，也是現代科學事業的推動者；翁文灝曾長期任地質調查所所長，和丁文江等學者進行長期的全國地質調查工作，同時作為工礦業建設的決策依據。翁文灝曾任資源委員會主任委員、行政院秘書長、經濟部長、行政院長，是民初學者從政的代表性人物<sup>1</sup>，也是抗戰時期大後方經濟行政及工礦業建設的最高主管官員。在此時期，翁文灝一方面致力於推動戰時後方經濟發展，特別是工礦業建設的實際工作，另一方面詳細考察和研究英、美、蘇、德、日等世界主要工業國家在工業化進程中的經驗，總結近代中國從自強運動以來經濟建設屢次失敗的教訓，並積極籌劃戰後中國工業化計劃，是中國早期工業化的理論家和推動者。<sup>2</sup>翁文灝主持的經濟建設，以資源委員會為其主要機構，因此本研究將探討其經濟思想，及其在資源委員會經濟建設中的實踐。

資源委員會是國民政府屬下的一個專門負責工礦業建設的機構，它的前身是 1932 年 11 月成立的國防設計委員會，國防設計委員會是因應未來可能的全面中日戰爭而設立的調查機構，下設軍事、國際關係、經濟及財政、原料及製造、運輸及交通、土地及糧食、文化、專門人才調查組，以此擬定戰時軍事部署、外交關係、經濟建設的總計劃，1935 年 4 月與兵工署資源司合併改組為資源委員會。該機構自 1932 年在南京成立至 1952 年在台北改組為國營事業委員會，先後隸屬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本部、軍事委員會、經濟部、行政院。初成立時，由於涉及軍事機密，該委員會是一個秘密機構，僅有 31 名員工，下轄一家企業。抗戰勝利後，該委員會已統領全國近千家大中型企業，管轄 30 多萬員工，成為直屬行政院的部會級機構。中國的石油、金屬礦開採和冶煉、鋼鐵、電力、煤炭、機械、化學、電子等產業的絕大部份企業都在該會領導之下。在 1930 年代和 1940 年代，資源委員會及其所屬工礦企業的建立與發展，對於中國工業化進程和社會進步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sup>3</sup>

然而，資源委員會推動戰時經濟建設與中國現代化，也面臨了許多挑戰。蘆溝橋事變前夕，中國經濟可以說是一種落後的雙元性經濟，即較小的現代化部門與龐大的傳統部門同時並存的經濟；而現代化部門是西方經濟挑戰（國際貿易與

<sup>1</sup> 1932 年，翁文灝為國民政府所延攬，擔任國防設計委員會秘書長，錢昌照為副秘書長，開始進入政界。1935 年翁文灝同時擔任資源委員會主任委員和行政院秘書長，與此同時被任命為行政院政務處長的有清華大學教授蔣廷黻和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何廉，這些進入國民政府服務的知識份子，一時被稱為「學者從政派」。黨剛，〈回憶翁文灝先生〉，收錄於《文史資料選輯》第 80 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頁 29。

<sup>2</sup> 李學通選編，《科學與工業化—翁文灝文存》（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 1—3。

<sup>3</sup> 薛毅，《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頁 1。

投資）與中國錯綜複雜反應交互作用的結果。<sup>4</sup>資源委員會的經濟建設，一方面是回應經濟大蕭條和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國際影響，另一方面也是回應國共競爭中關於中國現代化的問題。國民黨認為國民革命的目標是反對軍閥和帝國主義，在北伐初步達成目標後，應著眼於經濟建設提升生產力；中共則認為中國的社會壓迫，除了軍閥、帝國主義之外還有買辦資產階級、地主階級，中國革命應進一步進行階級鬥爭以解放群眾。<sup>5</sup>國民黨在生產力優先的路線上，以《實業計劃》<sup>6</sup>為中心，推動資源委員會等機構的經濟建設；但中共在階級鬥爭優先的路線上，則一度視資源委員會為「具強烈買辦性」的「官僚資本」，「直接為鎮壓人民、為進行反革命內戰服務」<sup>7</sup>。抗戰爆發後，中國進入了不同經濟體制的較量，包括日佔區的殖民地式經濟、大後方國民政府的統制經濟（或被中共認為是官僚資本經濟）、中共根據地的新民主主義經濟<sup>8</sup>，翁文灝起初效力於國民政府的統制經濟，以支持戰時經濟、奠定中國工業化的基礎；抗戰結束後，翁文灝的經濟思想逐漸傾向中共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其中的轉變過程是中國現代經濟史重要的課題。

在資源委員會及其前身國防設計委員會成立以前，國民政府亦有其他部門提出中國工業化的計劃，如全國經濟委員會的《三年發展規劃》和實業部《四年發展計劃》<sup>9</sup>，但多半因為缺乏整體規劃、資金技術不足、政治局勢不穩和體制能力有限，許多計劃過於理想化而停留於紙上。<sup>10</sup>翁文灝如何在國民政府民生主義的經濟政策理念下，以其科學專業和國際視野，提出中國經濟問題的解決之道？一方面要為抗戰建國奠定物質基礎，另一方面也要為戰後中國的經濟現代化提出長遠的方案。同時，翁文灝如何將其經濟思想實踐於中國的現代化？當中有什麼成效和挫折？為何在為國民政府效力十多年後，最後拒絕了蔣中正的留用，毅然出走法國後，接受中共的邀請回到大陸？本文擬先分析翁文灝經濟思想的形成過

<sup>4</sup> 侯繼明，〈1937—1945年中國的經濟發展與政府財政〉，張玉法主編《中國現代史論集》（第9輯）（台北：聯經出版，1982），頁311。

<sup>5</sup> 參見施純純，《革命抑反革命？蔣中正革命道路的起源》，台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7。

<sup>6</sup> 民國建立後，孫中山致力於全國建設計劃，寫成《實業計劃》，闡述了中國實業開發的途徑、原則與計劃，以推動中國的經濟現代化。孫中山認為，革命與建設同樣重要，「建設為革命之唯一目的，如不存心建設，即不必有破壞，更不必言革命」。參考自孫中山，〈實業計劃〉，收錄於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編纂委員會編，《國父全集》（一）（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65），頁241—364。

<sup>7</sup> 中國近代經濟史編寫組編，《中國近代經濟史》（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類似評價如陳伯達認為「四大家族在官辦形式方面，除了吞併原有官僚工業如輪船招商局等，其有計劃進行工業獨占活動的主要機關是資源委員會.....說明了四大家族是法西斯德國在中國的大買辦」，出自於陳伯達，《中國四大家族》（北京：新華書店，1946），頁79—80；許滌新亦強調「四大家族在官辦形式方面，在不少場合，是與外國資本直接結合的，資源委員會就是最顯著的代表.....是與法西斯德國合作的產物」，出自於許滌新，《官僚資本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頁49—50。

<sup>8</sup> 陳爭平、龍登高，《中國近代經濟史教程》（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頁6—7。

<sup>9</sup> 薛毅，《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研究》，頁141。

<sup>10</sup> 翁文灝在1932年提到，「在建設呼聲初起的時候，大家聽了真是非常高興。幾年後只聞空言，不見時蹟，大家便有些灰心。即使真有若干誠意的計劃，大家也往往不相信，甚至懷疑到主張的人或者別有用意。」以「建設」為名的計劃，早從清光緒年間就開始提倡，但到1930年代初仍然缺乏進展，主因在於缺乏事先調查研究、缺乏相關經濟條件。參見詠霓，〈建設與計劃〉，《獨立評論》第5號（1932年6月19日），頁9—13。



程及其內涵，接著聚焦於翁文灝在戰後政局的抉擇—從應對財經危機的躊躇不定到響應「資委會起義」、選擇中共的經過。透過系統性地研究翁文灝的經濟思想及實踐，期望能為理解技術官僚與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複雜關係，提供一個全新的視角與不可或缺的個案。

## (二)、研究回顧

### 1、翁文灝與戰時經濟

目前學界以翁文灝為中心的研究包括：李學通《書生從政—翁文灝》<sup>11</sup>介紹了翁文灝的生平。俞麗君〈翁文灝經濟思想探析（1935—1949）〉中說明，作為民初學者從政的代表性人物，翁文灝致力於推動戰時經濟建設，是中國早期工業化的理論家與實踐者。翁文灝的經濟思想成熟於從政階段，內容涵蓋經濟建設的基本方針、工業化、經營管理等，對國民政府時期的經濟發展和工業化進程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其他相關研究成果主要聚焦於國家（國民政府或蔣中正）或機構（資源委員會本部與所屬企業）層面的探討，茲列舉評述如下：

對於資源委員會的性質，小科布爾（Parks M.Coble）有不同於國、共兩黨的見解，其著作《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1927—1937）》認為，國民黨並不是中共或一些外國學者認為的「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的政治聯盟」，而是反過來作為超然於各階級上的政黨，試圖確保對各階級的控制。為了實現政治、軍事上的目標，即為武力統一全國提供經濟基礎，並實行孫中山民生主義的節制資本，於是興辦資源委員會等國營事業機構。因此，國民政府興辦的國營工業並不是「買辦資本」，宋子文、孔祥熙以私人力量經營的「官僚資本」，和翁文灝以國家力量經營的「國家資本」，本質上是有區別的。不過，「在整個十年中，政府發表了許多聲明，召開了無數次會議，宣布了支持現代化經濟建設的好多方案，而結果是微弱的。因為南京政府把它的有限的財力首先傾注到軍事部門去了」<sup>12</sup>。該書本文雖然沒有直接提到翁文灝，但引用了一些翁文灝的經濟統計資料<sup>13</sup>，可作為十年建設時期翁文灝及其資源委員會推動戰時經濟準備成效的檢討。

最早對資源委員會有系統的研究成果是鄭友揆《舊中國的資源委員會（1932—1949）：史實與評價》，該書作者當年曾在資源委員會任職，比較熟悉內情。書中大量引用了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有關資源委員會的檔案，是目前研究資源委員會問題的重要參考著作。該書在展開對資委會發展史的敘述前，釐清了兩個問題：（一）資委會是不是官僚資本？（二）資委會是不是中國經濟畸形發展的產物？指出資委會是推動中國工業發展的國家資本，與圖利私人的官僚資本有本質上的區別；中國在資本主義起步晚、面臨日本侵略的急迫性之下，沒有通過私人資本自由競爭發展現代化的可能性，必須由國家的力量籌集資金建立大型企

<sup>11</sup> 李學通，《書生從政—翁文灝》，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1996。

<sup>12</sup> 小科布爾（Parks M.Coble），《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1927—1937）》（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頁8。

<sup>13</sup> 翁文灝，〈中國工商經濟的回顧與前瞻〉（1943年7月16日），《資源委員會公報》第5卷第2期，頁132—134。

業，推動國民經濟的發展。由此可見資委會是中國現代化發展所需，而不是經濟畸形發展的產物。<sup>14</sup> 同時，資委會從前身—國防設計委員會成立以來，其創辦人如錢昌照(1899—1988)等人希望在中國推動和平漸進的社會主義和現代化<sup>15</sup>；在國民政府內部派系林立之下，錢昌照從尚未在國民政府任職、但在社會上有一定聲望的學者中尋找人選，為蔣中正的國防政策和經濟建設服務。<sup>16</sup> 翁文灝一開始願意在國防設計委員會及其後的資源委員會任職，代表他認同這樣的政策思路，至於抗戰結束後與蔣中正漸行漸遠的因素，是其中值得探討的面向。

薛毅《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研究》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中日歷史研究中心文庫的其中一部專書<sup>17</sup>，大量運用《資源委員會公報》，處理資源委員會研究中討論的主要問題：（一）資源委員會的性質；（二）興建工礦企業的目的；（三）特礦管制政策的評價；（四）資源委員會與地方企業的關係；（五）資源委員會的評價。對於資源委員會研究的發展趨勢，該書認為必須將資源委員會放在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現代化進程的大背景下考察，引進現代化的解釋框架；研究者除了需具備歷史學的研究功底，也需要有經濟學、管理學的素養，還需具備一定的工業企業知識，跨學科的整合能力相當重要。不過該書在戰後資委會對日索賠等處敘述有誤，需多方參照其他資料。

孫智君《民國產業經濟思想研究》，列舉了民國初年重要思想家的產業經濟思想，包括孫中山和翁文灝。該書將孫中山的經濟思想歸類於「北洋政府時期的產業經濟思想」，分為（一）產業結構思想：全面有步驟、有重點地發展國民經濟；（二）產業組織思想：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三）產業布局思想：確定三大經濟區域並規劃建設方向。<sup>18</sup> 進入「南京政府初期的產業經濟思想」一章後，首先探討了以農立國、以工立國論爭<sup>19</sup>，即翁文灝經濟思想形成的背景。並將翁文灝的經濟思想歸類於「抗日戰爭時期的產業經濟思想」，分為（一）產業結構思想：以農立國，以工建國，平衡發展；（二）產業組織思想：中庸的經濟制度和企業組織形式；（三）產業布局思想：經濟建設應注重地域和產業次序的選擇；（四）有計劃地推動各種產業政策。<sup>20</sup> 前後對照，可以看到孫中山與翁文灝經濟思想承先啟後的關係。但該書有部份考證不足之處，認為1930年代中期「國民黨政府開始籌建資源委員會並建立國家壟斷工業體系時，他們就放棄了對私人企業的扶持」<sup>21</sup>，忽略了國民政府及翁文灝獎助民營事業的思想與實踐。

<sup>14</sup> 鄭友揆，《舊中國的資源委員會（1932—1949）：史實與評價》，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1991。

<sup>15</sup> 錢昌照在倫敦政經學院師從拉斯基（後來成為英國工黨主席），其費邊社會主義思想對他有很大的啟發，但與翁文灝同樣在從事資委會經濟建設的過程中，面臨種種挫折，最終轉向蘇聯社會主義和中共新民主主義模式。參見錢昌照，《錢昌照回憶錄》，北京：東方出版社，2011。

<sup>16</sup> 鄭友揆，《舊中國的資源委員會（1932—1949）：史實與評價》，頁1—3。

<sup>17</sup> 薛毅，《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sup>18</sup> 孫智君，《民國產業經濟思想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頁90—106。

<sup>19</sup> 孫智君，《民國產業經濟思想研究》，頁123—130。

<sup>20</sup> 孫智君，《民國產業經濟思想研究》，頁243—254。

<sup>21</sup> 孫智君，《民國產業經濟思想研究》，頁196。

戰後部份又將資源委員會歸類為「官僚資本」<sup>22</sup>，也無法觀察出翁文灝戰後心路歷程的轉變。

閻書欽《國家與經濟：抗戰時期知識界關於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的論爭》，聚焦於《新經濟》半月刊，探討抗戰時期知識份子在學者從政的潮流下，提出的經濟建設主張：包括工業化是中國的必由之路、統制經濟與自由經濟、重工業與輕工業何者優先等議題，其中特別提到翁文灝的經濟思想與實踐。從〈新經濟的使命〉和〈經建方向與共同責任〉等文可以看到，翁文灝談建國問題（現代化），「自從十八九世紀近代文化發展以來，機械製造、事業組織、社會精神，許多嶄新的力量，都使我們從前先人到現在反相形見绌」<sup>23</sup>。以及中國工業化的必要性，「由蘇聯見聞所及以及考察所得，合之德國所有之經驗，明見一個舊國家，處此世界，必須有決心，盡力所能，徹底建成工業生產之基礎，方能確圖自立。」<sup>24</sup>也引用許多論述提到翁文灝的「以農立國，以工建國」得到知識界相當程度的重視。<sup>25</sup>

方勇《蔣介石與戰時經濟研究（1931—1945）》，為浙江大學《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叢書》的其中一部專書，該書以經濟政策為論述基點，從約束條件、經濟權力、經濟建設、經濟統制各方面考察蔣中正推動戰時中國經濟從傳統向現代、從平時向戰時的過程、路徑與績效。該書與本研究計劃密切相關的部份有：戰時蔣中正經濟權力論析，以及蔣中正與戰時經濟建設，擬參考該書架構，從約束條件、經濟權力、經濟建設、經濟統制各方面考察翁文灝的經濟思想及實踐的過程及成效。翁文灝經濟思想的實踐，必須有足夠的經濟權力基礎，在與蔣中正充分協調並得到其授權之下，轉換為實質政策。<sup>26</sup>翁文灝以其技術官僚身份作為政學系<sup>27</sup>的一員，其經濟政策與國民黨其他派系的關係，是合作亦或衝突？與其他經濟主管官員如孔祥熙、宋子文的關係，<sup>28</sup>對其經濟政策實踐有什麼影響？「人身政治」<sup>29</sup>視角下的翁文灝經濟思想實踐，是可以從中延伸的探討方向。<sup>30</sup>

## 2、翁文灝與中國現代化

同時，本研究將探討翁文灝經濟思想及實踐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扮演的角色。翁文灝主持資源委員會期間，中國正處於走向現代化的艱難歷程中<sup>31</sup>，翁文灝認

<sup>22</sup> 孫智君，《民國產業經濟思想研究》，頁 278。

<sup>23</sup> 〈新經濟的使命〉（1938 年 11 月 16 日），《新經濟》半月刊第 1 卷第 1 期，頁 1—2。

<sup>24</sup> 翁心鶴、翁心鈞整理，〈翁文灝自訂年譜初稿〉，《近代史資料》總 88 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頁 79—80。

<sup>25</sup> 閻書欽，《國家與經濟：抗戰時期知識界關於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的論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頁 155—162。

<sup>26</sup> 方勇，《蔣介石與戰時經濟研究（1931—1945）》，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

<sup>27</sup> 中國國民黨在大陸時期，由實業家、財經技術官僚組成的派系。他們原先沒有國民黨背景，是在九一八事變後，深感國家憂患的加深，於是在蔣中正的號召下，進入國民政府和國民黨體制內，從事國家建設工作。

<sup>28</sup> 在《翁文灝日記》中有多處記載。

<sup>29</sup> 方勇在《蔣介石與戰時經濟研究（1931—1945）》以「人身政治」概括國府領導人蔣中正與其下屬官員之間的權力關係。

<sup>30</sup> 方勇，《蔣介石與戰時經濟研究（1931—1945）》，頁 101—106。

<sup>31</sup> 羅榮渠，《現代化新論—世界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增訂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頁 249—361。

識到中國工業化的資金來源即資本累積的問題<sup>32</sup>，同時中國現代化面臨了外部條件的急劇轉變和外來影響的嚴重增強<sup>33</sup>，如何擬定中國工業化的長遠發展方案，並在資源委員會的經濟建設中實踐？羅榮渠《現代化新論—世界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深入分析了世界與中國的現代化，包括各國現代化進程及中國現代化的曲折過程；翁文灝也同羅榮渠認為，世界現代化進程從英國工業革命開端，其後是美、法、德、日、俄次之，中國工業化起步更晚，面臨的挑戰也更大，必須實行統制經濟、「以農立國，以工建國」有計劃地建設以迎頭趕上歐美國家<sup>34</sup>。但羅榮渠將現代化分為「早發內生型」和「後發外源型」兩種，認為英、法、美的現代化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早發內生型」現代化<sup>35</sup>，忽略了其早期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外部因素（與亞洲貿易、殖民活動、利用非洲奴隸勞動力）；翁文灝對歐美資本主義發展史的認識，也存在此種侷限性，是本文要進行檢證的問題之一。

趙興勝《傳統經驗與現代理想：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國營工業研究》，以 1927 年—1949 年間國民政府所經營的國營工業為目標，在掌握大量一手資料的基礎上，運用歷史學、經濟學等多學科的理論與方法，對史料進行精心的梳理與分析。著作首先研究了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前中國國營經濟的思想與實踐，及其對國民政府的影響。南京國民政府的國營經濟思想有三個來源：(一) 傳統中國的國營經濟(二) 晚清及北洋時期的國營經濟(三) 近代西方的社會主義思潮。也就是說，國營經濟不僅有中國本身的傳統，而且一度被視為是快速實現經濟現代化的最佳途徑。<sup>36</sup>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初期，由於國民黨內的派系爭鬥、國共衝突、自然災害、世界經濟大蕭條和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衝擊，中國接連不斷陷入政治、經濟與民族危機中，使中國思想界與國民政府領導階層進一步思考國營工業發展道路的問題。<sup>37</sup>翁文灝的經濟思想受到歷史傳統的啟發，並以其實踐回應現代中國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面臨的危機，探索中國經濟現代化的道路。

趙興勝認為，翁文灝主持的資源委員會工礦企業作為政府企業，實際上是國家政權的一部份，受國家政治體制的制約並執行其經濟政策。自孫中山創立以國越來越被人們所接受，許多人為此努力奮鬥，但由於執政的國民黨堅持「一黨專政的獨裁理論」並進行「大規模地鎮壓乃至軍事躉伐活動」，國內政治四分五裂，中央政府脆弱不堪，缺乏能力承擔大規模的建設任務。加以帝國主義列強及不平等條約的阻撓，上述理論缺乏實質性的實踐。直到抗戰爆發後，國家民族生存危

<sup>32</sup> 羅榮渠，《現代化新論—世界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增訂版)》，頁 326—329；翁文灝認為：「中國工業落後甚多，積極建設，非有相當規模不能符建國意義，而時國富民力甚為薄弱，又非有外資匡助不易積極建設，故歡迎外資誠為建國要舉。」翁文灝，《翁文灝論經濟建設》(北京：團結出版社，1989)，頁 1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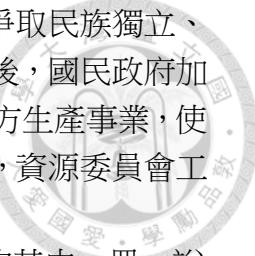
<sup>33</sup> 「外部條件的急劇轉變」指的是經濟大蕭條和蘇聯現代化模式的影響，「外來影響的嚴重增強」指的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步步進逼，參見羅榮渠，《現代化新論—世界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增訂版)》，頁 332—337。

<sup>34</sup> 參見李學通選編，《科學與工業化—翁文灝文存》收錄的多篇文章。

<sup>35</sup> 羅榮渠，《現代化新論—世界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增訂版)》，頁。

<sup>36</sup> 趙興勝，《傳統經驗與現代理想：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國營工業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4)，頁 25—80。

<sup>37</sup> 趙興勝，《傳統經驗與現代理想：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國營工業研究》，頁 81—114。



機使各黨各派在「抗戰建國」的旗幟下團結一致，國民政府也在爭取民族獨立、維持抗戰大局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基於此種政治環境，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加強了對工業生產的干預與控制，依戰前既定的工業化方案建設後方生產事業，使資源委員會工礦企業取得了大後方經濟中的主導地位。儘管如此，資源委員會工礦企業的發展仍然存在種種問題與不良趨勢。<sup>38</sup>

戴光中《書生本色—翁文灝傳》，是浙江文化名人傳記叢書的其中一冊，說明了翁文灝學者從政、投身中國工業化建設的經過，分為「求學與學術」（1889—1930）、「從政與政績」（1931—1945）、「失落與超越」（1946—1971）三部份。「求學與學術」敘述翁文灝的出身背景，以及在中國自然科學（地質學、地理學）奠基上的貢獻；「從政與政績」敘述翁文灝在九一八事變後感受到國難<sup>39</sup>，在《獨立評論》上發表政論以及參與創辦國防設計委員會、資源委員會工礦事業的事蹟，總結翁文灝與資委會對戰時經濟的貢獻；「失落與超越」說明翁文灝對蔣中正國民政府失望，不滿其「官僚資本」問題，以及金圓券改革的挫折、國軍在國共內戰中節節敗退，因此響應「資委會起義」的最終抉擇。該書對於財經政策和建設相關的派系政爭<sup>40</sup>有深入的敘述，但對於國民政府戰後「劫收」的敘述語焉不詳；由於屬於傳記性質的著作，該書並沒有對現代化理論進行深刻的反思和檢討，是該書的不足之處。<sup>41</sup>

李學通《幻滅的夢—翁文灝與中國早期工業化》，一開始引用了毛澤東〈論聯合政府〉的段落：「在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國裡，要想發展工業，建設國防，造福人民，求得國家的富強，多少年來，多少人做過這種夢，但是一概幻滅了。」<sup>42</sup>翁文灝正是一個曾經抱持這種夢想並為之努力奮鬥的人物。工業化作為現代化的重要部份，該書回顧了現代化的學術史，包括吉爾伯特·羅茲曼（Gilbert Rozman）《中國的現代化》<sup>43</sup>、羅榮渠《現代化新論》等，並釐清現代化和官僚資本的概念。全書章節分為「動盪時代的人生與理想」、「清末民初對工業化的認識與探索」、「從政時期的思想與實踐」、「工業化思想的理論框架」、「自由主義的現實選擇」各部份，分析翁文灝經濟思想繼承的歷史脈絡：孫中山民生主義、1920年代以來的以農立國以工立國論爭、1940年代前期關於戰後中國工業化的討論，其理論架構及政策實踐的關係，以及其學者從政的心路歷程，敘述相當詳實。同時也附錄翁文灝關於工業化著述目錄，可作為研究翁文灝經濟

<sup>38</sup> 趙興勝，《傳統經驗與現代理想：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國營工業研究》，頁301—3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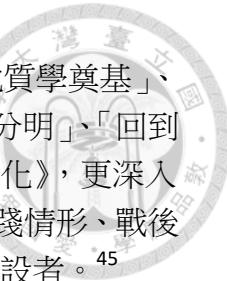
<sup>39</sup> 指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威脅，如《大公報》在九一八事變兩日後的報導，標出「望國民鎮靜以救國難」，《申報》社論亦言：「國難當前，生存所繫，有血氣之國民，應急起共謀所以自救！」。

<sup>40</sup> 包括蔣中正成立的資源委員會與改組派控制的實業部之爭，直到1935年蔣中正派政學系的吳鼎昌接任實業部長，資委會與改組派之爭才落幕。在整個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孔祥熙和CC系多次試圖將其勢力伸入資委會，與其主管翁文灝、錢昌照發生衝突，CC系和政學系長期關係緊張。

<sup>41</sup> 戴光中，《書生本色—翁文灝傳》，杭州：杭州出版社，2005。

<sup>42</sup>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收錄於《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1080。

<sup>43</sup> Gilbert Rozma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1.



思想的資料索引」。<sup>44</sup>

李學通《學人本色：翁文灝》，分為「從秀才到博士」、「為中國地質學奠基」、「學說與學術」、「從書齋到政壇」、「總管後方經濟」、「愧於政理失分明」、「回到人民中國」七章。該書相較於《幻滅的夢—翁文灝與中國早期工業化》，更深入說明了翁文灝的出身背景、投身經濟建設的動機、經濟思想及其實踐情形、戰後政局的抉擇，將其評為科學事業的組織者、歷史動盪時代的忠實建設者。<sup>45</sup>

李鶴〈翁文灝現代化思想研究〉從政治、經濟和科學等方面分析了翁文灝現代化思想的內容。在政治方面，翁文灝強調建立內部統一、外部自主的民族國家，是中國現代化的前提，行政改革、學者從政是政治現代化的途徑。在經濟方面，翁文灝認為實現工業化是經濟現代化的基礎，優先發展重點區域是經濟現代化的關鍵，提高企業人員素質是實現經濟現代化的保證。在科學方面，翁文灝主張自然科學與應用科學的並重發展，大力發展教育、培育科學技術人才以形成中國科學現代化的主導力量。<sup>46</sup>不過該文忽略了翁文灝「以農立國，以工建國」<sup>47</sup>的經濟思想，而農工業轉換正是中國經濟現代化的核心內容之一，本研究將以發展經濟學的理論，探討翁文灝提倡農、礦、工、商、交通各系統的互動，以促進經濟現代化的理論。

劉得佑〈翁文灝對孫中山經濟思想的發揚與實踐〉，從「資本與人才問題」與「工業化進程中的農工業關係」兩個面向梳理翁文灝與孫中山經濟思想的關係。該文認為孫中山與翁文灝的經濟思想之間，存在一定的繼承關係，翁文灝將孫中山經濟思想的理念與方針，轉化為實際的政策與建設，並折衷 1920 到 1940 年代的以農立國、以工立國論爭，提出「以農立國，以工建國」的方針並加以實踐。不過該文重心在孫中山對國民政府經濟建設的影響，可以看到十年建設與抗戰時期翁文灝的經濟思想及實踐，但對於戰後翁文灝經濟重建所面臨的挫折著墨不多，未分析其立場轉變的心路歷程。<sup>48</sup>

以上研究都在現代化理論的範式中探討翁文灝與資源委員會，對於中國統制經濟和歐美統制經濟的不同，以及歐美模式現代化道路在中國是否有可行性，除了李學通的著作之外，其他並沒有太清楚的說明，沒有觸及到 20 世紀現代性危機的核心問題：中央計劃經濟及其後果。

翁文灝推崇的統制經濟和計劃經濟，在 20 世紀上半葉由於兩次世界大戰和經濟大蕭條的危機而蔚為風潮，被許多人士視為是解決當下經濟問題的良方和人類社會將來理想的出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強化國家權力以解決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的矛盾，成為西方思想界的主流觀念。」<sup>49</sup>但海耶克 (Friedrich August von

<sup>44</sup> 李學通，《幻滅的夢—翁文灝與中國早期工業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sup>45</sup> 李學通，《影響現代中國的人物：學人本色·翁文灝》，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17。

<sup>46</sup> 李鶴，〈翁文灝現代化思想研究〉(哈爾濱：哈爾濱工業大學歷史學碩士論文，2012)，頁 14—29。

<sup>47</sup> 翁文灝，〈以農立國，以工建國〉，收錄於《中國經濟建設論叢》，頁 1—5。

<sup>48</sup> 劉得佑，〈翁文灝對孫中山經濟思想的發揚與實踐〉，《孫學研究》第 18 期，2015。

<sup>49</sup> 李強，《自由主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 111。

Hayek, 1899—1992) 在 1944 年出版《通往奴役之路》一書，認為任何中央計劃經濟都要求政府對社會經濟進行高度的控制，其後果將造就極權獨裁政體及對個人自由的奴役。<sup>50</sup>翁文灝的友人胡適 (1891—1962)，在 1949 年以後走上跟翁文灝截然不同的政治抉擇，晚年受海耶克學說的影響，擁護資本主義、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合一的世界觀，對統制經濟和計劃經濟大力譴責和反對<sup>51</sup>，也認為翁文灝無論是在國民政府任職期間抑或是後來投向蘇聯和中共，都採取了扼殺私人自由經濟的錯誤思路。<sup>52</sup>對於胡適等反對統制經濟和計劃經濟的聲音，翁文灝如何回應？為何早年翁文灝和胡適同樣對於中國社會的問題，主張個別的解決，而後漸行漸遠，走上整體式世界觀—「主義」先行的問題解決思路？在胡適於 1954 年公開支持海耶克學說及資本主義、自由主義合一的世界觀時，翁文灝於同年發表〈沉痛追溯我的反動罪狀〉一文，向自己過去的「資產階級反動本質」和「資本主義的落伍思想」劃清界線<sup>53</sup>，其間的差異有待深入研究。本研究擬從經濟史角度看待「問題與主義」論爭，期能提供一種思想與實踐的詮釋。

現代化理論是美國學界從 1960 年代起，為協助美國政府擬定第三世界發展策略、遏制蘇聯社會主義的影響而提出的社會科學理論，認為歐美模式（特別是美國）是人類歷史發展的最高階段，也是現代化唯一可行的道路，其他現代化道路如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等被認為是錯誤的；各個非西方社會被認為處於歐美國家曾經歷過的不同階段，只有循序漸進跟隨歐美的道路才能成功達到現代化的目標。在實踐上，美國政府根據現代化理論，對第三世界國家提供物質援助和發展指導，以試圖排除馬克思主義革命的影響，將其引導至美國預期的發展道路上。<sup>54</sup>翁文灝根據孫中山民生主義，以及其自身的國際視野和科學專業制訂中國工業化計劃。孫中山《實業計劃》主張大量引進歐美先進國家的資金和技術進行中國經濟建設，翁文灝也曾說：「(中國)對於外國方面之協助及合作，當竭誠歡迎並予以種種便利……美國乃中國人民最希望能彼此通力合作之主要國家」<sup>55</sup>，孫中山和翁文灝同時也主張節制資本；但拉丁美洲國家在二戰結束後也接受美國「爭取進步聯盟」<sup>56</sup>等計劃的援助和指導，重要工礦業也由國家資本主導<sup>57</sup>，整體經濟發展卻沒有起色，反而更加陷入依附美國的困境和中等收入陷阱。第三世界國家欲突破美國現代化理論的陷阱，社會主義革命和現代化被視為是另一種選擇。翁文灝在從事

<sup>50</sup> Hayek, F. A. *The Road to Serfdo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4.

<sup>51</sup> 胡適，〈從「到奴役之路」說起〉，收入姜義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哲學與文化》（北京：中華書局：2001），頁 710。

<sup>52</sup> 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 7 冊（台北：聯經出版，1984），頁 23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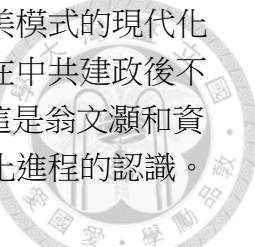
<sup>53</sup> 翁文灝，〈沉痛追溯我的反動罪狀〉，《人民日報》（1954 年 12 月 4 日）第 3 版·專欄。

<sup>54</sup> 參見雷迅馬著；牛可譯，《作為意識型態的現代化：社會科學與美國對第三世界政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

<sup>55</sup> 《中央日報》（1945 年 10 月 4 日）。

<sup>56</sup> 爭取進步聯盟是甘迺迪政府為應對古巴革命的影響，防止社會主義勢力在拉丁美洲擴大，而推動的拉丁美洲綜合發展計劃，詳見雷迅馬，《作為意識型態的現代化：社會科學與美國對第三世界政策》，頁 111—170。

<sup>57</sup> 參見塞爾索·富爾塔多著；蘇振興等譯，《拉丁美洲經濟的發展：從西班牙征服到古巴革命》（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頁 138—157。



資委會經濟建設的過程中，遭遇到什麼樣的挫折，進而使他對歐美模式的現代化產生懷疑，逐漸趨向蘇聯模式的現代化和中共新民主主義敘事，在中共建政後不久響應「資委會起義」，將中國工業化的希望寄託於中共身上？這是翁文灝和資委會研究可以延伸的現代性探討，期能補充對於中國革命與現代化進程的認識。

### 3、官僚資本與資委會轉向研究

承上節內容，當和平漸進的現代化道路在開發中國家面臨挫折時，藉由社會革命變更社會結構、重新分配資產與權力，調動群眾的積極性發展生產力，便會被認為是可行的方向，這正是資委會轉向的動機。中共稱國共內戰後期大量資委會人員向中共投誠的現象為「資委會起義」，根據資委會投誠人員的回憶，資委會轉向的動機為不滿資委會廠礦企業的國家資本遭到國民政府少數高官介入，企圖將資委會作為謀取個人私利的事業，如此將使資委會淪為官僚資本，違反資委會的事業精神，於是將中國工業化的希望寄託於中共。目前對於資委會轉向及翁文灝在戰後政局中的抉擇研究成果較少。薛毅〈試論中共在資源委員會起義中的作用<sup>58</sup>〉說明了中共對資委會人員策反的過程，不過主要聚焦於錢昌照和孫越崎，對翁文灝著墨較少，不太能看到翁文灝政治抉擇變化的心路歷程。其他研究成果有黃波粼〈不留異域作浮鷗—1949 年前後翁文灝的抉擇<sup>59</sup>〉和陳宏明，〈翁文灝棄暗投明的抉擇<sup>60</sup>〉。以往對資委會轉向的研究，偏重於事件前後人事的經過，但對於新民主主義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敘事，以及克服中國工業化障礙的嘗試，均缺乏足夠的聯結。

對於資委會轉向及翁文灝在戰後政局中的抉擇，也有論者持否定態度。關德懋〈翁文灝其人與事〉認為，翁文灝在中國經濟建設上的成就，得益於蔣中正這位「師長型人物」的「領導與愛護」，使他得以先後主持國防設計委員會、資源委員會、經濟部和行政院；然而翁文灝對於抗戰勝利後的國內動亂局勢，「認識不夠徹底，多少受到中共統戰的影響，倒因為果認為動亂的根源由一小撮財閥豪門，破壞財經政策而來」，儘管他「百分之百不同意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與殘暴行為」、「衷心擁護先總統」，「多少人對共黨認識不清而易於受騙，翁亦不能例外！」<sup>61</sup>。關德懋認為，翁文灝在國共內戰後期，受到部份親友和同事鼓動，「上了賊船」。究竟翁文灝是發自內心產生思想轉變，抑或是「受騙」、「上了賊船」，本研究嘗試釐清翁文灝的心路歷程，以回應上節所述的現代性敘事。

### (三)、研究材料與章節架構

本研究將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從世界經濟變遷的視野出發，探討中國近現代經濟發展的歷史課題。本研究採用的史料包括《翁文灝日記》、《翁文灝年譜》、《翁文灝選集》、《科學與工業化—翁文灝文存》、《中國經濟建設論叢》、《翁文灝論經濟建設》、《回憶國民黨政府資源委員會》、《資源委員會公報》、《資源委

<sup>58</sup> 薛毅，〈試論中共在資源委員會起義中的作用〉，《中州學刊》，2001。

<sup>59</sup> 黃波粼，〈不留異域作浮鷗—1949 年前後翁文灝的抉擇〉，上海：檔案春秋，2015。

<sup>60</sup> 陳宏明，〈翁文灝棄暗投明的抉擇〉，貴陽：文史天地，2016。

<sup>61</sup> 關德懋，〈翁文灝其人與事〉，《傳記文學》第 36 卷第 4 期（1980，台北），頁 76—79。

員會月刊》、《獨立評論》、《中華民國史事紀要》、《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等，並參考其他相關專書，在其中連貫翁文灝經濟思想與政策實踐之間的線索。

從《翁文灝論經濟建設》、《中國經濟建設論叢》和《回憶國民黨政府資源委員會》中，可以看到翁文灝經濟思想的來源：傳統中國經濟思想、各國經濟現代化的發展經驗、孫中山民生主義。翁文灝談到傳統中國的國營經濟時說：「吾國自很古的時候，已看到國營的需要，並且歷經著手實行。如同漢唐鹽鐵制度以及隋唐的實行均田，雖無國營之名，實具國營之意。」<sup>62</sup>翁文灝也認為，「要在落後國家發展經濟，且避免將來貧富不均的不合理現象，必須實行民生主義；中國必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凡與國防及奠定民生有關的工礦企業，或技術較難，或投資大、收益慢的基本企業，應由國營；而輕紡工業，收益較快，人民樂辦者，應歸私營，由國家從旁輔導協助。如此國營、私營齊頭並進，國民經濟乃可健康地、迅速地發展起來；欲使（中國）工業化成功，必須有計劃地進行，及以重工業為核心。中國重工業的振興，不宜悉賴私營，而須由政府以國營方式，奠定基礎。」<sup>63</sup>以此為前提，結合中國社會經濟及地理環境之情形，提出中國經濟現代化的實踐方案。

本研究亦採用李學通選編《科學與工業化—翁文灝文存》及《翁文灝年譜》。《科學與工業化—翁文灝文存》以科學、建設和工業化為中心，選輯整理了翁文灝一生中相關言論著述約 50 萬字，其中「工業化篇」中收錄翁文灝在 1938 年以後與工業化建設直接相關的言論。《翁文灝年譜》從其出生、赴海外求學、歸國服務於學界、投身十年建設與抗戰建國事業，再到戰後的彷徨與抉擇、晚年的轉折，作了詳盡的年表分析（大部份時間包括具體月、日）。翁文灝一生經歷豐富，在民國科學文化領域、經濟領域特別是工礦業均有重要的貢獻，不論是對民國初年政治、經濟及科教文化史的研究，抑或是抗戰史研究均提供了豐富的資訊。

根據以上材料，第一章為緒論，第二章分析翁文灝投身中國經濟建設的動機，第三章敘述翁文灝對中國與世界經濟的認識，第四章從翁文灝經濟思想的約束條件：科學專業、國際視野及民生主義<sup>64</sup>的影響，探討其經濟思想的內涵，第五章探討在戰後政局變動下，翁文灝經濟建設的挫折，第六章探討其最後的抉擇—響應「資委會起義」，及其在中國現代史中的意義。同時《作為意識型態的現代化：社會科學與美國對第三世界政策》等專書，在探討翁文灝的經濟思想及實踐的同時，反思現代化理論的內涵以分析其在戰時經濟及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扮演的角色及其歷史意義。

<sup>62</sup>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宣傳部編，《翁文灝論經濟建設》（北京：團結出版社，1989），頁 148。

<sup>63</sup> 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回憶國民黨政府資源委員會》（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頁 143—144。

<sup>64</sup> 參見翁文灝，〈中國經濟建設的前瞻〉，《經濟建設季刊》創刊號；翁文灝，〈國營重工業的意義與任事同人的責任〉，《資源委員會公報》第 3 卷第 2 期也引用了蔣中正，〈建設新雲南與復興民族〉（1935 年 5 月 13 日），收錄於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言論思想總集》（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第十三卷：演講，頁 182—183；以及翁文灝，〈戰後工業政策的建議〉，《新經濟》第 9 卷第 7 期。

## 第二章 翁文灝投身中國經濟建設的動機

### (一)、學者從政的背景

20世紀初，中國內憂外患，山河支離破碎，許多知識菁英和青年學子都有強烈的憂患意識。翁文灝也不例外，他受到家鄉浙東學派「實事求是，經世致用」的文風啟發，閱讀過鄭觀應《盛世危言》、嚴復譯《天演論》和梁啟超《新民叢報》，對時局危機有相當的感觸，意識到必須向西方學習，走科學救國、實業救國的道路，於是在1906年考入上海震旦公學。翁文灝在就讀震旦公學期間，博覽群書，特別是嚴復譯《天演論》，使他警覺到積弱不振的中國，在競爭激烈、優勝劣敗的世界中難以生存，必須加速自身變革才能改變命運。<sup>65</sup>「我雖少年知自勉，須扶衰弱佐中興」<sup>66</sup>是其內心的寫照。翁文灝在1908年考取浙江省官費留學的資格，前往比利時魯汶大學攻讀地質學專業。在留學魯汶大學期間，翁文灝利用假期的時間前往英、法等國遊歷，歐洲科學的昌明和工業化的成果，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留學中途回國探親時，翁文灝經西伯利亞鐵路和南滿鐵路回國，看到日、俄兩國在中國東北爭奪利權，讓他感到相當警覺。1911年辛亥革命的消息傳到歐洲時，令翁文灝十分振奮，對政局的革新期望甚大，並捐款給孫中山的革命事業。這一時期正是翁文灝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形成的時期，留學歐洲四年，除了自然科學的知識和技能之外，客觀、求實、自主的科學精神和自由主義精神，使翁文灝相信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都是日積月累、循序漸進發展的產物。<sup>67</sup>認為社會發展「是歷次的工作相繼續，相積累而成的」、「如抹殺前人的結果，要一切自我作始，事業便不會有進步。」<sup>68</sup>

翁文灝在獲得魯汶大學地質學博士學位後，1912年回國在北京地質調查所任職，1922年後長期擔任該所所長，並一度在清華大學任教。翁文灝學術造詣很深，提出過不少在地質學上具有重要意義的科學觀點（如燕山運動）。翁文灝又是一個有強烈愛國思想的知識份子，曾婉拒英商高薪聘請擔任鋼鐵事業總工程師，到北洋政府農商部地質調查所從事工作。農商部地質調查所兼具研究與教學功能，培養了不少現代中國地質學人才，「以中國之人，入中國之校，從中國之師，以研究中國之地質者，實自茲始。」<sup>69</sup>，所長章鴻釗在畢業典禮上特別表揚翁文灝「實本所最有功之教員」<sup>70</sup>。該所的學術貢獻也受到國際地質學界的肯定。英國地質學家和地理學家格雷哥利(J.M.Gregory)曾在1924年的《自然》(Nature)期刊上發表題為〈中國科學之復興〉的文章，評述了當時中國科學、教育、文化

<sup>65</sup> 戴光中，《書生本色—翁文灝傳》(杭州：杭州出版社，2005)，頁10—14。

<sup>66</sup> 翁文灝，《蕉園詩稿》。

<sup>67</sup> 李學通，《幻滅的夢—翁文灝與中國早期工業化》，頁17—18。

<sup>68</sup> 翁文灝，〈建設與計劃〉，頁12。

<sup>69</sup> 翁文灝，〈地質研究所師弟修業記〉，收錄於李學通選編，《科學與工業化—翁文灝文存》(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6。

<sup>70</sup> 農商部編，《農商部地質研究所一覽》(北京：京華印書局，1916)。

事業的發展，其中對地質調查所的努力給予高度肯定。<sup>71</sup>翁文灝立志為中國的科學進步、國家富強出力，希望科學工作「能夠產生一些於國計民生實在有益的結果」<sup>72</sup>。因此，他在全國學術界名聲斐然，在知識份子中具有很大的號召力。<sup>73</sup>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籌備成立全國經濟委員會作為推動國內經濟建設的主管機關，1932年6月6日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確定由蔣中正兼任該會委員長，宋子文擔任副委員長。<sup>74</sup>宋子文與時任教育部常務次長兼國民政府秘書錢昌照私交甚深，曾私下向錢昌照透露，擬成立一個「審核組」，一切經建項目都須由「審核組」審核以及他批准，方能執行。宋子文設想的「審核組」成員包括翁文灝、錢昌照、丁文江（1887—1936）、秦汾、張福運五人。<sup>75</sup>錢昌照整理了宋子文的構想後，向蔣中正提議創辦一個國防設計機構，以富國強兵、抵禦外侮。蔣中正很贊同這項提議，並向錢昌照詢問適合的人選，於是錢昌照列舉了一份名單，包括陳儀（1883—1950）、俞大維（1897—1993）、王世杰（1891—1981）、胡適、傅斯年（1896—1950）、張其昀（1901—1985）、吳鼎昌（1884—1950）、張嘉璈（1889—1979）、翁文灝、丁文江等五十人。這份名單的特點有二：（一）列舉在名單內的人物，都是當時知名的專家學者或實業家；（二）這份名單沒有孔祥熙、宋子文系統的人，沒有CC系陳果夫、陳立夫的人<sup>76</sup>，也沒有汪精衛改組派的人。<sup>77</sup>

錢昌照在經過蔣中正同意後，向在北平的翁文灝及胡適、丁文江等知識分子發出電報，代表蔣中正邀請他們到南京共商國計。但這些知識分子對蔣中正的信任不足，經常在《獨立評論》等刊物上撰文表示異議，不願輕易與蔣中正合作，相繼推辭不就。1932年夏，蔣中正又派錢昌照親自到平、津一帶訪問這些學者，再次邀請他們與蔣中正會面。於是，翁文灝就隨錢昌照上牯嶺見蔣中正。蔣中正對翁文灝說：「自從民國以來，當局人物都對國家不起，只顧個人爭權位，不知保全國家領土。我過去也是這樣的人，從今天起，我願意改變方針，至於國事應該如何辦，要向翁先生請教。」並表示願以三天時間，聽翁文灝面陳治國方略。翁文灝深為感動，侃侃進言：「政府有天然保全整個領土的任務。日本帝國主義由東北而進侵華北，亦必由華北以進取長江，社會人心，都怕政府苟安一隅，不

<sup>71</sup> J.M.Gregory, *The Scientific Renaissance in China* (Nature : London, 1924), pp.17—19.

<sup>72</sup> 翁文灝，〈為何研究科學，如何研究科學〉，收錄於黃汲清選、潘雲唐編，《翁文灝選集》（北京：冶金工業出版社，1989），頁174。

<sup>73</sup> 鄭友揆，《舊中國的資源委員會（1932—1949）：史實與評價》，頁4—5。

<sup>74</sup>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函國民政府為蔣中正等二十二人為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以蔣中正為委員長宋子文為副委員長函請查照辦理〉，《各經濟委員會官員任免（一）》，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1-032107-00014-016

<sup>75</sup> 錢昌照，《錢昌照回憶錄》，124。

<sup>76</sup> 錢昌照，《錢昌照回憶錄》，頁35—36。

<sup>77</sup> 這份名單的影響相當深遠：使一大批以往不為國民政府所了解的中國知識界、實業界的菁英人物進入了蔣中正的視野，並被蔣中正重用；正是從這份名單開始，包括翁文灝在內的一些學者開始從「在野派」轉變為「在朝派」，演化出「學者從政」的浪潮。蔣中正也因此擴大了自己的智囊團和人才庫，增強自己在國民政府內的實力。李學通，《影響現代中國的人物：學人本色·翁文灝》，頁153—154。

肯負起全國責任，因此愈感恐慌。此為目前存亡所關，如果政府肯負起這個艱鉅責任，必能取得全國擁護，增加新的力量。而且有了這樣重大任務，那麼經濟建設等具體工作，得有確定目標，也可易於集中推動。」<sup>78</sup>翁文灝又根據自己歷年調查所得資料，向蔣中正介紹了全國礦產分布狀況，認為經濟建設應以資源狀況為基礎。最後，翁文灝一再提出告誡：再此外悔迫切、國事緊急時代，應超越黨派界限，廣為蒐羅人才，為國出力。<sup>79</sup>聽過翁文灝的這些分析和建議後，蔣中正表示極為贊同，「翁講中國煤鐵礦業之品質，東三省幾佔百分之六十以上，而全國鐵礦為倭寇所有權約佔百分之八十二以上，驚駭莫名……中正夢之今日始醒。甚恨研究之晚，而對內對外之政策錯誤也。」（6月17日）、「翁實有學有識之人才，不可多得也。」（6月19日）<sup>80</sup>又提出了成立國防設計委員會的構想，由蔣自己擔任該委員會委員長，邀請翁文灝擔任秘書長<sup>81</sup>，經過一番勸說後，翁文灝對此表示答應。<sup>82</sup>

中國知識份子有著憂國憂民的愛國主義傳統，無論在哪一個歷史時期，當國家面臨內憂外患時，經常有許多知識份子抱持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使命感，挺身而出為國家民族效勞。在20世紀前期，中國知識份子深刻認識到國際局勢的變動和自身國家的積貧積弱，深為中國的命運感到擔憂，翁文灝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1913年從比利時留學回國後，他在二十年間殫心學術、不問政事，九一八事變的發生使他極受震動。他目睹日軍在北平城內驕橫跋扈的景象，「深恐大好河山，竟歸破裂」，再也不能安心於再寧靜的書齋中不問政事了。「至此則為國局前途，憂從中來，難安寤寐」。翁文灝自述：

「我原是一個毫無大志的小百姓，家裡省吃儉用，只想在自己範圍內盡一些力，做一些與自己興趣相合，於社會無害的小工作便算了。對於哲學、宗教、政治等等大問題，雖然有時高興也看幾本書，或隨便談談，但自覺毫無心得，正如一張白紙似的，說不上有什麼信仰或主張。所以對於那種政治社會問題，或是現在所流傳的各種主義，都沒有什麼特別意見可說，並非存心模稜。不幸命運不好，天叫我們做不成太平之民，在這種國破家亡的時候，環境及良心都不允許我們在職業工作之外不想別的心思。」<sup>83</sup>

由於時局的衝擊，翁文灝認為，「我們做學術工作的人，即使不直接參加政治，亦有主持公道維持國事之責。」<sup>84</sup>於是，翁文灝同在北平的一些知識份子胡

<sup>78</sup> 翁文灝，〈回顧往事〉，收錄於《文史資料選輯》第80輯，頁1。

<sup>79</sup> 翁文灝，〈年譜初稿〉（手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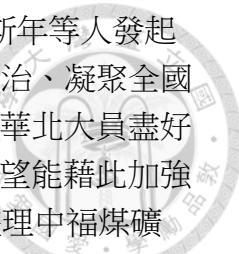
<sup>80</sup> 《蔣中正日記》（手稿本），1932年6月17、19日。

<sup>81</sup> 錢昌照回憶，蔣中正成立國防設計委員會時，原本想讓CC系的陳其采擔任秘書長，但由於錢昌照反對，並提議由翁文灝擔任，於是蔣中正將秘書長的人選改為翁文灝。「我想，蔣原來要陳其采到國防設計委員會來是同陳家商量過的，後來不讓他來了，一定使他們很不高興，所以陳家對我很有意見。」錢昌照，《錢昌照回憶錄》，頁122。

<sup>82</sup> 李學通，〈幻滅的夢—翁文灝與中國早期工業化〉，頁66。

<sup>83</sup> 翁文灝，〈我的意見不過如此〉，收錄於《翁文灝論經濟建設》，頁47。

<sup>84</sup> 翁文灝，〈中國的學術中心就此完了嗎？〉，《獨立評論》第52、53期合冊，頁12。



適、丁文江、蔣廷黻（1895—1965）、吳景超（1901—1968）、傅斯年等人發起創辦《獨立評論》<sup>85</sup>，以喚起人心，共保國土，並主張實行民主政治、凝聚全國共識，推動經濟建設充實國力，做好國防準備，並督促國民政府的華北大員盡好保衛國土的責任。翁文灝之所以願意參加國防設計委員會，就是希望能藉此加強對日抗戰準備。<sup>86</sup>之後由於主持國防設計委員會調查設計工作和整理中福煤礦

（見第六章第二節）的成果，蔣中正更加重視翁文灝，讓他在 1935 年 4 月擔任新成立的資源委員會主任委員，1935 年 12 月擔任行政院秘書長。哈佛大學柯偉林（William Kirby）教授曾說：「翁文灝是帶著睿智的聲譽，帶著承擔繁重工作時似乎無窮無盡的精力，帶著個人的質樸以及無可置疑的廉潔，進入政府的。」<sup>87</sup>

## （二）、經濟建設的思路—從「問題」到「主義」

翁文灝起初將中國經濟建設視為單純的技術問題著手，尚未執著於特定意識形態：

「講到政治，我對於各種深奧的主義從未用心研究，各種特別的制度也不十分明白……我只相信無論信仰什麼主義或採取什麼制度，都要用好好的人去好好地做。政者正也，無論什麼制度，其最重要的目的只在有法子使好的有能力的人能夠上去當政，不行的或不相宜的能夠和平地下來。我更感覺到我們的需要並不單是要找到一種現成的主義去信奉他，尤其要緊的是要認識實際的問題去解決他。……實際問題的研究和解決比什麼獨裁雙裁、民主憲政等等名詞的爭辯更為重要。我總感覺中國人對於許多實際問題很欠明白，很欠注意，而空洞的名詞之爭反而太認真。許多老百姓總覺屢次政局變遷，換湯不換藥，大家不感興趣，就是這個緣故。當然若干政治家不妨盡力去討論制度的好壞，若干理論經濟家自應努力研究社會的改革，但是實行的時候總不能不親切認識實際問題，去求切實地解決，而解決的方法也許不問什麼主義都得大部份的從同。對於這種實際問題的研究，我們大家都有貢獻的責任。」<sup>88</sup>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問題與主義」是中國知識份子和政治人物關於如何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重要論爭<sup>89</sup>，站在「問題」一方者以胡適為代表，主張以個

<sup>85</sup> 之所以名為《獨立評論》，該刊 1932 年 5 月創刊號的引言中曾有一段話：「我們八九個朋友在這幾個月中，常常聚會討論國家和社會的問題，有時辯論很激烈，有時議論居然頗一致。……我們現在發起這個刊物，想把我們幾個人的意見隨時公布出來，作一種引子，引起社會上的注意和討論。……我們叫這刊物作《獨立評論》，因為我們都希望永遠保持一點獨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任的言論來發表我們各人思考的結果：這就是獨立的精神。」《獨立評論》第 1 卷第 1 期。

<sup>86</sup> 鄭友揆，《舊中國的資源委員會（1932—1949）：史實與評價》，頁 6—7。

<sup>87</sup> 柯偉林（William Kirby）著，陳謙平譯，《蔣介石政府與納粹德國》（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4），頁 116。

<sup>88</sup> 翁文灝，〈我的意見不過如此〉，頁 49—50。

<sup>89</sup> 參見林毓生，〈「問題與主義」論辯的歷史意義〉，《二十一世紀》第 8 期（1991，香港），頁 15—20；王遠義，〈惑在哪裡？新解胡適與李大釗「問題與主義」的論辯及其歷史意義〉，《台大歷史學報》第 50 期（2012，台北），頁 155—250；王汎森，〈主義時代的來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關

別的方式和平漸進解決個別的社會問題。胡適說：「一切學理，一切『主義』，都是這種（社會）考察的工具。有了學理作參考材料，便可使我們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種情形有什麼意義，應該用什麼救濟的方法。」<sup>90</sup>，認為每一個個別的、具體的社會問題的改善或解決，僅能從個別的觀點來評估審視。對於藍公武（1887—1957）和李大釗（1889—1927）批駁他忽視主義的重要性及與問題的關聯性<sup>91</sup>，胡適回覆道：

「一切主義，一切學理，都該研究，但是只可認作一些假設的見解，不可認作天經地義的信條；只可認做參考印證的材料，不可奉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啟發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聰明，停止思想的絕對真理。如此方才可以漸漸養成人類的創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漸漸使人類有解決具體問題的能力，方才可以漸漸解放人類對於抽象名詞的迷信。」<sup>92</sup>

從「問題與主義」論爭可以看出，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是不同於激進主義和保守主義的群體，他們不贊同社會革命和階級鬥爭，也不認為固守傳統中華文化和社會組織方式能作為現代中國立國的基礎，中國需要以實用主義探索出自己的道路。<sup>93</sup>翁文灝起初也對經濟建設抱持這樣的態度，認為無論什麼主義或制度，其最重要的目的在於使好的、有能力的人能上去當政，不適任的能和平地下來，傾向個別地直接解決各項問題，而非以一種先決的「主義」作為指導。翁文灝也認為和平解決國內政治問題是經濟建設的前提條件，在和平漸進的社會進化過程中，國家和政府是作為一種維護和促進社會福祉的工具，此種觀念體現了「工具的政府觀」或「政治的工具主義」(political instrumentalism)。<sup>94</sup>翁文灝對此曾有如下類比：

「我們需要好政府的迫切，正像學生需要好教師一樣而且過之。學生不滿意於教師便種種反對，弄得他不得不辭職，有時我對同學很表同情，因為惟有如此才可以教壞教授去、好教授來。但有時我也會勸導學生，即使對於明明不滿意的教授也不可輕易反對。我確知有好幾處學生反對去了一個很不好的教授，但因為中國實在缺少這類專門人才，所以左右

鍵發展》，《東亞觀念史集刊》第4期（2013，台北），頁3—88。

<sup>90</sup> 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研究些主義〉，《每週評論》第31期（1919，北京），頁1。

<sup>91</sup> 參見藍公武，〈問題與主義〉，《胡適作品集》，第4集（台北：遠流出版，1986），頁119—122；李大釗，〈再論問題與主義〉，《胡適作品集》，第4集，頁115。

<sup>92</sup> 胡適，〈三論問題與主義〉，《胡適作品集》第4集，頁142。

<sup>93</sup> 李學通，〈幻滅的夢—翁文灝與中國早期工業化〉，頁219。

<sup>94</sup> 關於「工具的政府觀」或「政治的工具主義」，胡適有較深入的解釋：當政府壞了和不受修正時，「可改一個好政府—這是淺顯的革命原理。所以在工具主義的政府觀之下，革命是極平常而且極需要的，並不是稀奇事。」此處所言引申自杜威〈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的內容。原文見 Hu Shih,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Instrumentalism," *The Philosopher of the Common Man: Essays in Honor of John Dewey to Celebrate His Eightieth Birthday*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40), pp. 205-219，今收入周質平編，《胡適英文文存》（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5），頁793-809。中譯文：胡適著，陸發春譯，胡尚元校，〈工具主義的政治哲學〉，收入沈寂主編，《胡適研究》（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第3輯，頁497—508。胡適，〈杜威博士講演錄 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載於《新青年》第7卷第1號（1919，北平），頁121—122。



物色，不能成功，反招來了一個更不好的先生。如此循環再三鬧學潮，反鬧得學風大壞，好人不來，來者不好，最吃虧的還是學生。我於政治亦作如是觀。」<sup>95</sup>

不過與胡適不同的是，翁文灝非常厭惡華而不實、玄而又空的坐而論道。《獨立評論》曾熱烈討論「中國需要何種科學」，有的注意學理，有的提倡實用，翁文灝都表示不認同：

「科學在中國還是一種莫名其妙的進口貨，如果只知建造富麗堂皇的宮殿而顯不出切實可見的貢獻，必有一天要使群眾失望，以為也不過是洋八股的一種，紙老虎的一類。所以我認為中國的科學工作，對於本國的實用問題確是應該特別注意。」<sup>96</sup>

自由主義從 1890 年嚴復引介進入中國以來，就被中國知識份子視為是實現國家富強的工具之一；他們將自由主義與科學方法和科學精神結合，產生了一種理性崇拜的傾向，並從杜威那裡承接了工具主義和實用主義的哲學。九一八事變以後，隨著民族危機的加劇，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內部產生了「民主與獨裁」論爭，分化為兩派：以丁文江、蔣廷黻為代表的一派，提出「新式獨裁論」，認為中國在面臨內憂外患之下，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政府，強化政府職能、加強改革與建設，以做好充分的國防準備並使國家發展上軌道。<sup>97</sup>另一派以胡適為代表，堅持古典自由主義的原則及西方議會民主政治，反對「新式獨裁論」。<sup>98</sup>翁文灝雖然沒有在「民主與獨裁」論爭中明確表態，但他的思路更接近丁文江。<sup>99</sup>在自由主義「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的範疇<sup>100</sup>中，翁文灝屬於後者。日後由於國民政府的經濟政策標榜民生主義，加上翁文灝意識到工礦業建設涉及到諸多層面，需要主義作為整體式的指導，於是多次公開聲明擁護三民主義。當蔣中正國民政府的政策思路面臨種種挑戰時，翁文灝逐漸傾向社會變革程度更大的整體式世界觀—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新民主主義敘事下的社會革命，以下章節將進一步分析他的這段心路歷程。

<sup>95</sup> 翁文灝，〈我的意見不過如此〉，頁 50。

<sup>96</sup> 戴光中，《書生本色—翁文灝傳》，頁 106—107。

<sup>97</sup> 丁文江說明，這種新式獨裁不同於傳統封建專制制度，「絕非野蠻專制、非法專制、無限專制、權力專制、禁止言論自由的專制，而是開明專制、旨趣專制，以公共福利為前提的專制，不似舊日以個人為目標的專制。這種新式獨裁有三種結構：集權政治、統制經濟、專家治國，為防止集權政治濫權侵犯社會和個人，專家治國除了領導現代化建設之外，也有權力制衡的功能。丁文江，〈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獨立評論》第 132 期，頁 4—7；丁文江，〈再論民主與獨裁〉，《獨立評論》第 137 期，頁 19—22。

<sup>98</sup> 胡適，〈答丁在君先生論民主與獨裁〉，《獨立評論》第 133 期，頁 7—9；胡適，〈中國無獨裁的必要與可能〉，《胡適文集》第 11 冊，頁 501。

<sup>99</sup> 李學通，〈幻滅的夢—翁文灝與中國早期工業化〉，頁 221—231。

<sup>100</sup> 自由主義的發展過程中衍生出相當多分野，其中一種即「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前者強調為了防止政府過度濫權侵害人民權利，應將政府的干預降到最低程度，僅維持基本職能；後者則認為自由不應只是消極地防止個人權利受到侵害，而是要扮演一種積極的權力和能力，使個人的天賦和潛能能得到充分的發揮。李強，《自由主義》，頁 106—109、175—180。

### 第三章 翁文灝對中國與世界經濟的認識

#### (一)、中國工業化的歷史背景

翁文灝認為，中國的現代化必須回顧中國歷史，以及考察世界各國革新創建的過程，作為中國努力的參考。他首先指出，中國「從前在世界中確是一個極有貢獻的大國」，「不但領土所至，遠及於白山黑水蒙藏中亞，在亞洲大陸上久已地廣人眾，發揚雄偉的力量，即在海上亦早有交通。」<sup>101</sup>中國海外發展的範圍，以明初最為盛大，鄭和下西洋是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

「明永樂至宣德年間，即西曆 1405 至 1431 年間，鄭和、楊敏、王景弘等多人，屢次遠洋航行，經歷安南、滿刺加、爪哇、蘇門答刺、印度、錫蘭，入紅海至回教聖地之默伽，巡行阿刺伯及波斯海岸各地，又南向至非洲之東岸，統率員兵多至 27000 餘人，實為未有汽輪以前規模最大的航海遠征。西人方面，哥倫布越大西洋發見西印度，在 1440 至 1506 年，視鄭和平均較晚 65 年；維斯哥達嘉馬逾好望角，抵印度，在 1486 至 1497 年，視鄭和平均較晚 73 年；麥哲倫橫渡太平洋，抵斐律賓群島，環繞地球，在 1519 至 1522 年，視鄭和平均較晚 112 年。凡此昭著盛名最受敬仰之歐人遠航，較之鄭和，為時較晚，少則 60 餘年，多則 100 餘年，且所率者最多不過百餘人，不但不能征服土著，且往往為土著虐待而不易自存。是從前西人航海規模之大，皆遠不及中國之明初。由是可見，中國不特為盛大的陸國，亦曾成遠洋之航行。此種國民能力之強大，為努力復興之今日所宜明憶而深省。」<sup>102</sup>

翁文灝認為，然而此後的中國，「朝貴日趨腐敗，士大夫惟務帖括，因循苟安，政俗與實力絕無進步。」同時期的歐洲，秉持著「求真理求實效的心理，經過艱苦奮鬥，卒能戰勝教廷腐說，日新月異，逐步發生嶄新與堅強的力量。遂使東西實力，先後代興，猶如滄海桑田，不可同日而語。」<sup>103</sup>、「吾人欲明中國方面如何革新猛進的途徑，自不可不追悉西人致力如何復興精進的歷史。」<sup>104</sup>翁文灝認為西方國家的現代化，從地理大發現、資本主義興起到工業革命，是自發性、循序漸進的過程。他自記歐人航海史如下：

「一四八七，明成化二十三年，葡人 Barbedo Mew Diaz 發現非洲好望角。  
一四九二，弘治五年，義人 Colombo 自大西洋發現美洲之西印度群島。  
一四九七，弘治十年，葡人 Vasco de Gama 經好望角至印度 Calcutta。  
一五一六，正德十一年，葡人 Rafael Perestrells 抵廣州及澳門。  
一五一九，正德十四年，西人 Megellan，自大西洋繞南美洲出太平洋  
發現菲律賓。」

<sup>101</sup> 翁文灝，〈中國經濟建設中幾個根本觀念〉，《資源委員會公報》第 6 卷第 1 期，頁 69。

<sup>102</sup> 翁文灝，〈中國經濟建設中幾個根本觀念〉，頁 69。

<sup>103</sup> 翁文灝，〈中國經濟建設中幾個根本觀念〉，頁 69—70。

<sup>104</sup> 翁文灝，〈中國經濟建設中幾個根本觀念〉，頁 70。



一六〇〇，萬曆二十八年，英人創東印度公司。

一六一九，萬曆四十七年，荷人在爪哇設 Batavia 為首府。

一六三七，崇禎十年，英人 Weddel 至廣州通商。

一六八四，清康熙二十三年，英人通商，清立粵、閩、浙、江各海關。」

105

不過，歐洲國家在近代早期的資本主義雖然有蓬勃的發展，其生產技術仍然是舊式的手工業，以水力、風力和獸力為主要動力。「由舊式的經濟進到近代的經濟，必須經過實業革命。十八世紀下半期英國首經工業革命，生產基礎，由家庭而變為工廠，經營單位，由個人而合為公司，工業技術，因發明而得能專利。於是煤礦業，鋼鐵業，紡織業，以及汽船、鐵路，相繼發展，盛極一時。」<sup>106</sup>、「歐西島邦一躍而成世界大國」<sup>107</sup>。繼之而起者有法、德、美、俄、日等國。<sup>108</sup>

在西方國家地理大發現、資本主義興起到工業革命的同時，中國「沉迷猶盛，相遇之下，遂使城埠淪陷、都邑動搖，種種不平等之關係，相沿不絕，造成一百年備受壓迫之慘史。」<sup>109</sup>自南京條約簽訂、五口通商以來，中國即已感受到外國經濟、科技力量之宏大<sup>110</sup>，翁文灝引用李鴻章致奕訢書：「(汽船)參陽陰而配造化，實有指揮如意，從心所欲之快」，對外國強大的物質力量感到驚嘆。<sup>111</sup>於是從 1862 年到 1894 年為止，在李鴻章、左宗棠、沈葆楨、張之洞等大員的主持下，中國展開了官方經營的經濟革新運動<sup>112</sup>：在此時期，兵器機器方面，辦了上海製造局、天津機器局及四川機器廠；船政方面，辦了馬尾造船廠及輪船招商局；礦冶方面，辦了開平礦務局、大冶鐵礦及漢陽鋼鐵廠。「但其工作方式，既不設經常專管之機關，又未有民營公司之組織，惟憑少數人力，以為支柱.....各種事業遂皆不能繼續推進。」<sup>113</sup>甲午戰爭後，列強積極瓜分中國經濟利權，民國建立後，「軍閥內爭、自相攻伐、擾亂工商...妨礙經濟發展」<sup>114</sup>。雖然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國家對華輸出商品和資本減少，給中國工商業發展帶來契機；但戰後歐洲商品和資本旋即捲土重來，美國和日本也逐漸增加對華輸出，北洋政府又無充分能力保護本國經濟利權。<sup>115</sup>「中國的革命從來不曾徹底，但是官僚地位的爭奪

<sup>105</sup> 李學通、劉萍、翁心鈞整理，《翁文灝日記》(1940 年 9 月 1 日)(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 520。

<sup>106</sup> 翁文灝，〈中國經濟建設概論〉，《中國經濟建設論叢》(重慶：資源委員會秘書處，1943)，頁 50。

<sup>107</sup> 翁文灝，〈中國經濟革新的回顧與前瞻〉(1943 年 7 月 16 日)，《資源委員會公報》第 5 卷第 1 期，頁 57。

<sup>108</sup> 翁文灝，〈中國經濟建設概論〉，頁 50。

<sup>109</sup> 翁文灝，〈中國經濟建設中幾個根本觀念〉，《資源委員會公報》第 6 卷第 1 期，頁 70。

<sup>110</sup> 翁文灝，〈中國經濟革新的回顧與前瞻〉，頁 58。

<sup>111</sup> 翁文灝，〈中國經濟建設中幾個根本觀念〉，頁 70。

<sup>112</sup> 參見翁文灝，〈中國經濟革新的回顧與前瞻〉，頁 59；翁文灝，〈中國工商經濟的回顧與前瞻〉(1943 年 7 月 16 日)，頁 131。

<sup>113</sup> 翁文灝，〈中國經濟革新的回顧與前瞻〉，頁 59。

<sup>114</sup> 翁文灝，〈中國經濟革新的回顧與前瞻〉，頁 62。

<sup>115</sup> 翁文灝，〈中國經濟建設概論〉，頁 61；翁文灝，〈中國經濟革新的回顧與前瞻〉，頁 55。

卻比什麼都利害。」<sup>116</sup>翁文灝認為，這是近代中國經濟發展所面臨的挑戰，國民革命及其建國事業，正是要掃除中國建設的障礙，開闢中國現代化的道路。

於是，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及國民政府的經濟國策，就成為了翁文灝經濟思想的重要組成部份。孫中山「針對國情，提出根本主張，期能有所補救……手著三民主義，實業計劃」<sup>117</sup>，曾言：「我農工事業，猶賴人力以生產，而尚未普用機器，以發動自然力，如蒸汽、電力、煤氣、水力等，以助人工也。故開港通商以後，我商業立見失敗。……倘我能用機器以生產……即富力加於今日百倍矣，如是我亦可立於繁華之程度矣。」<sup>118</sup>因此，「國父對於中國之物質建設，向極重視，認為（是）達到民生主義的必由途徑。」<sup>119</sup>翁文灝提到，孫中山《實業計劃》主張兩種經濟革命並行：

「實業計劃篇首有言：『中國今尚用手工為生產，未入工業革命之第一步，比之歐美，已臨其第一革命者有殊。故於中國，兩種革命，必須同時並舉。既廢手工，採機器，又統一而國有之。』故採用機器及事業國有，為中國經濟革新所同時應做的二事。國有一名，在原用英文為 The nationalization of production，此為國父民生主義建設之具體方針。故實業計劃結論有謂：『簡括言之，吾之意見，欲使外國之資本主義已造成中國之社會主義，而調和此兩種人類進化之經濟能力，使之互助為用，已促成將來世界之文明。』」<sup>120</sup>

其中翁文灝特別強調國父遺教中「國有即民有也」的概念，並引用民生主義第二講的內容：「三民主義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國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

<sup>121</sup>並提到孫中山在講「民生主義與社會主義」時曾說過：「故一面圖國家富強，一面當防資本家壟斷之流弊，此防弊之政策，無外社會主義。」<sup>122</sup>因此，翁文灝早年看到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弊端，以及孫中山民生主義的啟發，都使他的經濟思想帶有一定的社會主義色彩。在國民政府從政期間，翁文灝的經濟建設主張，除了因應經濟大蕭條和日本侵華形勢，推動中國長遠的現代化之外，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防止官僚私人舞弊以使國家資本造福國計民生，也是翁文灝相當深刻的社會關懷。當國民政府內部出現官僚私人舞弊，使其經濟構想窒礙難行，以及中共新民主主義自稱是三民主義的繼承者時，於是翁文灝就在國共內戰後期逐漸疏遠蔣中正和國民黨，投身於資委會的轉向、走向另一條道路（見第六章）。

## （二）、日本侵華的經濟因素

<sup>116</sup> 翁文灝，〈建設與計劃〉，頁 12。

<sup>117</sup> 翁文灝，〈中國經濟革新的回顧與前瞻〉，頁 62。

<sup>118</sup> 翁文灝，〈中國經濟革新的回顧與前瞻〉，頁 63—64。

<sup>119</sup> 翁文灝，〈中國經濟建設概論〉，頁 55。

<sup>120</sup> 翁文灝，〈中國經濟建設概論〉，頁 55—56。

<sup>121</sup>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生主義第二講（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5），頁 263。

<sup>122</sup> 翁文灝，〈中國經濟建設概論〉，頁 58—59。

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帝國主義加緊對中國的侵略，是翁文灝決定從學術界轉入政界的一大原因。翁文灝指出，日本侵華最重要的經濟理由，便是日本有工業而沒有原料，而中國卻有原料而缺乏工業。所以日本要強佔中國的天然富源。許多事例都證明此說。日本有遠東最發達的鋼鐵業，但缺乏鐵礦，而中國是太平洋沿岸煤、鐵礦最豐富的地帶，所以日本便企圖掠奪中國的鐵礦與煙煤。日本有極發達的紡織業，但沒有棉花，所以他們要想佔領中國的棉場。種種事業，都有同樣意義。日本除了武力掠奪及控制中國的經濟資源之外，也加強對中國市場的傾銷。<sup>123</sup>日本對中國的重要資源，「皆抱定方針，切實壟斷，以補彼物質基礎之不足，而阻我經濟發展之前途。例如遼寧及湖北、安徽之鐵，戰前百計圖謀，已多歷年所。自九一八以後以迄近時，更復用各種方法，擗取我國棉花、羊毛、煤炭等物控制之權，以遂彼一網打盡之計。」<sup>124</sup>翁文灝認為，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威脅更甚於歐美：

「美國人的門羅主義是消極的，他們不許歐洲人干涉美洲，但美洲各國還能獨立。日本人的亞洲門羅主義乃是積極的，他們不許西洋人干涉亞洲，但他們卻自己要來佔盡一切，創立他們的大亞洲帝國，如成吉思汗和忽必烈征服亞洲大陸一樣。所以中國如果屈服於日本，便是中國國家和民族的自殺。但如果不肯屈服，則日本又不肯干休，中國免不了吃眼前虧，時時受他們武力的教訓。所以中國的局面，真是極危險的。」<sup>125</sup>

翁文灝指出，在此情形之下，中國要保持與利用自己的富源，唯一的方法，便是充分採用近代的技術、新式的設備，迅速的來開發製造與生產。所以要在經濟上利用富源，對日抗戰，以自立於近代世界，亦全靠發展工業。<sup>126</sup>對於日本的侵略，翁文灝認為，以現實而言，既不可能絕對主戰，亦不可能絕對主和，而應一面交涉、一面抵抗；與其拘泥於主戰、主和的名詞之爭，不如採取務實、靈活的對日政策，同時加強國防各方面準備，特別是國防經濟建設，如此才是上策。

<sup>127</sup>

### (三)、國民政府工業化的推動及成效—十年建設

國民政府成立後，「政府設施有對經濟發展甚為俾益者，如（一）關稅自主，（二）釐金取消，（三）銀行發達，（四）幣制革新，（五）鐵路增修運輸加多，（六）棉種改良棉產增多等皆是」<sup>128</sup>。1935年國民政府發起了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國民黨一屆五中全會通過了《確立國民經濟建設實施大綱案》。1936年6月，行政

<sup>123</sup> 翁文灝，〈中國煤礦業的一個厄運—經濟戰的一個例〉，《獨立評論》第23號（1932年10月23日），頁4—7。

<sup>124</sup> 翁文灝，〈我國抗戰期中經濟政策〉（1938年8月3日），《經濟部公報》第1卷第13期，頁51。

<sup>125</sup> 翁文灝，〈中國應如何應付當前的危局〉（1933年8月13日），《獨立評論》第63號。

<sup>126</sup> 翁文灝，〈以農立國，以工建國〉，頁3—4。

<sup>127</sup> 翁文灝，〈我們還有別的路麼？〉，《獨立評論》第47號（1933年4月23日），頁2—5。

<sup>128</sup> 翁文灝，〈中國經濟革新的回顧與前瞻〉，頁62；〈中國工商經濟的回顧與前瞻〉也有類似的敘述。

院會議決定成立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委員會，並組成了由翁文灝、孔祥熙、吳鼎昌擔任委員的籌備委員會。同時配合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將國防設計委員會改組為資源委員會。<sup>129</sup>翁文灝在《資源委員會公報》中提到，蔣中正在 1935 年曾對雲南各界演講，「復興民族必須著重工業化」<sup>130</sup>，「因為農業國家作一天的工作，工業國家不到一小時就可以做到，農業國家多量的原料，只能換得工業國家少數的製造品。由於此種生產力及生產價值的懸殊，農業國在經濟上總居於被剝削的地位。外國人常說我們是農業國家，表面上雖沒有什麼輕侮的意思，而實際的涵義，就是我們農業國家應當將所有的生產品和勞力，都供給他們工業國。明白講，他們工業國就是我們農業國的主人，我們農業國不能不做他們工業國的附庸。我們明白了這個道理，就可以知道我們要救中國，要求自由平等，必須趕緊使我們國家由農業國進為工業國。」<sup>131</sup>翁文灝也引用了蔣中正《中國之命運》對中國經濟前途的見解，「其中第五章第二節發揮國民今後努力之方向及建國工作之重點，對於經濟建設方面，所言特為精詳懇摯，深切著明，足以成為此後全國國民自立自強策勵進行之寶訓。如能照此程序奮發實行，則抗戰完成建國推進之時……國家因以富強，民生得以繁榮，庶可無負總裁倡導提摯之心，亦即以盡國民精誠努力之責。」<sup>132</sup>。

1932 年 11 月資源委員會的前身—國防設計委員會成立，下設軍事、國際關係、經濟及財政、原料及製造、運輸及交通、土地及糧食、文化、專門人才調查組，以此擬定戰時軍事部署、外交關係、國內建設的總計劃。根據其組織條例，職權包括：(一)擬訂全國國防之具體事項；(二)計劃以國防為中心的建設事業；(三)籌擬關於國防的臨時處置。<sup>133</sup>國防設計委員會提出的計劃和方案，由參謀總長呈請政府核定執行。<sup>134</sup>在經濟計劃方面，礦產資源調查委託地質調查所進行，工業調查委託經濟學家劉大鈞主持的中國經濟統計研究所進行；在廣泛調查基礎上，國防設計委員會研究制訂了《重工業建設五年計劃》、《戰時燃料及石油統制計劃》（抗戰時期的燃料管理處、液體燃料管理委員會皆是按此計劃實施）、《全國鐵路軍事運輸能力報告》、《運輸動員及統制初步計劃》、《糧食存儲及統制計劃》、《四川水力發電計劃》（抗戰時期的龍溪河水電站，即是按此計劃實施）。<sup>135</sup>

儘管國防設計委員會成立了，但如何真正發揮這些委員的特長，以在短時間內有效應對日本侵略及國際形勢的變化，蔣中正和錢昌照起初一籌莫展。各小組互不統屬，也缺乏分工合作計劃，各自為政，就自己有興趣的領域進行調查統計。翁文灝認為這樣不是辦法，於是在 1932 年 12 月 14 日致函錢昌照，提出應立即改變這種情況。翁文灝認為，雖然從事學術研究「應就性之所近，不可勉強，只

<sup>129</sup> 李學通，《幻滅的夢—翁文灝與中國早期工業化》，頁 78。

<sup>130</sup> 翁文灝，〈中國經濟革新的回顧與前瞻〉，頁 63。

<sup>131</sup> 蔣中正，〈建設新雲南與復興民族〉（1935 年 5 月 13 日），收錄於秦孝儀編，《總統蔣公思想論總集》卷十三（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頁 182—183。

<sup>132</sup> 翁文灝，〈中國經濟革新的回顧與前瞻〉，頁 64。

<sup>133</sup> 〈國防設計委員會組織法令案〉，《國民政府》，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1-012071-00312-001

<sup>134</sup> 〈國防設計委員會組織法令案〉，《國民政府》，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1-012071-00312-001

<sup>135</sup> 李學通，《幻滅的夢—翁文灝與中國早期工業化》，頁 71—73。

要有實在成績，皆有其特殊價值」；但既然成立了國防設計委員會這樣的機構，每個人的工作就不應該任其自流，而「應有整個計劃及公共目標，庶用人辦事皆有一定標準，而各項工作皆有貢獻於此共目標的」。翁文灝主張，國防設計委員會的工作「宜扼要而不宜寬泛，宜具體而不宜籠統」，為國防設計委員會提出了四大工作目標：（一）外交及國際調查；（二）國防科學研究；（三）擬訂國防經濟建設計劃；（四）策劃臨時應變組織。面對日本日益暴露的侵華野心，翁文灝主張國防設計委員會的工作著重於軍事、原料、交通三方面。<sup>136</sup>

1935年4月國防設計委員會改制為資源委員會，職掌（一）關於資源的調查研究，（二）關於資源的計劃開發，（三）關於資源的動員，並決定自1936年7月起以國營形式創辦重工業。資源委員會的負責範圍包括（一）國防上或經濟上有統籌必要的事業（二）特種礦產在國際上近乎獨占，可以左右國際市場者（三）規模宏大，需要特殊設備和大量人才，私人沒有能力興辦者。<sup>137</sup>根據以上原則，在翁文灝的主持下，資源委員會擬訂了中國工業三年發展計劃，計劃三年內投資23000萬元，建設開發煤炭、石油、鋼鐵、機械、化工等工業。<sup>138</sup>不久，該計劃被擴充為重工業建設五年計劃，詳細規劃了冶金、燃料、化學、機械及電氣五個部門的經費籌措、廠址選擇、產量成長等發展步驟，預計在五年內投資27000萬元，新建工廠31個，基本實現鉛、鋅、鋁、汽油、工具機、電工器材的自給自足，鋼鐵、銅等產品實現半自給。<sup>139</sup>以此為基礎，資源委員會通過直接投資、收購的方式，至1938年已投資2242萬元，建立起23家生產企業，其中竣工的有中央機器廠、中央無線電製造廠、中央電工器材廠，抗戰爆發後遷往內陸。<sup>140</sup>

翁文灝評估十年建設時期的工商經濟有三個特點：（一）輕工業比例較大，重工業比例較小；（二）在工業分布上，沿海沿江新式工業比例較大，內陸新式工業比例較小，上海、江蘇、浙江佔總數的56%；（三）在企業組織上，舊式企業的成份較大，新式企業的成份較小，「公司組織者不及三分之一」。<sup>141</sup>1937年4月，翁文灝在寫給胡適的信中說明，「想想過去一年，全國農產加收三十萬萬元，各種工廠如紗廠、煤礦等營業甚佳，上海若干工廠皆感供不應求，前途頗可有望。另一方面來看，政府建設經費尚不及浪費之多，辦經濟事業者太不懂經濟，例如隴海路購極好之頭等客車，而對於陝西棉花不能充分運輸；粵漢路業已通車，但湘米運粵遲遲不進。僅此區區交通事業，而猶不能善為利用，豈不可惜。但即此小規模的工程發展，中國工業人才已大感不足，現在學工程者殆無一人失業，尤以土木工程銷路最廣。自鐵路擴展計劃（期於五年內造成九千公里）開始實行後，

<sup>136</sup> 鄭友揆，《舊中國的資源委員會—史實與評價》，頁8—9。

<sup>137</sup> 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回憶國民黨政府資源委員會》（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頁4。

<sup>138</sup> 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編輯委員會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四編：戰時建設（三）（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頁654。

<sup>139</sup> 翁文灝，〈重工業建設說明書〉，《資源委員會檔案》28（2）—547，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sup>140</sup> 鄭友揆，《舊中國的資源委員會（1932-1949）：史實與評價》（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1991），頁34—40。

<sup>141</sup> 翁文灝，〈中國工商經濟的回顧與前瞻〉，頁132—134。

土木工程人員之月薪為之增漲。另一方面如煉鋼、煉銅……中國絕少專門人才，過去者以大後時，新來者未見其人，此誠為中國教育之一大問題。教育如不能供給國家所需要的人才，則教育為虛設；如更努力造就事實上不能效力之人才而使之另走不正當道路以擾亂治安，尤為非常可惜。中基會對此等事負一部份之責任，對於留學補助金等擬應採取相當方針，已指示有志青年以適當進行之方向。」<sup>142</sup>

大規模的經濟建設，特別是重工業建設需要龐大的投資，是後發展國家所面臨的難題之一，也是翁文灝所面臨的難題。當時中國經濟基礎薄弱，國民收入極少，儲蓄有限，而國內資本市場也尚未有效地組織起來；同時日本步步進逼，又使循序漸進的建設緩不濟急。翁文灝曾提出過捐薪建設的倡議，號召政府公務員將月薪的一部份捐獻出來，為中國工業化建設籌集資本<sup>143</sup>，但仍然是杯水車薪。歐美資本見到中日關係日益緊張，對華投資望而卻步，更不願意投資中國的重工業建設。<sup>144</sup>翁文灝的對策是，對中國特產而世界急需的鎢、錫、錫、汞等軍事工業相關的特種礦產品，實行中央政府統制一統購統銷、對外貿易，以解決進口軍火和工業化建設所需的資金問題。蔣中正決定由資源委員會主持特種礦產統制，以易貨協定的形式，從德國進口軍火及工業設備。<sup>145</sup>

早在國防設計委員會成立後，翁文灝對特種礦產尤其重視，先後派員考察湘、贛兩省鎢、錫產銷情形。調查的結果使翁文灝發現，這些礦產普遍存在著亂開濫採的現象，而且由於技術水平低，造成資源浪費，生產成本過高，缺乏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對外貿易的價格備在華洋行操縱，國內企業利潤極低。於是國防設計委員會提出了《統制全國鎢礦方案》和《鎢錫統制實施綱要》，建議由中央政府實施特種礦產統制，以免國家經濟利權的損失。1935年6月起，翁文灝奉蔣中正的命令，與德國政府代表克蘭（Hans Klein）洽談中德易貨協定問題。此後，翁文灝與克蘭進行了多次秘密會談，以易貨貿易的形式，由德方向中方提供一億馬克的貸款，用於購買德國軍火及工業設備，中國以向德國出口農產品和鎢、錫、錫、汞特種礦產品償付。1936年2月，翁文灝派資源委員會委員顧振、吳蘊初、王守競赴德考察和談判。4月8日《中德信用借款合同》在柏林簽署。4月12日，翁文灝致函克蘭，通知《中德信用借款合同》已由蔣中正核准，請盡早正式

<sup>142</sup>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集》（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1980），頁354。

<sup>143</sup> 翁文灝，〈中國應如何挽救國難〉，《獨立評論》第164號；翁文灝，〈全國捐薪建設的提議〉（1935年9月8日），《獨立評論》第167號；翁文灝，〈再為說明捐薪建設的意思〉（1935年10月6日），《獨立評論》第171號。

<sup>144</sup> 另一個因素是，「中國經濟事業在外國資本家輿論中早已失去信用。譬如有借款或欠債的鐵路，除了少數例外像正太鐵路，都是本息未清，毫無還債的日期。鐵路是經濟建設最要緊的事業，也是照理應該利益最可靠的事業，尚且如此。舊債不能清償，新債自然難借。其餘一切實業，除非租借商埠或外國勢力可以直接保護之地，外國資本尚肯進來，否則他們絕少肯來合辦或借款。因為外國資本家的意見以為，中國不但是少錢，而且是不會用錢。他們並不是不願借錢，乃是認為機會未到，就是說照中國各種情形，還不敢貿然借貸，恐怕借了錢中國把來胡化了，於中國無益而於他們有損。美國銀行團代表好幾次曾有這樣的公開說明。」翁文灝，〈經濟建設與技術合作〉（1933年8月13日），《獨立評論》第63號，頁6—7。

<sup>145</sup> 李學通，《幻滅的夢——翁文灝與中國早期工業化》，頁80—81。詳見林蘭芳，〈資源委員會的特種礦產統制（1936—1949）〉，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簽訂。4月14日，翁文灝再度致電克蘭，祝賀《中德信用借款合同》正式簽字，並向克蘭表示感謝。此合同具體規定德國政府向中國提供一億馬克的信用貸款，「中國政府可依據貨物互換合同，用以提到德國工業品」、「由中國以農礦原料，隨時抵償」，即中方在德國購買軍火及機械設備，以生絲、豬鬃、鎢、錫等農礦產品償付。中方應向德方提供的貨物中，農產品由中央信託局辦理，礦產品由資源委員會辦理。<sup>146</sup>藉由中德易貨協定的簽署，翁文灝為資委會的工礦業建設爭取到大量的資金，也成為抗戰初期中國重要的經濟來源，排除了在資金方面受制於孔祥熙的可能。<sup>147</sup>在中德合作的基礎上，翁文灝進一步擴展資委會的工礦事業。

#### （四）、國民政府工業化的推動及成效—抗戰初期

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因應戰爭衝擊，改革經濟體制，調整工業政策，使平時經濟轉入戰時經濟。國民政府以軍事委員會作為戰時最高統帥部（即大本營），分設各部，負責戰時各項工作；翁文灝為大本營第三部部長，主管基本工業及國防工業。翁文灝回憶：

「委員長說，我們必須同生死，共患難，一心一德，共同來挽救這個危局。我們雖然沒有工業基礎，還是要持久抗戰，爭取勝利。既然要持久，沿海沿江一帶，必須放棄，內地必須建設。所謂內地，就是指平漢、粵漢兩路以西地帶而言。從此我們就加緊西遷，將沿江沿海的物資、機件、人才，搬運到內地，著手建設西部的經濟基礎。」<sup>148</sup>

廠礦內遷的建議，由資源委員會專員林繼庸提出，他認為中國工業布局極不合理，重要工廠絕大多數集中於上海，由於中國軍備薄弱，上海勢將不保。而內陸各省地廣人稀，資源豐富，幾乎無工業基礎，若將上海的工廠遷往內陸地區，既可增強內陸地區的工業基礎以供戰時需要，又可避免上海淪陷後為日方所利用。國民政府同意了他的提議，並交由資源委員會組織實施。<sup>149</sup>於是，抗戰對中國工商業予以沉重的打擊，但也給予再生的機會，「一個有史以來最偉大最艱鉅的廠礦內遷運動展開了，無數噸鋼鐵的行列，從敵人砲火的火網裡由江海沿岸萬里長征，遷徙到西南大後方。繼之，在政府領導之下的內地工業建設運動，也急遽發展....經朝野上下的經營，已在內地荒蕪的高原上建立起若干新的工業中心和商業市場。因之，中國的工商經濟在各方面都引起了很大的蛻變。第一是工業區位的拓展....第二是重工業比重的加大....第三是公營事業的增加....第四是工業生產的加大。」<sup>150</sup>另外，「特種礦產品之出口，對於我國抗戰及支持友邦備戰，均大有裨益」<sup>151</sup>。

<sup>146</sup>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德外交密檔（1927—1947）》（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頁227—384。

<sup>147</sup> 錢昌照，《錢昌照回憶錄》，頁45。

<sup>148</sup> 戴光中，《書生本色—翁文灝傳》，頁159。

<sup>149</sup> 戴光中，《書生本色—翁文灝傳》，頁159—160。詳見林泉，《林繼庸先生訪問記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sup>150</sup> 翁文灝，〈中國工商經濟的回顧與前瞻〉，頁135—136。

<sup>151</sup> 翁文灝，〈戰時經濟建設〉，收錄於《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演講錄》（出版者不詳，1943），

在抗戰爆發時，國民政府主持經濟建設的機構如實業部、建設委員會、資源委員會、全國經濟委員會，尚未有戰時經濟建設的全盤規劃，原案預定內遷的企業也僅限於機械、化學工業，後來才擴大到民營工業。內遷運動開始之後，雖然有一些輕工業提出內遷申請，但限於機構職權、財力以及上海短時間內陷於日軍佔領的形勢，大多數企業特別是輕紡工業未能及時遷出。蘇、錫、常一帶的紡織工廠被毀的被毀、資敵的資敵。翁文灝從歐洲回國後，特別是國民政府醞釀改組，準備由他全面主持戰時經濟工作時，對於工廠內遷和大後方經濟建設才有比較有系統性的計劃。<sup>152</sup>

1938年1月1日，國民政府頒布〈調整中央行政機構令〉，鑒於戰前經濟機構疊床架屋、效率低下，於是將實業部改組為經濟部，資源委員會改隸經濟部，由翁文灝擔任首任經濟部長，同時兼任資源委員會主任委員（主管國營企業）及工礦調整處處長（協助民營企業）。<sup>153</sup>新的經濟部是個龐大的機構，下設農業、工業、礦業、商業、水利、總務6個司，秘書、參事、技術3個廳；直轄機構有資源委員會、工礦調整處、農本局、商標局、度量衡局、商品檢驗局、平價購銷處、燃料管理處、地質調查所、工業試驗所、礦冶研究所、黃河水利委員會，幾乎包括了戰時農工業生產和統制經濟的各個方面。<sup>154</sup>主持戰時經濟建設工作的經濟部，對資源委員會的工礦業建設進行了進一步設計，包括（一）增加軍需原料及製品的生產，以提高國防能力；（二）增加出口物資的生產，以提高對外支付能力；（三）增加日用必需品的生產，以安定人民生活；（四）發展基本工礦業，以奠定工業化的基礎。<sup>155</sup>完成上述任務的具體步驟為：（一）建立重工業，以為自力發展一切工業之基礎；（二）開發礦產，自求工業原料；（三）充實電氣事業，使各種工業得有優廉之動力供給。<sup>156</sup>

對於內遷的民營企業，由工礦調整處代為徵收土地、提供低息或免息貸款的方式，鼓勵和扶持內遷企業盡快復工生產。1938年至1945年2月，經濟部同工礦調整處直接提供給民營企業的貸款達2.4億元，由工礦調整處核轉給四聯總處的貸款達12億元。民營企業家也承認：「初期工廠沒有生意，調整處安排了些業務，工廠是受惠的。」<sup>157</sup>相較於民營企業，抗戰時期資委會的工礦企業更加快速發展。鋼鐵工業方面，1938年2月資委會與兵工署合組鋼鐵廠遷建委員會，由翁文灝擔任主任委員，將漢冶萍公司漢陽鋼鐵廠、大冶鐵廠及上海煉鋼廠的設備，遷移至距重慶20公里的四川巴縣大渡口，興建大渡口鋼鐵廠。此後創辦了資渝

---

頁 13。

<sup>152</sup> 李學通，《影響現代中國的人物：學人本色·翁文灝》，頁224—225。

<sup>153</sup> 戴光中，《書生本色——翁文灝傳》，頁162。

<sup>154</sup> 戴光中，《書生本色——翁文灝傳》，頁163。

<sup>155</sup> 翁文灝，〈經濟部的戰時建設〉，《資源委員會檔案》28（2）—314，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sup>156</sup> 〈國民黨政府經濟部關於戰時經濟建設的工作報告〉（中），收錄於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民國檔案》1989年第4期。

<sup>157</sup> 顏耀秋，〈抗戰時期上海民營工廠內遷紀略〉，收錄於章伯鋒、莊建平主編，《抗日戰爭》第五卷（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7），頁276—278。

鋼鐵廠和資蜀鋼鐵廠（均於 1944 年成立）。<sup>158</sup>機械工業方面，抗戰時期內遷的民營企業中，以機械工業廠數最多，搬遷器材噸位僅次於紡織工業；但即使是戰前機械工業最發達的上海，機器廠主要以維修機器和提供零部件為主，少數是輕工業機器的製造，動力機（發動機）和工具機（機床）的製造極少。工廠的規模也都較小，最大者資本額不過 50 萬元。抗戰時期內遷機器和材料重量如下<sup>159</sup>：

（單位：噸）

	1938 年度	1939 年度	1940 年度
煤礦業	4833	6268	7457
鋼鐵工業	8152	37152	37242
機械工業	5162	13254	18578
電力及電器工業	3052	5300	5375
紡織工業	6150	30822	32116
化學工業	6506	8093	9756
其他工業	6228	5148	5842
總計	77083	106037	116375

（整理自翁文灝，〈經濟部的戰時工業建設〉，《資源委員會公報》第一卷第一期）

抗戰爆發後，大後方機械工業獲得極大發展，至 1941 年比 1936 年成長了 70 倍。<sup>160</sup>1942 年時公營資本佔後方機械工業 70%。資委會對國營機械工業的管理，採取分區設廠的辦法。1936 年成立的中央機器廠籌備委員會，最初計劃製造飛機發動機，後改為製造其他機器，1937 年初於湖南湘潭下攝司籌建廠房。抗戰爆發後遷至昆明，1939 年 9 月開始生產，1942 年 11 月改組後，該廠分為七個分廠：金屬冶煉廠、鍋爐廠、內燃機廠、發電機廠、工具機廠、紡紗機廠、普通機械廠，是當時中國規模最大、技術最先進、設備最齊全的機器廠。<sup>161</sup>電器工業方面，戰前並不發達，內遷者僅有 20 家。但戰時電器工業發展最快，1941 年比 1936 年成長了 94 倍。<sup>162</sup>其中公營部份的發展要歸功於戰前資委會的規劃，包括中央電工器材廠和中央無線電器材製造廠。<sup>163</sup>從生產數量上來看，至 1942 年，大後方各工業產品的生產量一路扶搖直上，據工礦調查處編制的《工業生產指數》如下<sup>164</sup>：

項目	1938 年	1939 年	1940 年	1941 年	1942 年
總指數	100.00	130.72	185.85	242.96	302.17
電力	100.00	135.88	205.01	261.04	291.65
煤	100.00	109.15	119.50	169.87	207.10

<sup>158</sup> 李學通，〈幻滅的夢—翁文灝與中國早期工業化〉，頁 103—104。

<sup>159</sup> 翁文灝，〈經濟部的戰時工業建設〉，《資源委員會公報》第 1 卷第 1 期，頁 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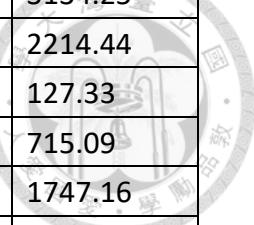
<sup>160</sup> 翁文灝，〈戰後中國工業化問題〉，《資源委員會公報》第 4 卷第 4 期，頁 54。

<sup>161</sup> 李學通，〈幻滅的夢—翁文灝與中國早期工業化〉，頁 106—107。

<sup>162</sup> 翁文灝，〈戰後中國工業化問題〉，頁 54。

<sup>163</sup> 李學通，〈幻滅的夢—翁文灝與中國早期工業化〉，頁 107。

<sup>164</sup> 翁文灝，〈中國工商經濟的回顧與前瞻〉，頁 136—137。



灰口鐵	100.00	118.75	648.63	1299.75	3134.25
銅	100.00	211.11	350.56	875.00	2214.44
電銅	—	100.00	282.75	159.50	127.33
內燃機	100.00	151.09	529.09	706.36	715.09
發電機	100.00	171.18	1217.44	1809.61	1747.16
電動機	100.00	10360.71	14802.24	26059.52	12332.14
工具機	100.00	204.52	296.39	367.47	340.66
變壓器	100.00	81.78	127.31	236.04	351.66
水泥	100.00	231.80	246.50	124.18	193.38
硫酸	100.00	72.49	251.76	367.65	391.76
汽油	100.00	103.96	1669.23	4029.46	37679.27
酒精	100.00	264.31	1489.77	1767.37	2566.43
棉紗	100.00	142.37	277.25	387.52	718.97
麵粉	100.00	127.29	214.09	298.08	322.54

(圖表整理自翁文灝，〈中國工商經濟的回顧與前瞻〉，《資源委員會公報》第5卷第2期)

因應戰時工業發展的資金、原料、動力需要，資委會也擴大了礦業經營，在統制特種礦產的同時，也加強其他礦產的開發。特別是石油。作為一位有遠見的科學家，翁文灝是中國最早意識到石油在未來工業重要性的人。1921年翁文灝派地質調查所教師謝家榮赴甘肅玉門，調查石油地質問題。1930年代初，翁文灝發表數篇文章，包括〈中國的燃料問題〉、〈中國地下的富源與國家的力量〉等，專論中國的工業燃料問題，並組織地質調查所的專家從事石油代用品的研究。在國防設計委員會期間，翁文灝主持成立了由孫越崎擔任處長的陝北油礦探勘處，在陝北延長一帶從事石油探勘。1935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到達此處後，油礦及設備均由中共接收經營。抗戰爆發後，東部沿海港口相繼被日軍佔領，進口石油來源成為一大問題，於是資委會更進一步從事石油開採和代用品研究。<sup>165</sup>

1938年6月12日，翁文灝在漢口成立了資委會甘肅油礦籌備處，並與中共代表周恩來會面，商請中共同意將延長油礦設備移交給玉門油礦。周恩來當場「慨允照辦」，並表示「同心為國，絕無疑義」<sup>166</sup>。不久在蕭勁光、高自立、李強直等中共相關部門負責人的協助下，鑽機設備順利運往玉門。<sup>167</sup>1939年春天，玉門油礦探勘成功，當年產出原油400噸。1940年4月和8月，蔣中正兩度致電翁文灝，指示玉門油礦所產石油優先供應西北運輸局需要。<sup>168</sup>3月，油礦籌備處

<sup>165</sup> 李學通，《幻滅的夢—翁文灝與中國早期工業化》，頁110。

<sup>166</sup> 李學通、劉萍、翁心鈞整理，《翁文灝日記》(1938年6月12日)(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245。

<sup>167</sup> 〈翁文灝呈報運送鑽機至玉門裝設方案〉(1938年6月24日)，收錄於陳謙平編，《翁文灝與抗戰檔案史料彙編》上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頁218。

<sup>168</sup> 〈蔣中正為優先供應西北運輸局油料事宜致翁文灝電〉(1940年4月22日、1940年8月29日)，收錄於陳謙平編，《翁文灝與抗戰檔案史料彙編》上冊，頁223—224、226。

改組為甘肅油礦局。經過翁文灝等人的努力，1941年2月4日行政院第502次會議決定甘肅油礦由國民政府直接撥款開發。<sup>169</sup>隨後，翁文灝與軍政部長何應欽簽署了《為運輸機件及購運油料互助合約》，玉門油礦在運輸機件與油料上的需要由西北公路局協助，同時玉門油礦所產汽油以重慶市價七折價格優先供應西北公路局；並規定從1941年4月起，玉門油礦附近的玉門、酒泉、金塔、安西四縣應徵壯丁撥給該礦作為工人的協議。<sup>170</sup>同時，資委會派出專人赴美洽談進口鑽井、採油及煉油設備。進口設備有能鑽深1000米的旋轉鑽機12套，抽油機40部，發電機5部，還有儲油、輸油設備和一套日煉原油1500桶的裂解裝置。然而由於決策的遲誤，當這些設備準備從美國運往國內時，東部沿海各港口均已為日軍佔領，只能經緬甸等待運往國內；1942年4月底緬甸密支那、臘戌、畹町相繼失守<sup>171</sup>，大部分設備毀於戰火或為日軍劫走，總共損失2000噸。少數搶救出來的設備僅能勉強拼湊成四台鑽機。儘管玉門油礦在抗戰時期，經歷日機轟炸、1941年大火和1943年特大洪水等重重困難，生產量仍然大幅成長，提供了戰時大後方石油需要，也為日後中國的石油工業奠定基礎。<sup>172</sup>

玉門油礦歷年產量表（單位：加侖）<sup>173</sup>

年度	汽油	煤油	柴油
1939年	4160	—	—
1940年	73013	—	—
1941年	209000	113040	—
1942年	1895724	596936	53090
1943年	3036594	558704	50789
1944年	4045936	2160647	155374

在電力事業方面，戰前的1936年，中國人自營的電廠發電容量僅355870千瓦，發電量僅77255萬度，主要集中於沿海大城市，內陸地區電廠相當稀少，發電容量不到10000千瓦，發電量1400萬度。1942年時，大後方已有電廠116家，發電容量53000千瓦，發電量9300餘萬度，電業資本額13500餘萬元。注重發展電力工業，為工業化發展提供動力來源，是翁文灝工業化方案的特點之一。廠礦內遷以後，對電力需求迫切，於是資委會將特種礦產統制所得一部份用於發展電力事業。資委會電力事業的方針是：（一）擴大現有電廠規模，提高供電能力；（二）興建新電廠，推動新工業區建設。例如增加昆明電廠的設備，將其發電能力提升到4000千瓦；在岷江電廠增購柴油發電機200千瓦一個，500千瓦一個；宜賓電廠增購煤油發電機200千瓦，柴油發電機340千瓦；自流井電廠設

<sup>169</sup> 〈國民政府行政院會議紀錄案(第501至505次)〉，《行政院》，檔案管理局藏，數位典藏號：A300000000A/0030/2-5-1/171。

<sup>170</sup> 李學通，《抗日戰爭時期後方工業建設研究》（北京：團結出版社，2015），頁117。

<sup>171</sup> 詳見蔣中正，《抗日戰史》滇緬路之作戰，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2。

<sup>172</sup> 李學通，《幻滅的夢—翁文灝與中國早期工業化》，頁112—114。詳見顏昌晶，〈近代中國石油工業發展之研究（1932—1949）〉，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sup>173</sup> 翁文灝，〈行政院工作報告〉，收錄於《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四編（3）。

汽輪發電機 500 千瓦；貴陽電廠新增發電機 520 千瓦；甘肅電廠設有蒸汽發電機 264 千瓦，新增 500 千瓦發電機。新增設的電廠有西昌電廠，湖南沅陵、辰溪電廠，陝西漢中電廠。為重慶供電而建的龍溪河電廠，設有煤氣發電機 1200 千瓦，水力發電機 900 千瓦。<sup>174</sup>都江堰電廠主要為成都供電，昆湖電廠主要為昆明供電。  
1940 年與青海省府合辦西寧電廠，<sup>175</sup>1941 年與廣西省府合辦柳州電廠。<sup>176</sup>

#### (四)、國民政府工業化的推動及成效—抗戰後期

抗戰開始後，在翁文灝的主持下，大後方的工業在 1938 年到 1941 年間有蓬勃發展的趨勢，廠數和產量大幅提升；但從 1941 年下半年開始，大後方經濟出現困難，物資匱乏、物價上漲、生產成本上升，工業發展開始出現疲軟態勢。翁文灝觀察到，以 1943 年 1 月到 8 月和 1942 年同期比較，「消費用品產量均見增加，唯獨生產用品之鋼鐵業、機器業則漸呈減產趨勢」<sup>176</sup>。「經濟設施雖已初見端倪，但與實際需要相較，則正如杯水車薪，相去甚遠。即以較有規模之事業言之，例如中央電工器材廠與德國西門子相比，僅及其百分之三；中央無線電機廠與美國之 RCA 相較，只得百分之一，其他如鋼鐵、銅鋅之類更望塵莫及。」<sup>177</sup>、

「中國工業化程度之低，不但較之英美德蘇望塵莫及，即較之工業並不興盛之波蘭、印度諸邦，亦復大有愧色。」<sup>178</sup>、「抗戰是一個艱巨的工作，工業建國是比抗戰還要艱巨的」<sup>179</sup>。

造成這種情形的原因是複雜和多方面的，而且各種因素之間又相互作用。抗戰歷時愈久，軍需物資需求愈大，但後方生產儘管有顯著增加，供應仍然有限；加上東部沿海港口為日軍佔領，滇緬交通困難，對外貿易不便，物資取得困難，造成大後方物價飛漲、通貨膨脹。於是使大後方工業生產成本大增、銷路不暢。  
<sup>180</sup>翁文灝認為，「目前工業困難之最大原因，厥在新興工業大量減少，鐵路、橋梁、造船及新式建設工程又多停滯不進」，因而使鋼鐵及機械產品缺乏銷路。<sup>181</sup>對於上述困難，翁文灝提出補救之道：(一) 展開新工程、新事業，增加工業產品的銷路；(二) 降低生產成本，提升市場競爭力。<sup>182</sup>

1944 年 9 月 6 日，美國總統羅斯福派戰時生產局局長納爾遜到重慶，與國民政府洽商增加戰時生產計劃；國民政府在美國的建議和指導下，配合《租借法案》在 1944 年 11 月 16 日成立戰時生產局，進一步協調後方工礦生產和物資採

<sup>174</sup> 翁文灝，〈行政院工作報告〉，收錄於《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四編（3）。

<sup>175</sup> 李學通，〈幻滅的夢—翁文灝與中國早期工業化〉，頁 116。詳見薛月順，〈資源委員會的電業建設（1932—1949）〉，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

<sup>176</sup> 〈工礦調整處關於重慶市各工廠生產情形的調查報告〉（1943 年 9 月 20 日），《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 5 輯第 2 編財政經濟（6），頁 174、179—180。

<sup>177</sup> 翁文灝，〈中國經濟建設的前瞻〉，收錄於《中國經濟建設論叢》，頁 18。

<sup>178</sup> 翁文灝，〈關於中國工業化的幾個問題〉，收錄於李學通選編，《科學與工業化—翁文灝文存》（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 137。

<sup>179</sup> 翁文灝，〈以農立國，以工建國〉，頁 5。

<sup>180</sup> 李學通，〈幻滅的夢—翁文灝與中國早期工業化〉，頁 118。

<sup>181</sup> 翁文灝，〈後方工業現狀及進行之途徑〉，《資源委員會公報》第 5 卷第 6 期，頁 59。

<sup>182</sup> 李學通，〈幻滅的夢—翁文灝與中國早期工業化〉，頁 118。

購。原本蔣中正擬由前交通部長曾養甫為局長，但宋子文以曾養甫屬 CC 系表示反對，於是蔣中正改為任命翁文灝擔任局長。<sup>183</sup> 1945 年 1 月又將液體燃料管理委員會和經濟部工礦調整處、燃料管理處併入戰時生產局。<sup>184</sup> 戰時生產局成立後，其工作方針為：

「特重戰時軍事急需各種材料之生產，及其適當分配。並對重要工業之製造方法認真改進，以期提高效率、增多產量、改善品質。為達到上述目標起見，對於工業製造之程序、材料之分配，以及產品之訂購與應用，均需通盤籌劃、集中規定，增高聯繫之程度，庶能實現振作之功效。因此當設法奠定優先制度，依緩急、分先後，庶用力較專而成功加速。」

<sup>185</sup>

1944 年 12 月 13 日，翁文灝舉行專門記者會，向國際社會說明中國戰時生產局的工作任務和內容，「初步工作乃在計劃生產及加強其他軍需之生產」，並表示：「中國政府對於戰時大規模與有效之生產極為注意，目的不僅在加強保衛自由中國，抑且要積極準備為反攻及擊潰日本之生產工作……其工作之開展，將以戰事發展及收復失地為目標。將來各戰區之反攻戰事，不僅限於華北華中及華南方面，在東北各省亦必發動戰事，故生產局將以全國增加物資生產。」<sup>186</sup> 在納爾遜指導下，中國戰時生產局的運作，首先派專家前往各廠礦考察，經審核後即撥款給各煤礦、鋼鐵廠、機器廠、酒精廠及發電廠定貨生產，已動員大後方的國營及民營重工業者。國民政府為此批准 100 億元的業務費，這筆業務費的來源是中、中、交、農四行的生產貸款，此時轉交給戰時生產局代為行使，供其輔助各生產單位擴大設備和改進技術之用。<sup>187</sup> 當戰時生產局成立一開始，後方工業的確有復甦跡象，據時人記載：

「目前美國方面之技術人員大多以極度負責精神，時常直接前進有關各廠指導，各廠日夜開工，若干稀有原料及一部分高價珍貴之機器，亦由美方供應。武器及機器零件之生產正以驚人的速度躍進中。年來鋼鐵生產不景氣之現象，即將成為過去。」<sup>188</sup>

然而，產業界所見的樂觀前景並未持續太久。至 1944 年 12 月，已出現「與翁局長接頭之補貼廠家，咸表示補貼政策不能維持成本。」<sup>189</sup> 戰時生產局於 1945 年 11 月撤銷，回顧其成立之初的三大目標：(一) 支援前線軍火需要；(二) 恢

<sup>183</sup> 嚴如平，〈翁文灝生平概述〉，《民國檔案》第 3 期（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1994），頁 115—116。

<sup>184</sup> 〈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訓令行政院為液體燃料管理委員會暨經濟部燃料管理處劃歸戰時生產局管轄一案令仰知照〉，《國民政府》，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 001-012071-00134-024

<sup>185</sup> 〈戰時生產局成立，翁局長談今後使命〉，《中央日報》（1944 年 11 月 16 日）。

<sup>186</sup> 《中華民國史事日誌》（1944 年 12 月 13 日）。

<sup>187</sup> 〈戰時生產資金，政府已批准一百億元，將先協助直接有關戰事生產〉，《大公報》（1944 年 12 月 14 日）。

<sup>188</sup> 〈戰時生產局積極扶植生產〉，《國民公報》（1945 年 1 月 31 日）。

<sup>189</sup> 〈翁局長談話，租借物資即可審查完畢，被補貼產品將提高價格〉，《大公報》（1944 年 12 月 14 日）。



復國民經濟；（三）提振民心士氣<sup>190</sup>，實際上僅第一點達成目標，後兩者都落空，顯現策略與現實之間有相當大的差距。由於戰時生產局的生產策略以抗日軍需為導向，其時效不易掌握，從而發生發出一年軍工訂單後，因戰事提前結束，戰時生產局僅訂購一季產品，導致民營企業大受損失。究其實際，戰時生產局的救濟作用大於促進生產。<sup>191</sup>

戰時生產局的另一項工作，是籌備三峽工程。1945年，戰時生產局的美國顧問潘綏（G.R.Paschal）建議在長江三峽建造大型水電站，由美國投資建設，於是翁文灝邀請美國水利專家薩凡奇（John Lucian Savage, 1879—1967）在1944年9月來華測勘壩址。薩凡奇考察後，向翁文灝提交了一份《揚子江三峽計劃初步報告》<sup>192</sup>，並推薦水利專家柯登來華擔任顧問工程師。資源委員會即根據這個計劃組成了以柯登為總工程師、張光斗為副總工程師的三峽水力發電計劃技術研究委員會，並派遣專家和技術人員赴美參與工程設計與實習。<sup>193</sup>由於國共內戰的爆發，該工程被迫於1947年結束。<sup>194</sup>翁文灝出於盡可能獲得美國政府對中國援助的考慮，決定放棄部份防洪與航運效益，僅在原址上建造一個發電量僅有150萬瓦的低壩，過了10年左右的時間，再在長江支流上建數個水庫，來達到防洪的最終目標。從這裡看到，嚴重依賴外援往往會導致國家權益受到損害。<sup>195</sup>

戰後，翁文灝主持經濟建設將會面臨更大的挑戰（見第五章），在此之前下一章將探討翁文灝經濟思想的內涵，以助於理解其在實踐過程中面臨的困難，以及最終所做出的抉擇—投身於資委會的轉向。

<sup>190</sup> 〈參政會昨招待納爾遜翁文灝，表示贊助戰時生產計劃〉，《中央日報》（1944年11月3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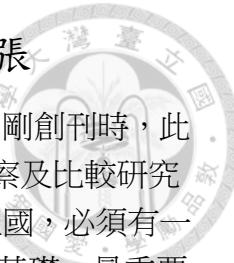
<sup>191</sup> 林美莉，〈戰時生產局的成立與活動—以租借法案的配合為中心〉，《國史館館刊》第15期（台北：國史館，1993），頁183。

<sup>192</sup> 〈水力發電計畫函件 Power-Plants Hydro-Electric〉（1945年1月24日），《資源委員會》，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3-020400-0015；〈水力計畫函件 P-5G Hydro Project Letter〉（1945年4月4日），《資源委員會》，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3-020100-0692

<sup>193</sup> 〈組織三峽水力發電計畫技術研究委員會案〉，《資源委員會》，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3-010101-0310

<sup>194</sup> 張開森，〈薩凡奇三峽計劃始末〉，《中國檔案》2013年第4期，頁80—81。

<sup>195</sup> 〈全國水力發電工程總處與美國接洽三峽計劃技術合作的來往函件〉，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全宗號429，卷號691



## 第四章 翁文灝對中國經濟建設的主張

翁文灝對中國經濟建設的發展思路，初步形成於《獨立評論》剛創刊時，此後經過參與創辦、主持國防設計委員會、資源委員會，1937年考察及比較研究歐洲各國經濟，逐漸形成系統性的見解。<sup>196</sup>翁文灝指出，在現代立國，必須有一定的經濟力量，以謀戰時的生存和平時的發展。<sup>197</sup>、「建設事業的基礎，最重要者為資源與人才，而人才尤為推進一切事業之動力。」<sup>198</sup>鑒於從自強運動以來，中國工業化運動屢屢失敗的經歷，翁文灝吸取了過去種種經驗教訓，「從反省中求出路」<sup>199</sup>，綜合考量中國經濟建設的各方面條件與課題，提出了自己特有的經濟建設理論。

### (一)、實行統制經濟與獎助民營企業

受到經濟大蕭條的衝擊，在1930年代的中國與國際社會，「統制經濟」是政治界與學術界討論的重大問題之一，經常與「計劃經濟」相提並論。從廣義而言，統制經濟是指國家對經濟實施干預，並以政治的力量組織、統率和指導全國經濟，它與自由主義的放任經濟和自由競爭原則兩相對立；從狹義來說，統制經濟即意味著政府對於生產、交易、分配實施有計劃的管理和限制。不過在1930、1940年代的中國，「統制經濟」和「計劃經濟」很大程度上是同意詞。<sup>200</sup>

翁文灝在1933年指出，當時中國經濟最大的問題，就是缺乏統制與計劃。「中國一切都落後，應該建設之事當然甚多。但是國民的財力有限，辦事人經驗不是立刻能夠養成，種種原因都指明政府對於應有建設事業不能一切同時並舉，而必要區分一個緩急先後的次序。譬如開發西北的鐵路，當然隴海路之西安蘭州線，平綏路之包頭寧夏線，甚至於經過蒙古高原的綏遠新疆線，三條路線各有各的好處，都是應該造的，但是五年之內或甚至十年之內政府的財力決不能也不必將三路同時並造，事實上必須決定先從哪一路造起，其餘置之第二步或第三步再議。如此每種事業便需要一種計劃，不能聽說好的便立刻要辦。同時，各種事業之間又有許多相互的關係，必須連絡並進，不能獨舉偏廢。所以一國經濟必須統籌全局，不能過於枝枝節節，一樣一樣的獨立運行。例如實業部要開發華北煤礦，救濟長江煤荒，便不能不靠鐵道部添造運礦鐵路，增多運礦車輛，及減輕礦產運費。反之，如鐵道部要添造鐵路及車輛，又不能不望國內基本工業能產鋼鐵，能做鋼軌。否則修築鐵道之錢，十之七八流出海外，即使款無虛糜，亦將財盡外溢。」<sup>201</sup>而當時國民政府涉及經濟建設的實業、鐵道各部，彼此計劃互不相關，看不出

<sup>196</sup> 戴光中，《書生本色—翁文灝傳》，頁156。

<sup>197</sup> 翁文灝，〈經建方向與共同責任〉，《新經濟》第6卷第7期（1942），頁136。

<sup>198</sup> 資源委員會編，《中國工程人名錄》（重慶：商務印書館，1941），序言。

<sup>199</sup> 翁文灝，〈從反省中求出路〉（1933年6月11日），《獨立評論》第54號，頁2—6。

<sup>200</sup> 鄭會欣，〈戰前「統制經濟」學說的討論及其實踐〉，（南京：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06），頁86。

<sup>201</sup> 君達（翁文灝），〈經濟建設中幾個重要問題〉，《獨立評論》第69號（北平：1933），頁1。



有什麼連帶關係，而且還會爭著辦同一事業、爭同一筆資金來源，「這顯見事業缺乏一定的計劃，組織缺乏一定的統制」<sup>202</sup>。

在資金有限的情形下，經濟建設須分輕重緩急，也需要各產業、各區域的整合規劃，必須實行統制經濟。翁文灝以蘇聯為例，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全國實業投資比例如下<sup>203</sup>：

	1927 年度	1932 年度
實業總資本	100	100
工業	14.0	22.8
電業	1.4	4.1
運輸業(鐵路為大宗)	16.6	17.2
農業	41.0	30.4
農村建築	17.2	12.0
其他	9.8	13.5

(圖表整理自君達(翁文灝)，〈經濟建設中幾個重要問題〉)

由此可以看到蘇聯的經濟建設是以工業化和電氣化為主，同時大力發展交通運輸，但是對其他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重視。為了實行統制經濟，蘇聯有國家計劃委員會和最高經濟委員會，前者負責計劃，後者負責裁決，由最高蘇維埃通過後交由各部執行。不過，五年計劃並非一成不變，因為計劃即使周密，實行起來總有若干差異之處，所以有時也不能不因時制宜。然而其事先有預定的指數(如預計工業產額等)，事後有比較的統計，所以成敗利鈍，隨時有實在標準，可以作為根據，用來修改次年的計劃，一步一步的推行。<sup>204</sup>

翁文灝認為，這種制度很值得中國參考。「真正的建設，是有軌道的快快的進步，快快的成功。」<sup>205</sup>、「中國目前不是完全沒有計劃，有時還感覺得太多，如果各要人桌上的條陳都可以算作計劃。這種計劃是大批有專門學識的人各就自己本行，想到應做之事，提議設立機關籌備進行。各以所學貢獻國家，這本是好事。但政府方面決不能人人皆聽，事事俱辦。至少須加以一番審查，定一種先後緩急的步驟出來。不幸政府各部份也是各自為謀，隨興所至亂提計劃。所以必須有一個集中審核的機關，將各部份的計劃彙集參證，求出一個系統、定出一種實行的次序來，然後方有頭緒，方能實行。從現在形勢看起來，(全國)經濟委員會是應該負這種責任的了。但如何能盡這種責任，希望他們要有一種能夠利用專門人才的周密組織。」<sup>206</sup>

翁文灝在任職國防設計委員會期間，即提出經濟建設最重要的根本，在於「有一個整體計劃，平衡進行，彼此都有產銷、供求及運輸等連帶關係」，要求國防設計委員會匯集政府各機關以往所作的「各種建設計劃(特別是實業、鐵道、交

<sup>202</sup> 君達(翁文灝)，〈經濟建設中幾個重要問題〉，頁1。

<sup>203</sup> 君達(翁文灝)，〈經濟建設中幾個重要問題〉，頁1。

<sup>204</sup> 君達(翁文灝)，〈經濟建設中幾個重要問題〉，頁2。

<sup>205</sup> 翁文灝，〈中國經濟建設之輪廓〉，《資源委員會公報》第3卷第5期(重慶：1943)，頁61。

<sup>206</sup> 君達(翁文灝)，〈經濟建設中幾個重要問題〉，頁2。

通各部)及其計劃的技術根據……詳加研究」，爭取在一兩年內制訂一個全面的經濟建設計劃。他特別強調：要調查一旦有「國際軍事」，中國所需軍工原料如硝酸、鋼鐵等，「究竟現在需要若干？用何方法供給？照現在所計劃的，應需若干，品質如何？」，並設法調查中國企業生產能力，以及各學術機構已從事的研究，與建設計劃有關的各種調查研究資料，例如各種礦產報告等，使國防設計委員會成為經濟建設計劃的資料中心。<sup>207</sup>

1937 年翁文灝訪蘇時，聽取蘇聯重工業人民委員會委員梅茲洛克 (Me Zhlauk) 對於蘇聯計劃經濟的介紹，以及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建議。梅茲洛克說，蘇聯各廠廠長及總工程師由重工業人民委員會直接任用，1937 年時全國有技術人員 15 萬人，工人兩百餘萬人。當時資本主義國家如美、英、德等國，工作效率養成有素，故蘇聯遠不能及，相差至 20—30 倍；因此蘇聯事業用人較多，為生產成本合理起見，員工待遇自然不能過分提高。但蘇聯方法對於員工，除了每月經常薪資之外，依照生產效率另給報酬，具有成績者，給酬特高，藉以提高個人工作效率。同時，工作進程需有計劃，逐步前進，密切配合，使整個國家的效率超過資本主義各國。<sup>208</sup> 梅茲洛克對蘇聯計劃經濟相當有自信：「資本主義國家並無全國並進的計劃，故矛盾困難在所不免。資本主義成分特高如美國，數年之後必有一不景氣時代，人心惶恐，亟謀補救。此類短處在蘇聯不必發生。」<sup>209</sup> 梅茲洛克也認為，以當時中國的社會經濟條件，尚不適合實行共產主義，「中國不妨保存溫和之私人資產，除少數事業完全國營之外，其餘可由民營，或容納民股，但全國綱要應有計劃，對於公私營業同時注重，一貫進行。」<sup>210</sup> 於是翁文灝在 1941 年指出：

「(蘇聯計劃經濟)原則為一切主權皆在政府，所有生產貿易各項工作，悉照政府規定之方針及具體計劃，由政府設立之組織負責實行。其用意在打破私人財產制度，樹立社會共同規模，避免資本主義國家之生產不平衡及不景氣等各種流弊，並徹底機械化與工業化，使重工業之建設程度達在一般人民生衣食之上，師臥薪嘗膽之意，犧牲民生樂利，以致於在短時期內提高武力，成為強邦。吾國以民生及國防為根本主義，於節制資本中，仍尊重耕者地權，與食衣住行之利便，自為便為過份宏大之犧牲，而為共產國家之先轍，但其計劃方法，及其勇進之精神，自有可供參證之處。」<sup>211</sup>

除此之外，翁文灝觀察到，統制經濟尚有「政府完全管制的全面經濟」，如「德、義、日三國，其方法為保留私人企業，但在組織及運用上，悉歸政府完全統制，以造成整個國家的力量，增強攻守武力。以政府的力量，打破或壓低自由競爭市場，擴充與爭取國外銷路之地位。此項制度，由散漫而整齊，於短時期內

<sup>207</sup> 翁文灝致錢昌照函，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第廿八全宗，第 18733 卷。

<sup>208</sup> 翁文灝，〈翁文灝自訂年譜初稿〉，《近代史資料》總 88 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頁 78。

<sup>209</sup> 翁文灝，〈翁文灝自訂年譜初稿〉，頁 78。

<sup>210</sup> 翁文灝，〈翁文灝自訂年譜初稿〉，頁 78。

<sup>211</sup> 翁文灝，〈經建方向與共同責任〉，《新經濟》卷 6 期 7（1941 年 1 月），頁 136。

奮勵圖功，與中國之需要略較相近。惟德、義、日三國自然資源匱乏，而中國自然資源較豐富，德、義、日三國以侵略他國為生存方向，中國則仍恪持和平，自行發展，且正當藉中國生產之開展，以鞏固國際之和平，此實為根本區別，不可同日而語。」<sup>212</sup>翁文灝觀察各國統制經濟的結論是：

「中國當取折衷取法，以國防意義為中心，由政府多負責任，促進國營事業，奠其基本，管制民營事業以正其取向，方可殊途同歸，速增國家實力。對於民生主要事業亦宜統籌管制，分配合理，市場不致紊亂。蓋民生之利，必賴有這種國力以為保護，中國為復興計，勢飛於最短期間認真建設不可，自須以政府為中心，捨短從長，領導前進。」<sup>213</sup>

在實行統制經濟的前提下，翁文灝主張中國工業化以國營重工業為中心。因為當時中國作為一個「工業化尚未成功的國家」，「人民貧苦、資本缺乏、組織鬆散、經驗淺薄」，而工業化目的在提供現代經濟發展所需的原料、燃料、動力、機器等條件。此類基本事業，實為全國經濟及工業化的根本，私人資本多半缺乏資金投資此類事業，且偏重於追求私人利潤，而非國計民生。因此中國重工業的振興，不宜依賴也不可能指望弱小且以追求利潤為目的的私人資本。翁文灝指出，如果不由國家經辦基本工業，任憑私營企業趨利經營，「用有限的水泥，不建工廠，不造鐵路公路，而專建戲館舞廳；用更有限的鋼鐵，不建正當必須的生產及交通事業，而專修私人享受實非此時必需的高樓大廈，實是國力的無謂損失，有害無益。」<sup>214</sup>至於國營和民營事業的劃分，翁文灝將國營工礦業分為八大類：

- (一) 電業（電網全歸國營）。
- (二) 與冶金有關的煤礦業。
- (三) 石油的開採及提煉。
- (四) 鐵、鋼、鉛、鋅、鋁、鎂、金的採煉及鈷、錫、錫、汞、鉻、鉬的冶煉及運銷。
- (五) 動力機、主要工業機器及飛機、機車、卡車、輪船的製造。
- (六) 發電機、電訊機及主要電工器材的製造。
- (七) 主要的基本化學工業。
- (八) 其他經政府認為必須國營的事業。<sup>215</sup>

以上國營工礦業範圍相當廣泛，但並不排斥民營資本的投資，在國營資本組織這些事業的同時，也可招收民間資本或外資參股，而且對民間資本和外資「必要時，皆得保本保息」。當然這些公司的董事長必須由政府委派，對公司業務有統轄指揮的權力，必要時總經理也由政府任免，以確保國家對國營公司的控制。

<sup>216</sup>

身為民營企業獎助機構—經濟部工礦調整處的負責人，翁文灝也經常強調：

<sup>212</sup> 翁文灝，〈經建方向與共同責任〉，頁 136。

<sup>213</sup> 翁文灝，〈經建方向與共同責任〉，頁 136。

<sup>214</sup> 翁文灝，〈關於國營事業之意義〉，《資源委員會公報》第 11 卷第 6 期，頁 83。

<sup>215</sup> 翁文灝，〈中國工業政策綱要試擬案〉，《資源委員會公報》第 12 卷第 5 期，頁 110。

<sup>216</sup> 翁文灝，〈中國工業政策綱要試擬案〉，頁 110—111。

「建國大業，需人民與政府合作進行，上下一心，努力以赴，始能達到目標。」

<sup>217</sup> 在抗戰初期，翁文灝特別建議：「今後所有經濟建設之工作，凡人民可有自營之力，而並無妨害國家政策之推行者，悉以民營為主。」<sup>218</sup> 抗戰結束後，他補充說明：「提倡國營絕不是看輕民營或妨礙民營……相反的，國營事業正可幫助民營，促進民營，而且應該時時在心，使其互相輔助，共同成功。」<sup>219</sup> 在器材供應、產品銷售以及動力分配上均一視同仁。他也具體提出「溝通國營與民營之分別，而使得互相連貫，合力進行」的方案，如上所述將國營已有基礎的事業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容納民股；對發展已有成績而亟需擴大資本的民營企業，由政府參股解決其資金問題。<sup>220</sup> 在民營企業經營領域和範圍問題上，翁文灝主張「各種輕工業及人民辦理已有成績之化學、機械、電工、紡織、造紙等工業，皆當由社會有志人士，出而負責推進。」<sup>221</sup>

總而言之，翁文灝認為「中國的經濟計劃，不應是各不相謀的一個國營事業計劃，及另一個民營事業計劃。我們必須把國營事業及民營事業都當作中國的經濟事業，同等看待，互相連貫，匯集起來，成為整個的中國經濟計劃」<sup>222</sup>。

## (二)、以農立國，以工建國

「以農立國，以工建國」是翁文灝經濟思想的核心之一，翁文灝在十年建設和抗戰時期為蔣中正國民政府效力，1949年以後選擇中共，同樣是因為他在當時認為該政府最能領導中國往「以農立國，以工建國」的現代化的目標前進，對他的政治抉擇有相當關鍵的作用。關於中國現代化的方案，由於農村經濟的凋敝、新式工業發展面臨種種挑戰，從1920年代開始就出現許多討論。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國家有了一個名義上統一的新政府，致力於各項現代化建設，加上經濟大蕭條的衝擊，推動中國經濟現代化刻不容緩，於是許多政界人士和知識份子提出了對於現代化的見解和方案。傳統中國以農立國，工業革命後受到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劇烈衝擊，有些人士認為中國必須推動工業化以趕上歐美資本主義國家，但也有論者擔憂工業化對中國社會的劇烈衝擊，從而出現了「以農立國」和「以工立國」的論爭。<sup>223</sup>

<sup>217</sup> 翁文灝，〈經濟部最近工作概況〉，《經濟部公報》第1卷第4期，頁50。

<sup>218</sup> 翁文灝，〈經濟建設方針〉，《經濟部公報》第1卷第1期，頁69。

<sup>219</sup> 翁文灝，〈關於國營事業之意義〉，頁82。

<sup>220</sup> 翁文灝，〈為中國經濟創立嶄新時代〉，收錄於《回憶國民黨政府資源委員會》（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頁311。

<sup>221</sup> 在翁文灝主持下，資委會也和一些成績顯著的民營企業合作。首先在國防設計委員會成立之初，一些著名實業家即被延攬入會，包括開灤煤礦總經理顧振，以及范旭東、吳蘊初等。資委會成立初期，顧振和吳蘊初赴德考察，即準備建立一個從煤炭中提煉汽油的化工廠。抗戰爆發後，吳蘊初配合資委會的廠礦內遷，將其工廠從上海遷至四川，得到了資委會的經費支持，他的天原、天利兩廠都和資委會有合作關係。范旭東的永利化工廠也是資委會的合作夥伴。李學通，《幻滅的夢—翁文灝與中國早期工業化》，頁185—186。翁文灝，〈經濟部最近工作概況〉，頁50。

<sup>222</sup> 畢敏（翁文灝），〈國營事業與民營事業的關係〉（1939年7月16日），《新經濟》半月刊第2卷第3期，頁54—60。

<sup>223</sup> 參見莊俊舉，〈「以農立國」還是「以工立國」—20世紀20—40年代關於農村建設的爭論〉，《紅旗文稿》第16期（北京：2006）。

「以農立國」派以章士釗、董時進為代表，認為中國數千年來以農立國，中國文化是農業文化，與西方工業文化的基本取向有根本上的不同。主張中國社會的根在農村，農村復興則都市繁榮。當今世界工業國眾多，中國不見得能在工業國的競爭中勝出，相較於工業國的崇尚奢侈、縱慾，寧靜、純樸、守禮儀的農業國才是中國社會的理想型態，崇尚農業社會的烏托邦理想。**1922**年底，章士釗在湖南《大公報》上撰稿提出「以農立國」的主張。隔年**8月12日**，在上海《新聞報》發表〈業治與農〉一文，列舉**18世紀以來歐美資本主義工商業發展的種種弊端**，同時也分析了中國工業化道路的種種梗阻，由此得出結論說：

「世界真工業制之已崩壞難於收拾也如彼，吾國偽工業病之復洪脹不可終日也如此，此愚所為鳥瞰天下，內觀國情，斷然以農村立國之論易天下，無所用其躊躇者也。」<sup>224</sup>

董時進則在**1923年10月25日**於《申報》發表〈中國不宜工業化〉一文，提出了五個論據：(一) 認為工業國的原料、糧食均取自於農業國，農業國不需依賴工業國；(二) 認為農業生產有漫長的週期，工業生產較短，在「農業求過於供，工業供過於求」之下，中國不宜發展工業化；(三) 工業發展需要廣大的海外市場，認為中國在工業品海外市場的競爭上比不過先進工業國家；(四) 中國工業化需引進外國資金，恐加深對外國的依賴；(五) 農業國對農業經營者來說，能有一份獨立穩定的生活，雖然農業收益較少，但國民經濟結構也較為均衡；工業國與之相反，相當糟糕。因此董時進得出結論：由於中國有悠久的農業經營歷史、廣袤的農村土地和勤勞善良的農民，以農立國正是中國最好的選擇。<sup>225</sup>

李馥蓀提出以農立國的三大理由：(一) 以農立國，經濟基礎散布在農村，並不集中於都市，能減緩經濟大蕭條對中國的衝擊；(二) 中國近年來有農產品入超的問題，致農村經濟陷入苦境；若能從農村經濟開始著手，改良農業生產，自給自足並非難事；(三) 今日世界列強，其工業皆已發達到相當程度，不論就資本或技術而言，皆非中國能望其項背，「故我國猶欲重工已與列強爭一日之短長，誠不啻以卵擊石，失敗無疑。」<sup>226</sup>

到了**1930年代**，「以農立國」派衍生出以梁漱溟、晏陽初為代表的鄉村建設派，立足於中國農村問題，指出中國的根本出路在農村。梁漱溟在山東鄆平、晏陽初在河北定縣分別展開鄉村建設運動，號召知識份子到鄉村去「重建農本社會」。鄉村建設派認為，必須先復興農村才能振興都市和工業，因為中國人口眾多「必須發展農業才能養活人」，農村建設擔負著「民族再造的使命」<sup>227</sup>、「是中國工業化唯一可能的出路」<sup>228</sup>。這種思潮既包括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同時又有一種復古傾向。<sup>229</sup>鄉村建設派並不反對工業發展，而是「以農業引發工業」、「以鄉村為本

<sup>224</sup> 羅榮渠主編，《從「西化」到現代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頁683。

<sup>225</sup> 董時進，〈中國不宜工業化〉，《申報》（1923年10月25日）。

<sup>226</sup> 李馥蓀，〈國際形勢與中國出路〉，《銀行週報》第18卷第48期（1934年12月11日）。

<sup>227</sup> 晏陽初，〈農村運動的使命及其實現的方法與步驟〉，《大公報》（1934年10月9日）。

<sup>228</sup> 梁漱溟，〈往都市去還是到鄉村來〉，《鄉村建設》第4卷28期，頁1—4。

<sup>229</sup> 張霞，《民國時期三農思想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頁189。



繁榮都市」，但其工業指的是農村小手工業。<sup>230</sup>

「以工立國」派以吳景超、周憲文<sup>231</sup>為代表，認為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發展是世界趨勢，中國不可能置身事外；為了能在國際經濟競爭中生存，擺脫次殖民地地位，中國必須以工立國、大力推動工業化。周憲文認為：

「中國目前所急欲解決的問題，既不是如何向外國推銷農產品，也不是如何由外國輸入廉價的工業品，而是如何使中國現代工業得以獨立。……總而言之，只要驕馬敵不過火車，手紡車抵不過紡織機，萬里長城擋不住飛機大炮，熟背經書止不住敵國侵略……至多只能保全殖民地的地位，苟且偷安，以緩亡國而已。這是世界經濟的發展趨勢，絕非人力所能轉移的。」<sup>232</sup>

至於對「以農立國」派的看法，「以工立國」派如吳景超認為他們基本上是以下四類人：(一) 誇大派，即以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自居，故而保守；(二) 禁欲派，認為當前的農業生產雖然不能滿足國內各方面的需求，但是人們可以透過節制欲望達到自我滿足；(三) 因噎廢食派，看到了資本主義工業化的失業、勞資矛盾等問題，認為中國不應實行工業化；(四) 畏難退縮派，擔心帝國主義不容許中國發展工業化。吳景超認為，中國所面臨的困難並非無法克服，關鍵在於中國自身。不用擔心加強了基礎建設，帝國主義的侵略會進一步延伸，因為利大於弊。也不需擔心發展工業離開了農業就沒有了原料等。<sup>233</sup>

在「以農立國」和「以工立國」之外，也有人提出折衷的主張。張培剛在其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論文《農業與工業化》中指出，中國必須發展工業化，但工業化不代表完全輕視農業，農工必須相輔相成。<sup>234</sup>翁文灝「以農立國，以工建國」的主張，則類似張培剛的論述，以折衷以上兩派的理論。翁文灝提到，中國是一個農業古國，農民佔全國人口的 80%，農業在全國生產總額中有重要的地位，出口貿易也是以農產品為大宗，因此有人認為中國經濟建設必須以農業為中心。同時中國是一個需要工業化最迫切的國家，為了加強國防，爭取抗戰勝利，固然要加緊發展工礦事業，就是為了提高文明水準，增進人民福利，使中國躋身於現代國家之林，也非加緊發展工礦事業不可，因此有人認為中國經濟建設必須以工業為中心。<sup>235</sup>翁文灝認為，「其實這兩種主張都有其是處，分開來看，都覺太偏，合起來說，才是正道，二者是相輔相成，而不可分的」<sup>236</sup>

反對工業化者，認為中國有歷史悠久、規模龐大的手工業，藉此生存的手工業者相當多，若採大規模機械生產，將造成大量手工業者被淘汰、破產；進入新式工廠成為無產階級後，歐美資本主義社會劇烈的階級分化、勞資矛盾將在中國

<sup>230</sup>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1），頁 579。

<sup>231</sup> 周憲文編，《中國不能以農立國論爭》，昆明：中華書局，1941。

<sup>232</sup> 周憲文，〈中國經濟的兩條路線—工業化或農業化〉，《新中華雜誌》第 3 卷第 13 期。

<sup>233</sup> 莊俊舉，〈「以農立國」還是「以工立國」—20 世紀 20—40 年代關於農村建設的爭論〉，頁 34。

<sup>234</sup> 詳見張培剛，〈第三條路走得通嗎？〉，《獨立評論》第 138 號，頁 15—18；張培剛，《農業與工業化》，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2。

<sup>235</sup> 翁文灝，〈以農立國，以工建國〉，頁 1。

<sup>236</sup> 翁文灝，〈以農立國，以工建國〉，頁 1。

發生，勞工運動勢難遏抑。也有反對工業化者指出工業化可能造成的社會風氣奢靡、增加機器進口導致入超上升等問題。<sup>237</sup>對此，翁文灝回應：

「試思前清同治年間以至光緒初年，老法生產如絲、茶、瓷、糖猶稱盛一時，而有識之士如曾、左、李、張，已深悟機器之不可不用，工廠之不可不設。豈有六十年後，一般認識，反開倒車，以回至更舊時代之頑固不靈！從前在世界市場甚有地位之絲、茶、瓷、糖，因沿用舊法，不能改良，而淘汰銷沉，盡為其他國家如日本等所取而為代。豈有今日故步自封，不求改良，反能鞏固自保，不受他國質更良價更廉之物品所侵奪！」<sup>238</sup>

中國的農產品可分為糧食、工業原料和出口物資三種。工業原料是發展工業的基礎，出口農產品換取外國軍火和器材、設備、物資，為抗戰建國和戰後經濟發展所不可或缺。糧食對於國計民生相當重要。一個農業大國，在抗戰時期最根本的憑藉就是農業生產。惟有滿足民生和軍需，方能鞏固國家根本並獨立生存。只有農產品增加了，人人衣食無憂，建設工作方能順利推進。在這個意義上，「以農立國」這句話可以說是十分精確的。<sup>239</sup>但翁文灝也指出，「以農立國」絕不能解釋為僅有農業而不顧工業，更不能解釋為固守既有的生產技術，使中國農業經濟處於停滯落後的階段，「發展農業必須與工業化相配合，始有遠大的前途可言」。何況「工業化運動不限於都市和工業區」，而是要「推進到廣大的農村，使農業生產逐步機械化」。現代經濟發達的國家，每年的工業產值大多超過農業產值，而當時的中國農業生產卻超過工業生產十餘倍，要迅速地增強國力，必須走工業化的道路。以美國為例，「美國人口一萬三千萬，農民只有一千萬，但其農產品已能自給。最近美國農業部長發表意見，還嫌農民太多，要在短時間內減到九百萬人，這便是農業機械化的功勞。」當時中美相較之下，美國一個農民能養活十多個人，使他們能夠從事工商等業，中國要八個農民才能養活同等的人口。「這個比數若不改進，中國人民的生活將永無好轉的一天。……立國雖不妨以農業，建國則必須以工業。」<sup>240</sup>顯然，翁文灝的「以農立國，以工建國」是以現代化、工業化為基礎的。「以農立國」的農，是以機械化和科學化為導向的現代農業；「以工立國」的工，是以機械化為基礎的現代工業。<sup>241</sup>

綜觀美、英、法、德、日、蘇各大國近代以來經過工業革命，由舊式經濟發展到新式經濟的過程，翁文灝指出中國的工業化，是要取得國家獨立生存的基礎。<sup>242</sup>他說：「一個舊國家處此世界，必須有決心，盡力所能，徹底建成工業生產之基礎，方能確圖自立。」、「國雖舊邦，其命惟新，國家存亡，端在乎此，舍此便

<sup>237</sup> 翁文灝，〈中國經濟建設的前瞻〉，收錄於《中國經濟建設論叢》，頁 10—11。

<sup>238</sup> 翁文灝，〈中國經濟建設的前瞻〉，頁 11。

<sup>239</sup> 翁文灝，〈以農立國，以工建國〉，頁 1—2。

<sup>240</sup> 翁文灝，〈以農立國，以工建國〉，頁 3。

<sup>241</sup> 閻書欽，〈國家與經濟：抗戰時期知識界關於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的論爭〉，頁 150。

<sup>242</sup> 翁文灝，〈關於中國工業化的幾個問題〉，《經濟建設季刊》第 2 卷第 3 期，頁 5。

是歧途，絕無悖理。」<sup>243</sup>基於「立國必有基礎，最重要的基礎，實為經濟力量」，而「國家力量全靠經濟建設，尤賴近代的建設」的認識<sup>244</sup>，翁文灝強調，一個國家想要自立於現代世界，必須首先有一個健全的堅強的工業化經濟基礎，「方確能獨立自存，而不受他國之侵凌」<sup>245</sup>、「方戰時足以自存，平時更能發展。」<sup>246</sup>、

「中國要政治自存，必須能經濟自立，要不做次殖民地，必須自有工業，自能利用本國的農礦原料，而要達到此目的，實非早有真正的經濟建設不可。」<sup>247</sup>、「中國勢必自有立國的基礎，方免他國的侵略。」<sup>248</sup>如此必使中國的戰時經濟建設勝利，使日本的侵略失敗。<sup>249</sup>翁文灝指出，工業化是經濟建設的核心內容，在世界各國工業化的趨勢下，中國別無選擇，「中國必須工業化，只有工業化才能使中國富強，使中國成為國際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一員。」<sup>250</sup>中國不僅要工業化，還必須全面地、大規模地、高速地實現工業化。「我們不走大規模的、高速度的建設之路，國家就不能存在。國家的存亡，就看我們究竟是真建設還是假建設。」<sup>251</sup>

在翁文灝看來，工業化除了是現代中國立國的基礎，同時也是擺脫貧困唯一的途徑，「我國積貧已非一日，救之之道，舍工業建設莫屬。」<sup>252</sup>不僅充實國防力量及發展產業需要工業化，農業機械化即以更少的農業勞動力養活更多的人口，中國也必須工業化。因為工業化的結果，可使「國民生活的優裕舒適大為提高」，「我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要想從窮苦中掙扎出來，趕上歐美人民的水準，必須要走這條路。」<sup>253</sup>翁文灝認為，衡量中國工業化是否成功的標準，在於國民收入是否顯著增加。「國民收入增多，建設就是成功，國民收入減少，則建設就是失敗。」不能增加國民收入的建設，只不過是官僚們的點綴品，那不但不是建設，還是一種消耗，「消耗國力，足以亡國，這不是建設的目的。」<sup>254</sup>同時翁文灝也認為，工業化的物質建設成功，能促進民眾的精神文化進步，使「消極聽任、不求上進的農村心理迅速消滅」，使社會由「消沉萎靡之狀況，變而為工商競進所發生的積極向前之氣象。」<sup>255</sup>而且「建設愈進，則生產愈增，國計民生自也因之愈裕。」，從而使人民形成「畏葸必更落後，猛進方能有成」的積極向上心理。<sup>256</sup>

在工業化的組織計劃方面，「中國以民生主義為國策，國父手著實業計劃，遺訓昭明，足見遠識。實則必賴工業興盛，然後社會組織有集中之重心，而政府

<sup>243</sup> 翁文灝，〈翁文灝自訂年譜初稿〉，《近代史資料》總 88 號，頁 79。

<sup>244</sup> 翁文灝，〈中國經濟建設概論〉，頁 49。

<sup>245</sup> 翁文灝，〈為中國經濟創立嶄新時代〉，頁 308。

<sup>246</sup> 翁文灝，〈經建方向與共同責任〉，頁 136。

<sup>247</sup> 翁文灝，〈經濟建設是一種競賽的工作〉，《資源委員會公報》第 2 卷第 3 期（重慶：1942），頁 68。

<sup>248</sup> 翁文灝，〈經濟建設是一種競賽的工作〉，頁 67。

<sup>249</sup> 翁文灝，〈經濟建設是一種競賽的工作〉，頁 68。

<sup>250</sup> 翁文灝，〈以農立國，以工建國〉，頁 2。

<sup>251</sup> 翁文灝，〈中國經濟建設之輪廓〉，《資源委員會公報》第 3 卷第 5 期（重慶：1943），頁 61。

<sup>252</sup> 翁文灝，〈中國經濟革新的回顧與前瞻〉，頁 59。

<sup>253</sup> 翁文灝，〈以農立國，以工建國〉，頁 2—3。

<sup>254</sup> 翁文灝，〈中國經濟建設之輪廓〉，頁 60—61。

<sup>255</sup> 翁文灝，〈中國經濟建設中幾個根本觀念〉，頁 71。

<sup>256</sup> 〈翁文灝自訂年譜初稿〉，頁 79。

管制方能成功。亦惟工業興盛，然後貨物有無相通，銷路盈虛相濟，而國家統一方克完成。故工業建設，不但為經濟之關鍵，亦應為政治之基本，意義遠大，不可輕視。」<sup>257</sup>至於勞資問題、社會奢儉之風氣，此皆有適當方法可以處理，絕不可以因噎廢食，因枝葉而誤大計。<sup>258</sup>至於進口外國機器問題，以蘇聯為例，蘇聯在一五計劃時，機器十之七八需外國進口，從二五計劃開始，購自外國者不過百分之五，有志竟成，可以昭鑒。採用新式生產技術，確為十分必要，萬不可遲疑顧慮而虛延時間。工廠以機器生產、以電力為動力，則質較精，量亦較富，而成本又特減少，就經濟發展前途視之，建設工業實為必要。<sup>259</sup>因此，「工農兩業相輔而不相害，工業的發達正可輔導農業的增長。有了化學肥料及水利灌溉，則農田產量自必加多。.....所以，我們在工業化途中，依舊注重農業，努力發展，以農立國與以工建國同時並舉，並行不悖，那便是中國經濟建設的真實方針。」<sup>260</sup>

在「以農立國，以工建國」的方針下，1938年1月28日，翁文灝發表了〈經濟建設之方針〉，其要點是：以內陸地區為中心，工礦並舉，農工並重。(一)建立國防基礎工業及礦業、電力設施，作為普通工業的基礎；(二)以科學方法改良農業、增加生產，改善農民生計；(三)利用本國原料提升農工生產技術，降低成本，擴充銷路，使糧食、燃料得以自給自足；(四)健全農村經濟及工商同業團體之組織；(五)歡迎友邦合作，獎勵人民投資。<sup>261</sup>

「以農立國，以工建國」的方針，在農業方面，主張充分應用新式農業技術以促進農業發展。對此，翁文灝不僅有明確的認識，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經濟部長任內，翁文灝對經濟部所屬全國農業科學試驗機構進行改組，以充實加強力量，並將工作重心轉移到「(一)增加食糧生產；(二)增加輸出品生產；(三)繁殖畜產與種子苗木」，而以「增加食糧及可以輸出海外之農產品生產為工作主要目標」。<sup>262</sup>在戰後主持經濟接收工作的同時，翁文灝仍不斷強調發展農業的重要性。例如他在視察台灣經濟後所發表的演講中說：「我的結論是：要推進台灣的工業必須加強台灣的農業基礎。就我們整個國家的建設而言，也必須同時注意

<sup>257</sup> 翁文灝，〈中國經濟建設的前瞻〉，頁12。

<sup>258</sup> 關於勞資問題，翁文灝曾讀過高廷梓《中國經濟建設》，對他的經濟思想有一定的影響，該書最後一章即論及勞資問題及勞工政策。抗戰結束後，翁文灝指出，「在工業化過程中，倘勞工問題得不到合理的解決，則建設前途，必定黯淡無光。因為生產四大要素之中，勞力即居其一，而生產的成果，也絕不能由少數人所獨享。」翁文灝也提出解決勞資衝突的根本原則，即「勞方要真誠承認資方的領導和管理權，承認工業視為有機體的組織，把土地、勞力、資本、組織起來，成為生產的機構的是管理，是企業家的事，必須切實尊重。」同時「資方對於勞方，要能透徹並衷心承認勞工的地位，從而承認其正當合法的組織和要求，並真誠謀取勞工生活的改善，絕不能把自己的利益建築在別人的苦痛和犧牲上。」翁文灝力圖調和勞資矛盾，他也認為歐美新出現的「最先進的工業組織是獎勵勞工入股，提倡勞工分利，直至勞資雙方融為一體」的辦法非常「值得我國工業家的注意效法。」翁文灝，〈關於戰後經濟建設應有的幾點認識〉，《中央日報》(1945年10月10日)。

<sup>259</sup> 翁文灝，〈中國經濟建設的前瞻〉，頁12—13。

<sup>260</sup> 翁文灝，〈關於中國工業化的幾個問題〉，頁568—572。

<sup>261</sup> 戴光中，〈書生本色—翁文灝傳〉，頁163。

<sup>262</sup> 翁文灝，〈調整全國農業實驗機關計劃與實施〉，《經濟部公報》第1卷第8期，頁54。

工業與農產的發展。兩者之間，必須取得密切的聯繫與配合。」<sup>263</sup>對於大陸地區的農業，翁文灝也提出了具體的主張：（一）在華北平原多鑿深井，以解決北方旱災問題；（二）在華中、華南設立水力發電廠，以解決灌溉發電問題；（三）完整使用化學肥料；（四）改良種子；（五）農業工業化。<sup>264</sup>在「工礦並舉」方面，翁文灝特別強調礦產、能源開發對工業化的重要性。他說：「現代文化為物質文化，建築在工業之上，而工業又建築在地下富源之上，故一國能盡量利用地下富源，方能稱為現代國家。」<sup>265</sup>、「重工業為國防力量的基礎，他的生產數量多寡，可以表示一個國家的強弱」、「其中最要緊的自然是鋼、鐵。」<sup>266</sup>

早在翁文灝之前，就有相當多人討論農業與工業的互動關係。晚清思想家開始跳脫傳統上認為農業與工業相互孤立的觀點，探討農業與工業的互補關係，主張農業與工業協調發展。<sup>267</sup>1920、1930年代的「以農立國」派和「以工立國」派雖然針鋒相對，不過「以農立國」派也有人提倡發展農村工業化，「以工立國」派亦有人探討農工互補的關係。<sup>268</sup>翁文灝「以農立國，以工建國」的經濟思想，是晚清民初產業經濟思想的集大成，得到當時大多數人的接受與認同，不僅平息了長期的以農立國、以工立國論爭，同時綜合各方論點長處提出新理論，被後來的學者評為「反映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工業化思想」<sup>269</sup>。從現代中國三大思潮（保守主義、自由主義、激進主義）的角度來看，相較於「以農立國」派從文化保守主義出發，同時反對資本主義工業化和馬列主義的激進變革，以翁文灝為代表的推崇「積極自由」和「政治的工具主義」的自由主義者，則積極提倡中國必須工業化。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和激進主義者同為工業化的提倡者，兩者的歧異在於，前者起初相信社會的自然演進、反對激烈變革，後者則主張以整體式世界觀的意識形態、推動激烈的社會變革以建立現代化的基礎。隨著時局的急迫、建設的挫折，推崇「積極自由」的自由主義者也逐漸趨向於整體式世界觀，與激進主義者殊途同歸，日後翁文灝投身於資委會轉向的心路歷程將可以看到這一趨勢。

### （三）、中國區域發展計劃

翁文灝對中國區域發展計劃的構想，建立在他長期資源調查、地理研究的基礎上。如1932年發表的〈中國人口分布與土地利用〉一文，說明了各區域的地理環境及發展條件。<sup>270</sup>翁文灝指出：「在現代工業體系中，各種工業，彼此都有一種有機性的聯繫作用，是相需相成，互為利賴的一個整體。」<sup>271</sup>、「對工業區位之分布，必須參酌各地資源、交通、市場即國防等實際條件，重新通盤籌劃，

<sup>263</sup> 翁文灝，〈台灣的工礦事業〉，《資源委員會公報》第13卷第6期，頁70—71。

<sup>264</sup> 《中央日報》（1945年10月10日）。

<sup>265</sup> 翁文灝，〈開發西北經濟問題〉，《資源委員會公報》第3卷第4期。

<sup>266</sup> 翁文灝，〈抗戰三年之經濟基礎〉，《中央日報》（1940年7月7日）。

<sup>267</sup> 張霞，〈民國時期三農思想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頁62—63。

<sup>268</sup> 張培剛，〈農業與工業化〉，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2。

<sup>269</sup> 羅榮渠，〈從「西化」到現代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頁27。

<sup>270</sup> 翁文灝，〈中國人口分布與土地利用〉，《獨立評論》第3、4號（1932年6月5日、12日）。

<sup>271</sup> 翁文灝，〈台灣的工礦事業〉，頁70。



使國防工業與民生工業，悉能充分合理發展。」<sup>272</sup>、「但是，因為地理環境的不同，自然資源的限制，所以各地區工礦事業的建設，也就不得不有輕重緩急之分，主從先後之別。」<sup>273</sup>對中國工業化區位選擇問題上，當時有兩種主張：第一種主張認為各區域應同樣看重，全國各地建設應同時進行，特別是對漢人地區以外的地區，如蒙古、西藏兩地方，以漢人不及別的族群多的地區，建設事業，應特別看重，以圖謀平均發展，消弭族群界線，使主權充分行使。不過全國均衡發展，所需的人才、資金、原料數目非常龐大，以當時中國的條件不易籌措，短期不易收效。第二種則主張，一個建設時期必然會有一個中心區域，對此中心區域必須集中力量開發建設，以達到快速進步的效果。<sup>274</sup>

翁文灝是持第二種主張的，他認為中國工業化做為後發展國家的工業化，必須追求一定的速度和效率，以鞏固國防並趕上歐美先進國家，「非在最短期間收到最大效果不可」、「非快快進步不可」<sup>275</sup>，否則與先進國家的差距就會愈來愈大。翁文灝認為，雖然經濟建設是全國性的工作，但「在短期內欲全國各區同時平均建設，自為財力人力所不許，故必先別其成分之輕重，選擇最切要而最易成功之區域，以致力建設，俾可確見宏效。」一方面因為「我國國民本極貧困，如全國實行建設，人民必不堪負擔，而引起政治上之不安。」；另一方面首先在某一地區開始，集中力量積極推進，也可為全面建設積累資金和經驗，樹立榜樣。」<sup>276</sup>因此，「我們要做具體的建設計劃，不能不有一個區域的根本觀念。」<sup>277</sup>

翁文灝在 1933 年舉蘇聯為例，俄國在帝俄晚期聖彼得堡附近是工業很發達的區域，但是附近沒有煤礦，動力來源幾乎全靠從英國輸入之煤，所以當時俄國只發展中等規模的發電廠以維持原有的工業。俄國中部雖然離海遙遠，但莫斯科附近有多納斯大煤田，所以便作為最大工業中心。由此可見工業中心不一定要在沿海、沿江地區，內陸也可以建設工業。五年計劃已為烏克蘭和高加索建立極大規模的工業基礎，最大發電廠 Dneprostroy 有三十多萬瓦特的電力便在烏克蘭。烏拉爾金屬礦物甚多，森林又富，正是建設冶金工業及化學工業的好地方，所以蘇聯政府也大力經營，要建成重要工業中心。反之西伯利亞雖然有庫斯納斯大煤田，其儲量勝過多納斯五倍，但是因為地理關係，第一個五年計劃中暫不注重，到第二個五年計劃才開始設法開發。這是以全國眼光，分別區域、規定步驟的例子。<sup>278</sup>翁文灝後來於 1937 年訪蘇考察，以及與蘇聯重工業人民委員梅茲洛克長談，交換對工業化建設的構想，都印證了上述見解。<sup>279</sup>

由上述論證可見，中國的建設計劃必須先有全國富源及力源分布的常識，再

<sup>272</sup> 翁文灝，〈中國工商經濟的回顧與前瞻〉，頁 67。

<sup>273</sup> 翁文灝，〈台灣的工礦事業〉，頁 70。

<sup>274</sup> 翁文灝，〈中國經濟建設之輪廓〉，收錄於《中國經濟建設論叢》，頁 23—24。

<sup>275</sup> 翁文灝，〈中國經濟建設之輪廓〉，頁 55。

<sup>276</sup> 翁文灝，〈中國東南部的進一步建設〉，收錄於《翁文灝論經濟建設》（北京：團結出版社，1989），頁 154—155。

<sup>277</sup> 翁文灝，〈中國經濟建設之輪廓〉，頁 56。

<sup>278</sup> 君達（翁文灝），〈經濟建設中幾個重要問題〉，頁 3—4。

<sup>279</sup> 翁文灝，〈1937 年訪問英德和蘇聯的回憶〉，《文史資料選輯》第一輯，頁 64。

按國防地理的觀察，定出一個輕重先後的次序。翁文灝指出，1933年實業部四年計劃的問題在於，該計劃以建設長江流域重工業和開發西北（替代淪陷的東北）為中心，但對於長江流域重工業的原料和動力應從何供給，缺乏預先研究，導致實行上的困難，如硫酸鋅廠缺乏硫酸，鋼鐵廠缺乏焦炭，開發西北也缺乏通盤的計劃。其他如原料、動力豐富、人口眾多的華北，以及天府之國的四川，仍缺乏通盤的計劃，這些都是經濟計劃應注意的問題。外國人替中國做的經濟計劃往往有他們特別的觀點，為了其租界商埠或勢力範圍的利益考量，而不是中國整體的發展，所以中國應有自己的區域發展計劃。<sup>280</sup>翁文灝認為，權衡緩急，建設工作應集中於三大區。一為「中國本部」，即中心區域，包括華北、華中及華南，北有豐富的煤田，中有便利之鐵礦，南有鎢、錫、錫、汞等有用礦產，東抵海濱，西抵康、青，人口既多，農業亦盛，交通既便，發展較易，以此作為中心，發榮滋長，即中國立國之根本區域。二為東三省，有天賦最豐之林礦，有完善的鐵公路港口等基礎設施，又是國際交通的要衝，抗戰勝利收復東北後，必須大力建設東北為一重鎮。三為新疆，除塔里木盆地沙漠不易開發之外，天山南北以及崑崙山北麓，土壤肥沃，礦產豐富，且地貫歐亞交通，實為西陲要域，必須積極經營。凡此三大區域，或為立國之根基，或為疆領之鎮域，皆宜盡量發展，並修築鐵路，廣啟交通，使脈絡相交，聯為一氣，以物質之連貫，鑄成統一之規模。<sup>281</sup>

抗戰爆發後，翁文灝回顧中國發展新式工業數十年來，由於歷史和地理因素，重要的經濟建設多半集中於沿海、沿江一帶，分布失衡，遂成畸形發展。今後宜改弦易轍，因應戰時需要及長遠發展，將經濟建設重心置於內地各省。<sup>282</sup>翁文灝以中國歷史上的例子論證西部開發的重要性。他以前漢（西漢）以發展關中作為統一全國的根本，以及後漢（東漢）以河內（河內郡，今河南黃河北岸）為基礎重光漢室為例，說明當前的大後方如同前漢之關中、後漢之河內同等重要。以四川為後方區域中最重要之地，各項事業急起直追，加倍用功，造成最上等之規模，以為全國最優良之模範。<sup>283</sup>翁文灝認為西北「為我國最廣大最有價值之地方」，中國古代對外關係相當仰賴西北的絲綢之路。雖然晚清以來，外國人進入中國多由海路進入，西北對外交通的地位一度降低，但抗戰時期及戰後，情形又有所不同。新疆西北的蘇聯、西南的印度、更遠的伊朗皆與中國有密切的關係，且自汽車、飛機交通開闢後，大幅縮短西北與內地的交通時間，使西北的交通、經濟地位日益重要。<sup>284</sup>西北地區季節性特產和地下資源豐富，惟人口太少，必須盡最大的努力，開發西北，興水利、建鐵路，增加人口、開發工礦，以盡量利用西北特產，不出三十年，必獲極大成績，「願大家以最大努力，開發西北經濟，『引得春風渡玉關』」<sup>285</sup>。

<sup>280</sup> 君達（翁文灝），〈經濟建設中幾個重要問題〉，頁4—5。

<sup>281</sup> 翁文灝，〈中國經濟建設的前瞻〉，頁20—21。

<sup>282</sup> 翁文灝，〈經濟建設方針〉，頁69。

<sup>283</sup> 翁文灝，〈國防經濟建設之要義〉，《資源委員會公報》第1卷第2期，頁69。

<sup>284</sup> 翁文灝，〈開發西北經濟問題〉，頁484—485。

<sup>285</sup> 翁文灝，〈開發西北經濟問題〉，頁489。

在抗戰後期設計戰後重建計劃時，翁文灝提出，戰時在西南、西北地區的建設「大都係迫於時勢需要，利在速成，未必盡合經濟條件」，將來戰事結束，後方的一些工業必因生產成本過高而不能長久支持，所以「今日所為，絕不能悉視國家宏遠之建設」<sup>286</sup>。戰後中國的工業化，勢必要規劃新的發展中心，「當首先在容易建設的地方做起」，「這就不能不以文化比較發達的區域作建設的中心」<sup>287</sup>。抗戰勝利後，資委會接收了大量敵偽產業，企業遍布全國，又面臨國共內戰的風險，於是翁文灝對中國工業化發展布局又有新的構想：隴海鐵路以北地區，在局勢尚未穩定以前，以期維持生產，供給要用，以支持此區域大勢之安定；隴海鐵路以南，長江流域以及華南各地，基本事業極少基礎，而人口眾多、交通便利，建設計劃自應特為重視；西北、西南地區，農礦資源均待開發，皆須加利經營；台灣亦須努力經營，並使其成為全國生產成本較低的區域之一。翁文灝具體的主張是：首先發展「包括江蘇、浙江、安徽以及江西之一部，其中尤以上海為主要口岸，亦即全國財富集中之地」的東南地區：

「以東南區為第一次五年建設之中心。此區向為我國最富饒之區，人力財力均為他處所不及，如能集中力量，努力建設，收效當極容易；迨東南區建設完成，利益昭著以後，全國各地人民必一反往昔反對建設之心理，而紛紛要求建設，則全國建設自可易於推進。」<sup>288</sup>

#### (四)、翁文灝對戰後中國與世界經濟的展望

珍珠港事變後，二戰歐亞戰場合流，中國開始與各盟國並肩作戰，1942年以後戰局轉向對同盟國有利的局面，翁文灝也開始思考戰後中國經濟建設計劃。翁文灝認為，「戰後領土主權，完全恢復，誠為吾國千載一時復興振作之絕好機會」<sup>289</sup>，「對於將來戰後之種種，實應及早考慮。侵略國家之破壞行動，屆時必告終止，而在建立永久和平之努力中，經濟建設實佔極重要之地位。」<sup>290</sup>在此時期，「必須全國同人，共具決心，齊起努力，遵從國父遺教及總裁指示，以從事於近代建設，務必於最短期內，克告成功。」<sup>291</sup>、「誠如美國副總統華萊士所言：『各強國如美國者，即須以技術，並在若干情形下，以資本協助方在開始工業化之國家。』將來中國之工業建設，不僅影響於我國自身建國之成敗，抑且對於國際合作建立世界和平之能否實現，同樣具有影響也。」<sup>292</sup>翁文灝在此重申孫中山民生主義的內容：

「根據國父之計劃，中國工業之發展須循下列兩途徑：(一) 以寬大之立法，獎勵並保護私人企業。(二) 辦理國營事業，其範圍應包括國父

<sup>286</sup> 翁文灝，〈中國工商經濟的回顧與前瞻〉，頁 67。

<sup>287</sup> 翁文灝，〈中國經濟建設之輪廓〉，頁 56。

<sup>288</sup> 翁文灝，〈中國東南部的進一步建設〉，頁 154—156。

<sup>289</sup> 翁文灝，〈中國經濟建設概論〉，頁 77。

<sup>290</sup> 翁文灝，〈戰後中國工業化問題〉，頁 54。

<sup>291</sup> 翁文灝，〈中國經濟建設概論〉，頁 77。

<sup>292</sup> 翁文灝，〈戰後中國工業化問題〉，頁 54。

之全部關於海港、鐵路及運河之修築，鐵、煤、油、銅之開採及精煉，機器製造、造船以及其他工業生產之計劃。此項資產，均屬國有，並係為全國之利益而設。國父之此項計劃，實已為吾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確立一建設方針。國父之意旨並在由資本主義已造成社會主義，俾此人類演進中之兩種經濟力量，得在將來之文化上同時發生作用。」<sup>293</sup>

戰後中國的經濟制度，可借鑒各國的經濟制度。翁文灝歸納二戰以前各國經濟制度，大致分為三類：

(一) 「以英美為代表的自由競爭經濟制度，以自由經營為基本，政府工作重在保護人民之權益，而不由各機關自為營業。此項制度創始於十八世紀後期，盛行於十九世紀，以致於二十世紀，光大發揮，已見宏效。」翁文灝認為，此法雖立意良好，卻不太適合中國國情。因為「立足於近代世界，舊法與新法不能相競，手工與機器不易相等，人工與電力不足相抵，散漫與團結不能相容，身家之計與系統組織亦不可相爭，欲積極改良，爭取時間，非由政府統帥領導不為功。」<sup>294</sup>而且英美等國的有識之士，此時也愈來愈發現「在此國際競爭之中，政府管制必須加強，方能使國家基礎日益加穩。」<sup>295</sup>

(二) 以蘇聯為代表的國營計劃經濟，蘇聯行之特為盡力，其主旨為以政府力量，將農礦工商以及運輸匯兌各業之組織及辦法，皆訂定詳細明確之具體計劃，分配主管機構或集體中心負責實行，打破私財積習，提高國家實力，強毅推進，成效昭然。但翁文灝也認為因意識形態的不同，國民黨執政的中國，不可能「循共產國家之先轍」。但他也認為蘇聯這種「計劃方法及勇進精神，自有可供參證之處。」<sup>296</sup>在蘇聯考察期間，他也開誠布公地與蘇方經濟主管官員探討計劃經濟的利弊，以及中國經濟發展可行的道路。<sup>297</sup>

(三) 以德日為代表的統制經濟。因為曾參與中德易貨協定談判及訪問德國的緣故，翁文灝與德國軍工部門有密切的往來，也請德國國防經濟署的人員介紹過德國經濟制度，對德國統制經濟印象深刻。翁文灝觀察到，德國統制經濟的根本方針在於「國家至上，實力第一，所有生產製造、貿易分配，一切皆依此為前提，由主管機關出力籌劃，盡量指揮」<sup>298</sup>、「政府握實際指揮之大權，私人負服從執行之義務，而政府方策，尤重在增強武力，發揚國威，竭全力以赴為之，雖掀起空前戰爭，在所不惜。」<sup>299</sup>

比較以上三種經濟制度，就國際意義言之，自由競爭經濟制度，發揮國際貿易，以增各邦物資之互通，藉用營業比較，以促生產及管理方法之進步，其影響

<sup>293</sup> 翁文灝，〈戰後中國工業化問題〉，頁 53。

<sup>294</sup> 翁文灝，〈經建方向與共同責任〉，收錄於《翁文灝論經濟建設》，頁 101。

<sup>295</sup> 翁文灝，〈經建方向與共同責任〉，頁 103。

<sup>296</sup> 翁文灝，〈經建方向與共同責任〉，頁 101。

<sup>297</sup> 翁文灝，〈1937 年訪問英德和蘇聯的回憶〉，頁 64。

<sup>298</sup> 翁文灝，〈翁文灝自訂年譜初稿〉，頁 77。

<sup>299</sup> 翁文灝，〈中國經濟建設的前瞻〉，頁 1。

所及，頗足以固和平而避戰爭。國營的計劃經濟，重在開發本國富源，加強本國實力，其用意不在侵略，但對外關係悉歸政府主持，各種辦法難免政治作用，雖無挑起戰爭之嫌，亦與自由競爭經濟制度不可同日而語。統制經濟諸國，率皆資源不富，而慾望特高，實力驟增，而野心愈大，其政治之本意，原在擴張，故其對外之作用，專重侵略，因此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sup>300</sup> 考察比較的結果，翁文灝認為各種經濟制度都有可資中國借鑒之處，特別是蘇聯計劃經濟和德國統制經濟，是後發展國家在短期內促成經濟快速發展、實現工業化、增強國家實力的有效途徑。同時也認為「資本主義使私人資本壟斷橫溢，勞動階級井然對立」、「共產主義剷除私人產權，施行極權而嚴酷之政策，兩者皆有所偏，非吾國所宜採用。」，中國經濟制度應當「折衷取法」。<sup>301</sup>

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英美等國也出現了發展國營經濟的新趨向，「將重大而有關公用之實業，努力收歸國營，以全民族之利益為前提，而不為少數人權益而營業。」<sup>302</sup> 例如英國「國民切望戰後復興，工黨得到空前的多數，遂繼起組閣，逐步實行他們所誠切主張的國營政策。英倫銀行，全國煤礦，鋼鐵事業，電力事業等，都要次第收歸為國營。他們以為惟其如此，方符合全國國民的利益，方適合近代經濟的原則，方能救濟英國戰後的貧窮，而打開復興的前途。」<sup>303</sup> 美國「實已有國營事業，且已有增多國營事業的呼聲，最為顯著的，如進出口銀行，復興銀行，德尼西（田納西）河水電事業等，都很有力量，且已見宏效。德尼西水電既有成效，所以有許多人主張，凡一切關係多方面利益的大事業（Multiple Purpose Projects）都應該由合眾國政府經營。在戰爭時期，民營事業因為國家軍需而充分動員，政府所新辦的國營事業，亦驟增數千，宏著功效。」<sup>304</sup>

故戰後世界經濟，必須使各區域之物產，不為一國所獨佔，不為各國所紛爭，使侵略的理由，無從成立。又當使各國家各民族所保有的農礦富源，都能由合理的組織，為適當的開發，及公平的交換，使武力爭奪無從發生。<sup>305</sup> 戰後中國經濟制度，應採取近代精神，為合理的節制，但極力避免有侵略意義的德日等國的包攬壟斷。對於開發富源增加力量，頗宜參考蘇聯等國的新興方法，由政府負責促成，但仍尊重人民之經營利益。對於國際關係，應以公正交易為宗，以自由平等為主，「與主持正義的國家如美國等」共同努力，以鞏固世界和平。戰後中國經濟建設不僅專注於本國，也應促成亞洲各民族的自由平等及繁榮發展。所以中國

<sup>300</sup> 翁文灝，〈中國經濟建設的前瞻〉，頁 1。

<sup>301</sup> 翁文灝，〈為中國經濟創立嶄新時代〉，頁 310。當時中國不少知識份子在考量戰後經濟制度時，也像翁文灝一樣，認為經濟制度應折衷取法，兼顧正義與自由。如陳伯莊認為，儘管「在正義方面，在經濟公道方面，蘇聯已經相當成功」，已經消除了資本家和地主佔有生產資料剝削人民的情況，但是「蘇聯管制了各個人的肚皮，便徹底管制了各個人的腦袋了」、「於是乎正義與自由兩美不可得兼了」。陳伯莊，〈建立中心力量來保證民生主義的實現〉，《經濟建設季刊》第 1 卷第 1 期，頁 7。

<sup>302</sup> 翁文灝，〈為中國經濟創立嶄新時代〉，頁 310。

<sup>303</sup> 翁文灝，〈關於國營事業之意義〉，頁 82。

<sup>304</sup> 翁文灝，〈關於國營事業之意義〉，頁 82。

<sup>305</sup> 翁文灝，〈中國經濟建設的前瞻〉，頁 9。

應當歡迎友邦的生產工具及事業才能，攜手合作推動亞洲各地的經濟發展，以貢獻於近代文化的發展。故就國家大局及國際關係觀察之，經濟制度必求健全。<sup>306</sup>

翁文灝指出，戰後中國經濟建設須注意以下要點：（一）、工業建設需有統籌規劃：戰後工業區位的分布，必須參酌各地資源、交通、市場、國防等條件，重新通盤籌劃，使國防工業與民生工業，悉能合理發展。（二）、工業生產必須有預定目標：戰後經濟建設必須為計劃經濟建設，因此工業生產必須為有計劃的生產。無論國營、民營工業，其生產產品種類、數量、品質，均應由政府統籌規定。（三）、企業範圍必須有明確劃分：依據民生主義節制資本的原則，劃分國營、民營企業的合理範圍。（四）、企業組織必須有合理調整。（五）、企業經營必須有合理管制。

（六）、人才、資金必須有充裕準備：戰後盟國勝利，戰時用於國防的機器、產品和資金，都會出現過剩的現象，中國應吸收戰後盟國過剩的機器、產品和資金，投入國內的工業化。<sup>307</sup>在美國籌劃國際和平的人士亦有人主張，戰後工業化程度較高的國家如美國等，應當對中國、印度、南美、巴爾幹等工業化較為落後的國家，貸助資本、機件和技術，以資更為開發。翁文灝相信，如此相互輔助，實為國際和平的重大保障。<sup>308</sup>惟利用外資、技術合作，問題均甚繁多，必須預先詳為研究。至於國內建設資金的籌措、技術人才的培養，亦應妥為準備。<sup>309</sup>

對於如何使建設工作達到建國目標，翁文灝提出三項中心方針：（一）、國家的統一，即主要事業由中央政府統籌計劃，絕不許地方各自為政，致有分歧衝突的現象。如鋼鐵、煤油等重要礦產，對外貿易的特種礦產鎢、銻、錫、汞，發行紙幣的準備物資金、銀，交通、郵政、電信事業等，「皆對國家統一所關甚鉅，自應由中央統籌辦理，不能歸之省營」，否則勢必釀成「割據分爭之慘局，而使立國基礎為之根本動搖」。（二）、國防的力量，翁文灝認為「建設工作中對於國防所必需之成份，尤當特為重視，盡先促成」。生產、運輸皆充分使用機械方法，各處電力務必加強，燃料、鋼鐵、化工各業務求充分發展，使國家富有現代實力。

（三）、事業的健全，要「慎重籌劃，加緊工作，費一錢必收一錢之功效，使國力民富，因建設而迅速加強」；否則數年後民力更窮，國富未立，勢必信用喪失，所辦事業亦根本動搖。翁文灝認為，二戰結束後國際間必然盛行自由貿易，過去的關稅壁壘被打破，而工業化程度高的歐美國家，產量大、成本輕，中國產品如不改進技術、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將在外國產品競爭下被淘汰。因此「無論事業之生存，或國富之保留，所有各種經濟事業之組織、管理、運用各方面，皆不可不力求健全，使在國際貿易暢通無阻之時代中，確能物美價廉，順利進行」<sup>310</sup>。

對於戰後中國工業建設的規模、速度、資金來源等，翁文灝也提出了許多具體的設計、計劃。他認為，中國工業化建設初期，特別龐大的計劃短時間難以達

<sup>306</sup> 翁文灝，〈中國經濟建設的前瞻〉，頁 9—10。

<sup>307</sup> 翁文灝，〈中國工商經濟的回顧與前瞻〉，頁 137—138。

<sup>308</sup> 翁文灝，〈關於中國工業化的幾個問題〉（1943 年 9 月 6 日），收錄於《翁文灝論經濟建設》，頁 130—131。

<sup>309</sup> 翁文灝，〈中國工商經濟的回顧與前瞻〉，頁 138。

<sup>310</sup> 翁文灝，〈中國經濟建設中幾個根本觀念〉，頁 71—73。

成，但若規模太小，難以達成規模經濟的效應，中國也很難迎頭趕上歐美主要工業國。中國工業化建設必須要有適當的規模和速度，翁文灝根據當時中國國民收入的水平並參考蘇聯三個五年計劃的經驗，提出戰後初期兩個五年計劃推動中國重工業、輕工業和交通建設的構想：<sup>311</sup>

種類		戰後第五年		戰後第十年	
		生產量	價值	生產量	價值
重工業建設	煤	6000 萬噸	15 億元	1 億噸	25 億元
	鋼	200 萬噸	30 億元	500 萬噸	75 億元
	機器	—	2.45 億元	—	7 億元
	金	150 萬兩	90 億元	250 萬兩	130 億元
	出口礦產	—	12.35 億元	—	26.2 億元
	其他礦產	—	11 億元	—	20 億元
輕工業建設	水泥	1000 萬桶	5 億元	2000 萬桶	10 億元
	棉紗	350 萬件	70 億元	500 萬件	100 億元
	食品實業	—	4 億元	—	5 億元
	動力實業	—	4 億元	—	6 億元
交通建設	水利	—	8 億元	—	10 億元
	鐵路	—	9.85 億元	—	10.5 億元

(圖表整理自翁文灝，〈中國經濟建設之輪廓〉，《資源委員會公報》第3卷第5期，頁56—61)

翁文灝也承認，即使上述目標完全達成，也與英、美、德、日、蘇有一大段距離，而且要達成這些目標也不容易；但是，他同時強調：工業化建設攸關國家的生死存亡，若中國不能實現大規模、快速、有效的工業化，就難以在現代世界中生存和發展。<sup>312</sup>只有工業化的中國才是遠東及世界和平的重要保障力量。中國「須以重大之努力及工作，以建設中國成一穩定堅強之國家，藉以保證世界和平與其他各國友好合作。」翁文灝意識到，「凡工業興盛者，國恆強，工業衰敝或僅有農業者，國恆弱。」因為只有實現了工業化，「運輸方能暢通，惟工業化然後礦業始能發達，亦惟工業化然後農業方能進步。且工業化成功，則生產集中，而散漫紛亂之病為之一清」，國家統一才有真正的經濟基礎；國家「製造力強，而農礦工商有所憑藉，即兵工軍需，亦得有基礎」，國家的自主才能有真正的物質保證。<sup>313</sup>如果中國不實現工業化，即使抗戰勝利、失地收復後，國際強權仍然會覬覦中國，於和平形勢之中積極侵奪，屆時即以其種種經濟力量使中國處於次殖民地的地位<sup>314</sup>，「惟有中國獨立繁榮，方能安定遠東大局。」<sup>315</sup>同時，翁文灝

<sup>311</sup> 翁文灝，〈中國經濟建設之輪廓〉，《資源委員會公報》第3卷第5期，頁56—61。

<sup>312</sup> 李學通，〈幻滅的夢—翁文灝與中國早期工業化〉，頁137。

<sup>313</sup> 翁文灝，〈中國經濟建設的前瞻〉，頁2。

<sup>314</sup> 《中央日報》(1945年10月3日)。

<sup>315</sup> 翁文灝，〈惟有中國獨立繁榮方能安定遠東大局〉，《中央日報》(1945年10月10日)。

以一個科學家的敏銳眼光，預見到戰後科學技術將會突飛猛進發展，「每五年十年可能又是一個工業革命」，無論是誰，如果對於最新式的技術和科學管理的方法，不能及時吸收採用，將會受到淘汰。<sup>316</sup>

其實翁文灝的經濟思想，一開始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意識形態。翁文灝的經濟思想，是經過經濟大蕭條和抗戰時期不斷調整形成的思想體系。經濟大蕭條對資本主義世界的衝擊，使許多論者認為自由經濟有很大的弊病，因此主張統制經濟以矯正其問題，德國一度是被強調效仿的對象；但後來納粹德國與日本合流，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國際局勢形成軸心國與同盟國壁壘分明的局面，德國統制經濟自然受到較大的質疑，因此翁文灝主張「應極力避免有侵略意義的德日等國的包攬壟斷」<sup>317</sup>。

翁文灝相當強調中央計劃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視其為世界潮流，「試觀大戰之後，世界各國如英法等，皆篤志實行社會主義」，從中可以看到美國管理學者杜拉克（Peter Ferdinand Drucker, 1909—2005）所說的「啟蒙的唯理自由主義」（the “rationalist liberalisms” of the Enlightenment），即相信理性的、社會導進的計劃能解決時代危機的信念；但杜拉克認為，唯理自由主義並非自由的泉源，反而可能導致極權主義的後果<sup>318</sup>，對此海耶克和胡適亦批判中央計劃的建構理性邏輯。翁文灝早期與胡適有相近的自由主義傾向，但隨著進入政界實踐其經濟思想時，面臨種種挑戰與挫折，「經濟設施雖已初見端倪，但與實際需要相較，則正如杯水車薪，相去甚遠」，使他愈趨以犧牲個人利益來追求集體目標—實現中國的工業化<sup>319</sup>，從而先後選擇國民政府和中共兩個集體主義建國的政府。當翁文灝在國民政府主持的經濟建設備受挫折時，接下來就為中共所趁機爭取。

<sup>316</sup> 翁文灝，〈關於戰後經濟建設應有的幾點認識〉，《中央日報》（1945年10月10日）。

<sup>317</sup> 翁文灝，〈中國經濟建設的前瞻〉，頁9。

<sup>318</sup> Peter F. Drucker, *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 (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5), pp. 17—24, 156—188, 195—203.

<sup>319</sup> 翁文灝曾說：「也許有人會說，我們全國國民的生活，已經十分辛苦了，為了建國再要吃苦，不是太苦了嗎？你們主持建設的人說這種話，太沒有良心，這當然也是真的。但是為了建國，只要能夠活，一切的苦，就非吃不可，不吃這個苦，國家永遠建設不成功。」翁文灝，〈中國經濟建設之輪廓〉，頁62。

## 第五章 戰後政局與經濟建設的挫折

### (一) 戰後接收與復員

翁文灝始終堅信抗戰必勝，所以未雨綢繆，在抗戰期間就著手規劃戰後中國經濟建設計劃。1942年，翁文灝指示資源委員會經濟研究室派人秘密到淪陷區蒐集經濟情報，編寫《偽滿經濟概況》、《淪陷區經濟概況》。1943年，翁文灝制訂《戰後工業建設綱領》，在國民黨五屆十一中全會<sup>320</sup>和國民參政會通過。1945年3月，擬訂《淪陷區工礦事業整理計劃》，強調應沒收日方及傀儡政權在華的資產，其中涉及重工業的部份交由資委會經營，以樹立國營事業的基礎。<sup>321</sup>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投降，翁文灝隨即處理戰後接收與復員事宜。抗戰結束後，軍需訂貨減少，大後方各廠礦生產衰退，翁文灝和錢昌照在致蔣中正和宋子文的信中指出：「現在戰爭結束，收復區內有待本會接辦事業種類既多，規模亦大，若再維持後方零星事業，則財力、人力均感不足。且自國際貿易復常以後，後方產品勢難與歐美大規模生產事業之製品爭雄市場。故不得不早事收縮，以免日後之累。」<sup>322</sup>於是資委會對大後方工礦事業做出如下調整：電廠及開發有望的石油、煤、錫各礦、稀有金屬，以及規模龐大、設備先進的電工、機器各廠，繼續進行生產；其他純為戰時需要所設，戰後已無經營必要者，則逐步收縮停工。

<sup>323</sup>

8月22日，就收復區工礦事業處理問題發表聲明，稱收復各區工礦事業已由中央規定辦法<sup>324</sup>，分區設立特派員辦事處監督接收。8月25日，翁文灝以經濟部、戰時生產局名義頒布《收復區辦公處組織規程》，規定全國分東北、蘇浙皖、湘鄂贛、粵桂閩、魯豫晉、冀察熱綏、台灣7區派特派員接收，特派員辦公處任務為（一）登記及處理工礦及其他有關事業；（二）處下盟國與中立國原辦工礦及其他有關事業；（三）接收整理敵偽所辦工礦及其他有關事業；（四）處理經濟部及戰時生產局職掌有關之商務事項；（五）接收經濟部及戰時生產局有關之機關；（六）促進主要物資之生產；（七）辦理主要物資之供應；（八）採辦及接收國外必需物資。<sup>325</sup>各區特派員如下：東北區孫越崎；蘇浙皖區張茲闡；湘鄂贛區李景潞；粵桂閩區林繼庸；魯豫晉區楊公兆；冀察熱綏區王冀臣；台灣區包可永。<sup>326</sup>抗戰勝利後，資委會由於大量接收淪陷區敵偽企業，事業規模迅速膨脹，從東北至台灣，所屬機構達96個連同附屬企業達到291個。為了有效地領導和

<sup>320</sup> 中央訓練團編印，《中國戰後經濟建設論文選輯》（南京：中央訓練團，1947），頁388—389。

<sup>321</sup> 戴光中，《書生本色—翁文灝傳》，頁211。

<sup>322</sup>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資檔（廿八/5966）：翁文灝、錢昌照致蔣中正、宋子文函。

<sup>323</sup> 鄭友揆，《舊中國的資源委員會（1932—1949）：史實與評價》，頁132。

<sup>324</sup> 即〈收復區處理敵產應行注意事項〉（1945年8月1日），《行政院》，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1-012480-00003-007；〈收復區重要工礦事業處理辦法〉（1945年8月21日），《經濟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數位典藏號：18-27-01-002-03。

<sup>325</sup> 李學通選編，《翁文灝年譜》（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5），頁313—314。

<sup>326</sup> 戴光中，《書生本色—翁文灝傳》，頁211。



管理，資委會的管理方法和機構有了較大的變化，將所管理企業劃為 11 個行業，在會本部各設一個相應的業務組，即電力、煤、石油、金屬礦、鋼鐵、機械、電工、化工、糖、水泥、紙及一個綜合組。各組由翁文灝本人或副主任委員錢昌照每週召開一次組長業務會，商討行業內業務、跨行業業務協調、對外合作等事項。

327

8 月 25 日，在全國工業團體聯合大會開幕式上發表關於戰後工業復員的演說。翁文灝認為：中國工業界因戰事關係，須度過三個時期：第一為抗戰時期，第二為復員時期，第三為建設時期。對於收復區的接收工作，翁文灝提出：「復員時，敵偽所經營之工業，應由政府接收，接收後再按性質分別使用。原由國人經營者，經政府接收後，再定其性質，交還原經營者。經敵偽搬移而係國人經營之工廠，政府主管機關得幫助由政府派定，接收後再交還原主，在淪陷區內出賣或經強迫出賣與敵偽，且已接受的款者，尚須研究接收之方法。政府並已決定由四聯總處核撥專款貸與經營成效之工廠，使能繼續對國家有所貢獻。應有百折不撓，勇往直前之精神。政府除貸款外，並應積極展開重要之建設工作。政府今後當與人民通力合作。積極方面，各工廠應做到盡力提高工作效率，裁減不必要工人，減低生產成本，無必要存在之工廠，或則與其他同性質者合併，或則由其關閉，其合用之機器，政府或以適當價格收買，俾供閉廠之遣散費。總之，政府著重以積極精神，進行復員工作，政府並希與工業界人士隨時密切聯繫。」<sup>328</sup>

但翁文灝沒想到的是，各地、各部門為搶佔資源，爭先自行設立接收機關，接收變成了混亂的「劫收」，國民政府原先制定的接收方法淪為虛設。僅上海一地，便有六十多個接收單位。<sup>329</sup>翁文灝公開指斥收復中的種種不良現象，「壞到使人不敢相信」的程度。他強烈表示「本人官可以不做，此若干壞事必加追究」<sup>330</sup>對於接收過程中出現的混亂問題，行政院 10 月 23 日會議通過決議，在各地接收委員會之上設立行政院收復區全國性事業接收委員會，任命翁文灝以行政院副院長兼任該會主任委員，以期與陸軍總司令部聯繫合作，並在上海、北平、天津等市成立敵偽產業處理局，設有審議委員會審定各項具體辦法，以期更為統一、公允。<sup>331</sup>根據《收復區全國性事業接收委員會組織規程》規定，該會負責全國性事業的接收、處置，接收、處置的規劃，人員的調派及接收處理工作的監督等。所謂的全國性事業係指經濟（包括工礦、商業、農林、糧食、水利）、交通、金融事業，均由該會統籌接收，並移交有關各部會接管之。<sup>332</sup>翁文灝實際成為國民

<sup>327</sup> 李學通，《幻滅的夢—翁文灝與中國早期工業化》，頁 198。

<sup>328</sup> 《中央日報》(1945 年 8 月 26 日)。

<sup>329</sup> 〈抗戰勝利後敵偽產業處理概況〉，收錄於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民國檔案》1993 年第 3 期，頁 37。

<sup>330</sup> 陳紅民，〈從「技術官僚」到「職業官僚」—翁文灝從政之路與蔣介石關係探微（1932—1949）〉（北京：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頁 124。

<sup>331</sup> 〈國民政府行政院會議紀錄案（第 716 至 720 次）〉，《行政院》，檔案管理局藏，數位典藏號：A300000000A/0034/2-5-1/214

<sup>332</sup> 〈收復區全國性事業接收委員會組織規程〉，《行政院》，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1000000938A

政府經濟接收事務的最高主管官員，他當即在上海召開了收復區全國性事業接收委員會籌備會議。該委員會於 11 月 1 日在南京正式成立，並設立了以劉攻芸為主任委員的地產接收委員會，及以彭學沛為主任委員的液料接收委員會。在翁文灝的努力下，行政院 11 月 24 日公布實施了《收復區敵偽產業處理辦法》，規定了對敵偽產業的處理原則及各機關接收之具體目標。為便於敵偽產業接收，於是將全國分為數個大區，每區設敵偽產業處理局及聘請當地社會人士參加之審議會。行政院並在各區設辦事處，由此處理權已完全集中於中央。<sup>333</sup>

在 1945 年 10 月 3 日舉行的外國記者招待會上，翁文灝就經濟復員、建設工作發表談話。他表示，戰後中國「仍須以重大努力及工作，以建設中國，成一穩定堅強之國家，借以保證世界和平與其他各國友好合作」。翁文灝指出，戰後中國經濟政策的要點在於，建立工業生產及新式交通的穩固基礎，並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中國在將來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對於外國方面的協助和合作，當竭誠歡迎並予以種種便利，並盼能獲得各先進工業國家的充分同情及實質幫助。特別希望與美國合作，以促進工業的發展。目前中國正處於復員及建設時期，首先須注重個收復區偽幣的統一整理，水陸交通工具的增加，以及工礦事業的接收。<sup>334</sup>面對處於戰爭與和平之間的國內政治形勢，翁文灝是反對內戰的。他反覆強調：現在「正是徹底建設一個現代國家的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全國上下，和衷共濟，埋頭苦幹，去迎接這個偉大的時代」。而且他從吸收外資—主要是美資的角度，指出：戰後美國資本須要對外尋求新的機會，而「中國地大人多，缺少資本，天然是資本輸出最大市場，但中國國內如不能早日把社會秩序安定下來，人民生活及權益受到法律嚴密的保障，那麼外資還是裹足不前的」<sup>335</sup>。

1946 年 3 月 21 日，翁文灝在國民參政會第 4 屆第 2 次會議上報告經濟部工作，包括當時經濟困難情形、政府採取的緊急辦法，以及準備逐步開始建設工作的計劃。翁文灝認為，當前經濟困難的原因有三：(一) 由戰時轉入平時物品之需要不同，物價之形勢不一，人口轉移之方向亦變，工業生產備受影響，此為各國之通例，中國亦難避免；(二) 中國在盟國中作戰最久，受敵人侵佔及封鎖最長最深，國內經濟受敵人及敵人樹立的偽政權擾亂亦最烈最久，因此中國所受戰後之影響亦特為重大；(三) 中國國內政治雖經政府苦心協商，力求安定，但政令軍令尚未完全統一，鐵路不能通車，煤礦多受擾亂，運輸不靈，物料缺乏，故使經濟復員重重阻礙。政府所實行的補救辦法有六：(一) 增加沿海水運力量；(二) 開闢燃煤供應來源；(三) 調整電力；(四) 督促專管機構負責復工；(五) 設法提供必須材料；(六) 調劑市場與平衡物價。<sup>336</sup>除此之外，更進一步使經濟狀況更為健全，並準備逐步開始建設，著手進行以下工作：(一) 修訂國內工礦建設

<sup>333</sup> 〈收復區敵偽產業處理辦法〉，《行政院》，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1-012480-00003-032。

<sup>334</sup> 《中央日報》(1945 年 10 月 4 日)。

<sup>335</sup> 翁文灝，〈戰後經濟建設應有的幾點認識〉，《中央日報》(1945 年 10 月 10 日)。

<sup>336</sup> 國史館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三十五年 1—3 月)(台北：國史館，1989)，頁 863—870。

計劃；（二）擬訂由日本內運工礦器材辦法；（三）改善中國之事業組織；（四）商訂友邦協助建設長期還款辦法；（五）推廣出口貿易。<sup>337</sup>

## （二）圍繞於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的派系之爭

在致力於戰後接收與復員的過程中，翁文灝的經濟工作也捲入了國民黨內部派系之爭。儘管翁文灝認為自己「全為國家工作，以蔣為唯一領袖，絕未加入任何派系」<sup>338</sup>，但是他所掌握的經濟大權和學者從政特立獨行的作風，在派系林立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高層政治生態中，不可避免地遭到嫉妒和排擠。<sup>339</sup>

CC 系和翁文灝所處的政學系相互對立。在抗戰爆發以前，CC 系與建設委員會負責人張靜江關係密切，建設委員會的煤礦、電力事業與資源委員會業務重疊，兩會相互對立，直到 1938 年 1 月建設委員會業務組織併入資源委員會才平息。<sup>340</sup>CC 系作為橫跨國民黨黨務、司法、教育、文化、金融、特務系統各領域的重要派系，抗戰結束後，在國民黨內與政學系、黃埔系並駕齊驅。1945 年 5 月國民黨六大時，CC 系在 460 席中央委員中獲得了 117 席。在 1944 年到 1947 年間，CC 系發起了「黨政革新運動」，雖然這是一場流於清議的運動，對於發起者而言沒有取得實質的效果，但 1946 年 3 月的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召開的，翁文灝在該會議上受到來自 CC 系的挑戰。CC 系雖然握有許多中央委員席次，但政學系成員擔任許多黨政要職，引起 CC 系的不滿。另一方面，CC 系在國民黨內一向以黨性最強的忠貞黨員自居，貶斥政學系毫無原則，是黨內官僚主義的代表。<sup>341</sup>王奇生教授指出：「政學系確實多是行政務實人才，意識形態色彩比較淡薄；而 CC 系則以意識形態見長，被人稱作『黨老爺』、『黨棍』。故 CC 系和政學系的衝突，除了政治資源爭奪外，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國民黨內『紅』與『專』的矛盾，即『意識形態派』與『務實派』的鬥爭。」<sup>342</sup>錢昌照回憶道：「抗戰勝利，CC 系搞所謂『黨營事業』，在中央黨部設立『黨營事業管理處』，由陳果夫負責，派 CC 系大頭目曾養甫、駱美奐、齊美英、吳任滄等到處侵佔敵偽產業。可是凡屬資委會業務範圍內的，我們絕不讓步，當時關係弄得相當緊張。」<sup>343</sup>

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國家資本隨著戰時需要而逐漸擴大，戰後因接收日偽資產而迅速膨脹，引起社會上特別是中共對於「官僚資本」的議論和批評。<sup>344</sup>社會輿論對「官僚資本」的猛烈抨擊，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了國民黨內部，黨內「清流」

<sup>337</sup> 李學通選編，《翁文灝年譜》，頁 325。

<sup>338</sup> 李學通、劉萍、翁心鈞整理，《翁文灝日記》（1942 年 4 月 9 日）（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 761。

<sup>339</sup> 李學通，《抗日戰爭時期後方工業建設研究》，頁 33。

<sup>340</sup> 錢昌照，《錢昌照回憶錄》，頁 123。

<sup>341</sup> 韓軍垚，〈中國國民黨圍繞「官僚資本」的派系鬥爭—以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為中心〉（鄭州：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頁 65—66。

<sup>342</sup> 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 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型態》（北京：華文出版社，2010）。

<sup>343</sup> 錢昌照，《錢昌照回憶錄》，頁 123。

<sup>344</sup> 詳見第六章第一節「官僚資本的定義」。

人士也開始呼應社會輿論，批評「官僚資本」。從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前後，CC 系控制的《中央日報》中的評論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投機者利用（中國）經濟不平衡和不統一的狀態……以獲得高額的利潤……須樹立積極的政策，堵塞投機者的空隙，杜絕市場波動因素。」<sup>345</sup> 國民黨內部印發的《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二中全會輯要》也抨擊：「官僚資本操縱整個的經濟命脈，且官僚資本更可利用其特殊權力，壟斷一切，以妨礙新興企業的進展。所以代表官僚利益的官僚資本如不從此清算，非僅人民的利益，備受損害，亦且工業化的前途，也將受到嚴重影響。」<sup>346</sup> 「我們應該查一查黨內的官僚資本家究竟有若干？他們的財產從何而來？是國難財的積累，還是勝利財的結晶？是化公為私的贓物，還是榨取於民間的民脂民膏？並且應該追究一下，這些年中間把節制資本平均地權的一切政策和方案擱在一旁的究竟是誰？把財政經濟弄到今日不可收拾的田地的又是誰？然後實行一次大掃蕩運動……正式宣告官僚資本的死刑。」<sup>347</sup>

在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上，翁文灝報告戰後六個月以來的經濟工作，包括主持敵偽資產接收及處理等<sup>348</sup>；CC 系藉機對宋子文（行政院長）及長翁文灝的經濟工作多所指責，特別是對經濟部攻擊最力。在討論經濟審查報告時，CC 系的蕭錚等人拍案指摘，要求調查經濟部種種失職的責任，意在使翁文灝不安於位。首先發言的蕭錚，他直接表達了對於經濟報告的不滿，抨擊經濟統制失敗，遣接收人員不廉，導致社會指責甚多；吳鑄人認為經濟問題之所以未能解決，問題根源就在於「官僚資本」的作祟，並指出這些人就是革命的物件；賴璣提出，物價上漲，民生問題嚴重，病根就在於沒有實行民生主義的財政經濟政策，並將原因歸於「官僚資本」的作祟。發言者中最為慷慨激昂者是劉健群，他強烈批判經濟報告既沒有看到整個官僚主義問題的嚴重性，又沒有提出解決的辦法，認為當前官僚主義問題十分嚴重，必須拿出解決的辦法。<sup>349</sup>

關於這次爭論，傾向於革新的唐縱在日記中寫道：「下午黨務檢討會議，發言者多系憤激語，痛罵官僚主義，並強調黨政革新、黨內民主要求。」「上午大會財政經濟檢討，對於宋院長（宋子文）、翁部長（翁文灝）、俞部長（俞鴻鈞）責難甚烈。有人要求宋、翁辭職。劉健群善於說詞，『有辦法拿出來，沒辦法說出來，幹得了挑起來，幹不了放下來』四語，為會場所最稱道！」<sup>350</sup> 在會後對二中全會的感悟中寫道：「打倒官僚主義，要求清算責任，要求辭職，這是黨開新紀錄壯烈的檢討！」<sup>351</sup> 這些 CC 系的中央執行委員，自認為是純粹的國民黨黨員，堅持以三民主義來治黨，認為官僚資本謀利的情形，不符合民生主義節制資本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國民黨長久以來的軍權重於政權，政權重於黨權的局面，使他

<sup>345</sup> 〈最近的金價波動〉，《中央日報》（1946 年 2 月 19 日）。

<sup>346</sup> 《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二中全會輯要》（南京：青年遠征軍第二〇八師政治部編印，1946）。

<sup>347</sup> 《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二中全會輯要》。

<sup>348</sup> 〈翁部長在六屆二中全會經濟報告全文〉，收錄於《資源委員會公報》第 10 卷第 3、4 期，頁 88—94。

<sup>349</sup> 韓軍垚，〈中國國民黨圍繞「官僚資本」的派系鬥爭——以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為中心〉，頁 68。

<sup>350</sup> 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北京：群眾出版社，1991）。

<sup>351</sup> 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

們長期不能獲得實際權力，而與行政當局有矛盾，藉由對官僚資本的爭論和抨擊來發洩自己的不滿。此次爭論中發言者只是抨擊「官僚資本」和當政者，但並未提出多少解決問題的方法。受到攻擊的翁、俞二人並未做出直接回應，同屬政學系的王世杰在日記中寫道：「翁文灝、俞鴻鈞（財政部長）在二中全會報告財政經濟，受黨中一切熱血人士攻擊……蕭崢在會場中……此為預定之攻擊……（翁文灝）必有特殊情況而人身自受攻擊……。」<sup>352</sup>

1946年5月，行政院第742次會議決定將資委會從經濟部所屬單位提升為行政院直屬的部級單位<sup>353</sup>，翁文灝藉機辭去了經濟部長和資委會主任委員的職務，由錢昌照、孫越崎分別擔任資委會正、副委員長。<sup>354</sup>6月10日，在資委會紀念週上，翁文灝向全體職員發表離職演說。他回顧了自己從科學救國到從政抗戰的過程，再度宣揚以工業化為中心、以國營事業為主體的經濟思想：

「現在抗戰已經勝利結束，局面迥非昔比。民營事業，固然發生了動搖，國營事業，也是困難重重。諸位先生要知道，你們在戰時固然已有相當貢獻，但是戰後的任務，更為艱難。以後資委會的使命很大，必須肩負起責任，盡力建設有國家意義的工業、礦業、電業。這許多事業，是國家的根本，鞏固了這個根本，枝葉自會繁盛；反之，根本如果虛弱，枝葉便不會繁盛，就是繁盛一時，也很容易凋謝。資委會的任務，就是要鞏固這些根本的事業。怎樣才能善盡這些大的任務？就是不外剛才所說，第一，內固根本，由重要有志的人才，建制關係國本的重大事業。第二，外聯友邦，與對我富有同情，共護和平的友邦密切聯繫。這兩個辦法—內固根本與外聯友邦—必須兼籌並顧，而後才能相得益彰。希望大家能在錢（昌照）先生領導之下，對國家做最大的貢獻。」<sup>355</sup>

然而於此同時，翁文灝最不希望看到的戰火又重新點燃。同月30日，隨著國共關係的破裂，蔣中正發布國軍向中共根據地全面進攻的命令，國共內戰浮上台面<sup>356</sup>，其對資委會工礦事業造成的破壞、物資短缺、通貨膨脹的衝擊，以及國軍的節節敗退，都讓翁文灝在國民政府領導下實現中國工業化的夢想化為泡影，逐漸開始思考另一種選擇。

## （二）國共內戰爆發及其對資委會的衝擊

1947年4月，行政院改組，宋子文辭去行政院長一職，翁文灝亦辭去行政院副院長的職務。同時因資委會委員長錢昌照也離職並計劃赴歐考察，翁文灝又堅決反對其他派系插手他多年苦心經營的資委會，於是再度出任資委會委員長一

<sup>352</sup> 林美莉編，《王世杰日記》第5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

<sup>353</sup> 〈國民政府行政院會議紀錄案（第742至746次）〉，《行政院》，檔案管理局藏，數位典藏號：A300000000A/0035/2-5-1/221

<sup>354</sup> 〈國民政府令〉，《資源委員會公報》第10卷第6期，頁1。

<sup>355</sup> 戴光中，《書生本色—翁文灝傳》，頁217—218。

<sup>356</sup> 〈革命文獻—政治協商與軍事調處（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20400-00007-014

職。<sup>357</sup>翁文灝上任以後，再度就資委會的工作方向佈告全體員工，要求：「一切工作均已有益於國家、民族及中國經濟之前進為目標，公私分明，絕不因私害公。」、「對於服務事業之同類及相關事業，絕不私人經營，既不為股東，亦不為任何有關之營業。」、「專為公共利益而服務，不為私人盈利而用力。為工作之精神。以建立基本事業，開發自然資源；輔助民營，歡迎民股；吸集外資，沿用外才；採用公司組織，力圖事業發展；增產輸出物資，抵補輸入器材為工作方針之政策。以按事實狀況，分緩急先後；奮勇挽回東北、華北，加力經營華中、華南，發展增進台灣實業為基本步驟。提倡顧念民力，避免浪費；惟公足以立人，惟誠足以立己和振發精誠奮發之意志，力行儉樸節約之生活的工作態度。」<sup>358</sup>抗戰結束後，資委會原擬利用日本在東北、華北已有的重工業和礦業基礎以及台灣的基本工礦業基礎，先行整理修復，再進一步發展華中、華南的工礦業。但由於國共內戰的爆發，東北戰事不斷，資委會在當地事業生產衰退，只好將重心向南轉移，「力謀華中、華南基本工礦業之興建。」但華中、華南工礦事業的基礎，較之東北、華北、台灣皆為薄弱，「在目前物價高漲，國家財政拮据，外匯困難之情形下，僅能利用一部份救濟物資及剩餘物資，作物料補充之主幹，尚難有大規模之建設。」

359

1947年5月，翁文灝在記者會上報告收復區工礦事業的處理及戰後工礦事業的重建情形如下：資委會經辦的事業，可分十類：即電廠、煤廠、石油礦廠、鋼鐵廠、各金屬礦、機械廠、電工器材廠、化工廠、水泥廠及糖廠<sup>360</sup>，其中就電力、煤礦、鋼鐵、石油、水泥五項。電力方面，在接收各區域中，日人所設電廠規模，以東北最為宏大。水力發電，一在吉林附近之小豐滿，電力容量五十六萬瓩，二為朝鮮邊界之水豐，可輸至東北者三十五萬瓩。燃煤發電，撫順二十九萬瓩，阜新二十五萬瓩，鞍山八萬瓩，加上其他地方之水火發電，容量共達二百萬瓩。但經蘇日戰事後，拆遷及毀損為數甚鉅，加上共軍阻撓，現時可用者僅有小豐滿電力十四萬瓩，撫順電力三萬瓩，其他各地三萬餘瓩。此種情形仰賴資委會派往東北的人員出力修復，並聯貫通電，方能維持。水豐電廠現有電力可輸至東北者約十萬瓩，正在商洽中。關內之重要電力事業，有冀北之平、津、唐區域亦由資委會於勝利後接收經營，在該區域內，日人雖亦有略有建設，但所裝係本國所製或舊機，故資委會接收時，雖有容量十二萬餘瓩，實際可用者不過半數。接收以後經資委會努力整理，容量增加（可用容量曾達九萬餘瓩），但機器內部所用材料質地太差，最近又疊生障故，不過所需材料一部份已由美國運到，情形即可漸趨良好（天津第一發電所一號機已經修好，二號機亦可於短期內修好）。台灣於日本投降前狀況最好時，共有電力容量三十二萬瓩，以日月潭水電為其中心。戰時因受空軍轟炸，毀害甚多，接收時可以實用的電力僅四萬瓩，資委會曾派員前往積極整理，現在可用之電力容量已達十三萬餘瓩（如包括不開用之火力則達

357 〈國民政府令〉，《資源委員會公報》第12卷第5期，頁1。

358 翁文灝，〈本會工作應注重之方向〉，《資源委員會公報》第13卷第2期，頁86—90。

359 翁文灝，〈資源委員會一年來的工作〉，《資源委員會公報》第13卷第6期，頁51—60。

360 國史館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三十六年4—6月）（台北：國史館，1996），頁672。



十八萬瓩)。充分供應全省電力的需用。<sup>361</sup>至於長江三峽計劃，「因所費美金為數甚鉅，現政府外匯頭寸困難，無以為繼，兼之此項工程包括船閘，需費十三億美元，如包括線路及用電之工廠，經費總數將達三四十億美元。偌大工程，開工建築，一時既不能想像，所有勘測工作，不如暫時停止，以節外匯，俟將來再行繼續辦理。」<sup>362</sup>

煤礦方面，日本在東北所設十大煤礦中，當前已接收者為撫順、本溪、西安、北票、阜新五礦，為共軍所阻而未接收者為密山、蛟河、鶴岡等各礦。自戰事以後，重要設備拆毀甚多，生產能力大量減少，遠非昔可比。例如撫順原來年產煙煤一千數百噸，所以工人甚多，並有附屬事業，現自拆毀以後，運輸阻滯，動力不足，致生產大減，每天出煤最多不過六千噸，與阜新產量幾乎相等。但阜新員工一萬五千人，而撫順需繼續留用四萬五千人之多，其經營的困難，可想而知。其實此種困難，為接管東北各大事業一般所共有，不過撫順煤礦發展得特別明顯，亦因此可知，為減少財務的困難，經辦其事的人員，自然願極力增高生產數量，而實際上修復僅到目前的程度，實因為運力減低，電量不足，設備毀損等許多實際阻礙份量甚大，不易一蹴就躋，只得逐步用力，以期改善。在此困苦支持中，又常受共軍攻擊，近時北票已失二井，西安已被攻陷，阜新正在惶恐，警報頻傳，幾乎無日無之。共軍佔領煤礦，輒加以徹底破壞，即使國民政府收回後，仍不易迅速復工。例如山西大同煤礦，日本戰時極為重視，認真建設，設備已多為資委會與山西省政府商定辦法派員接管，乃因共軍攻入，徹底破壞，吾方收回者，已僅能用土法開窯，以供急需。餘如山東之淄博，資委會接收後，勤加整理，已恢復至每日產煤一千六百餘噸，除運濟青島外，並已儲備相當數量，準備運濟上海，惟自共軍攻陷，此項目的，無從達到。又如河北之井陘煤礦，資委會接辦期中，已由日產一千噸，整理至日產二千噸，直接賴此生活之員工達一萬餘人，最近亦被共軍攻陷，已在拆遷機器，並未產煤。以上兩礦經共軍佔領，所有損失，當難數計。中國為產煤國家，抗戰以前，全國產煤數量，不但足以自給，而且已有餘量，推銷國外。此時卻因為中共的活動而影響生產，為戰後經濟上一大打擊。可知如何盡量保護煤田，勿使淪陷，實為此時軍事行動中之一要著。在較南區域內，資委會經辦湖南湘潭(中湘及湘江)、江西高坑、四川威遠、雲南宜良等各煤礦，此類煤礦，均於戰時建立，設備簡陋，目前擴充，器材缺乏，補充不易。資委會雖於善後救濟總署方面分到若干，但不敷甚巨，故大量出煤，尚需待諸他日。<sup>363</sup>

石油方面，1946年5月20日行政院指示資委會，遵照1929年制訂的礦業法，開發經營全國石油事業，以造成國家資本，鞏固經濟基礎。<sup>364</sup>同年6月1日正式成立中國石油有限公司，將原有的甘肅油礦局、四川油礦探勘處及新接收

<sup>361</sup> 國史館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三十六年4—6月)，頁672—673。

<sup>362</sup> 國史館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三十六年4—6月)，頁673。

<sup>363</sup> 國史館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三十六年4—6月)，頁674。

<sup>364</sup> 〈成立中國石油公司及核定組織章程〉(1946年5月20日)，《資源委員會》，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3-010101-0424

的東北、台灣石油事業，一併交由該公司統籌經營。<sup>365</sup>當時各國石油政策的趨勢，除了石油出口之外，大多重視保存油源，而利用石油輸出國廉價的原油自行提煉。該公司成立後，亦採取此種方針，即一面注重探勘工作，發現新油源，並對戰時建設的油礦及提煉事業，加以改進，一面輸入原油自行提煉。<sup>366</sup>探勘工作著重西北、四川、台灣三區：西北為中國產油最有潛力的區域，除了玉門油礦已在開發之外，其他值得探勘的地方甚多，正在逐一探勘。四川方面雖經數年鑽探，因經費不足、機器不全，僅鑿四井，天然氣已達到相當產量，可資利用。台灣方面經日本開採已有四十餘年歷史，但方法陳舊，只找到少量的天然氣及一小部份原油。收復後迭經調查，先在台灣中部平原區著手開井鑽探。關於國內產油方面，甘肅油礦及煉廠，為戰時苦心創辦的事業，因地處邊遠，又正值抗戰時期，器材缺乏，需要迫切，以致開發程序及設備未能符合世界標準。<sup>367</sup>

鋼鐵方面，鋼鐵事業以東北鞍山、華北石景山與湖北大冶三地為建設中心。東北鋼鐵事業以鞍山、本溪最為重要，日本經營盛時可年產鐵二百五十萬噸，鋼錠九十萬噸，抗戰結束後本溪廠被拆遷，鞍山廠被蘇軍拆遷後，又被共軍炸毀，資委會正在重建中。日本對於華北佔領區的鋼鐵事業，亦多增加設備，惟未竟完成，且工程方面，亦甚草率。此時所可利用者，為石景山原有之二百五十萬噸化鐵爐，天津之煉鐵平爐，唐山之電爐。石景山化鐵爐接收時，為日人凍結，於1947年時已修理完成，預定同年七月開工，所產生鐵，一部份運至上海及日本，小部份供天津煉鋼廠之用。唐山電爐則已開工。1947年華北全年鋼鐵產量，預定為生鐵三萬噸，鋼錠六千五百噸，鋼品一萬五千噸。惟石景山開工之條件，為焦煤與鐵礦砂之充分供給，而井陘煤礦已失守，開灤煤之供給尚在交涉中，煤炭來源問題如不解決，則預定計劃的實現，將會有大大的困難。大冶原有四百五十萬噸化鐵爐兩座，戰時均經日人拆卸，已不能利用。戰後擬重建一新式鋼鐵廠，以為腹地重工業之中心，曾約美國麥基公司派人來華詳為設計，後因日本廣畷鋼鐵廠設備最新，擬於實行賠償時，洽遷大冶，再由美國方面購置設備加以補充。此外，在接收事業中，海南鐵礦頗為重要，該礦區在田獨、石碌兩地，據日人估計，有礦藏一億餘噸，礦質極為優良；關於採礦及裝卸設備，日人已建有規模，

<sup>365</sup> 翁文灝成立中國石油公司後，決定做三件大事：（一）重點開發玉門油礦；（二）成立自己的油輪公司；（三）創辦上海煉油廠。第一件完全成功，增打的33號和50號兩口油井，前者日產350桶，後者日產700餘桶；玉門油礦1946年的原油產量達2161萬加侖，突破歷年最高紀錄。第二件基本成功，購入4艘萬噸級油輪、18艘千噸級油輪，萬噸級油輪承運中東原油，千噸級油輪負責國內各港口間的油品轉運。第三件則完全失敗，因英美等國在華石油公司的強烈反對，南京國民政府下令撤銷這一建設計劃。翁文灝打破外國石油公司壟斷地位的初衷沒能實現，只在上海設立了中國最早的加油站。參見李學通，《幻滅的夢——翁文灝與中國早期工業化》，頁167—170；戴光中，《書生本色——翁文灝傳》，頁219；薛毅，《中國近代經濟史探微》（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頁280—286。

<sup>366</sup> 進口石油提煉方面，過去進口石油業務由孔祥熙控制的中央信託局辦理，並從中賺取1%佣金，他們堅決反對中油直接進口石油，翁文灝只好退讓，國外訂購由中央信託局負責，國內分銷由中油辦理。〈油料公司及中央信託局購油合約〉，《資源委員會》，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3-010303-0850

<sup>367</sup> 國史館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三十六年4—6月），頁675。詳見顏昌晶，〈近代中國石油工業發展之研究（1932—1949）〉，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惟華南缺煤，不能就地利用，擬將礦砂北運，並輸出一部，正在籌劃之中。至於大後方原有的鋼鐵事業，多為較小單位，擬以大渡口鋼鐵廠為中心，合併為四川鋼鐵廠，與兵工署合辦，以應西南需要。<sup>368</sup>

水泥方面，抗戰勝利後，資委會奉令接辦日人經營之水泥事業，成立台灣、華北、遼寧三水泥公司。台灣有高雄、新竹、蘇澳三廠，年產量最大可達七十萬噸。惟因戰時遭美機轟炸，損失極巨，接收後，蘇澳廠復經颱風兩度為災、破壞嚴重，經積極修復，先後復工。合三廠而計，1947 年可產十五萬噸，1948 年高雄新機裝成後，產量可達四十萬噸，該區產品擬先供給本島需要，其有餘力，目前擬儘先輸出國外，以利外銷；國內需要則俟供應確有不敷時，再行內運，藉為國內各廠寬留銷路。華北水泥公司下轄琉璃河和錦西兩廠，均係為日人拆遷舊產，機械十分陳舊，接收時生產均已停頓，經一面修復、一面開工，琉璃河廠於 1946 年 5 月開始生產，至年底僅產五千四百餘噸，1947 年可產八萬噸。錦西廠戰後一部份被毀壞及劫走，經過數個月的修復，1947 年 2 月恢復生產，預計全年可產水泥六萬噸，華北兩廠共產十四萬噸。遼寧日人創設之水泥廠甚多，戰後或機械被劫，或廠房被破壞，其能恢復生產者，僅本溪、小屯二廠，兩廠之最大年產量為三十萬噸，因限於煤斤、電力及運輸困難，1947 年預定產量均為兩萬五千噸。水泥產量全國約七十六萬噸，資委會合台灣、東北、華北計，1947 年產量共約三十四萬噸，約佔全國產量 45%。<sup>369</sup>

自 1947 年下半年以來，共軍逐步推進，國軍節節敗退，影響了資委會的事業經營。1948 年初，東北區除瀋陽之外，其他廠礦企業均已停工或被中共接收，遼瀋會戰後，資委會在東北的事業宣告結束。接下來華北區的事業也受到相當大的影響，冀北電力公司的電力網為共軍所中斷，影響天津等地的工廠生產，華北鋼鐵公司由於資金、原料、運輸困難，生產相當低迷。於是資委會將希望寄託於華中、華南區的生產經營。1948 年 1 月，翁文灝到廣州，與廣東省主席宋子文商談合辦工礦事業事宜。1 月 27 日，雙方發表共同聲明，宣布資委會與廣東省政府合辦電力、煤炭、鋼鐵、糖業等廠礦，計劃在 1948 年在廣州等地增加發電容量達 4 萬瓩，將南嶺煤礦產量由日產 50 噸增加到日產 500 噸，由資委會在台灣拆遷一整套每日可壓蔗 1000 噸的製糖機器運至廣州，創辦廣州糖廠。此外，還準備恢復海南島鐵砂生產，進而籌備海南鋼鐵廠。<sup>370</sup>

儘管有鉅額美援<sup>371</sup>，以及東部富庶地區的收復、敵偽資產的接收，使國民政府在戰後初期的財政收入短暫增加，1946 年度的財政預算中，正常的賦稅及行政事業收入比上年度增加了約 9 倍；但國共內戰的爆發，戰事持續擴大，國軍兵員數維持在 450 萬到 500 萬之間，花費鉅款購買軍火及軍需品，龐大的軍事支出

<sup>368</sup> 國史館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三十六年 4—6 月），頁 676—677。

<sup>369</sup> 國史館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三十六年 4—6 月），頁 678。

<sup>370</sup> 翁文灝、宋子文，〈本會翁委員長與粵省宋主席聯合聲明全文〉，《資源委員會公報》第 14 卷第 2 期，頁 53—54。

<sup>371</sup> 包括 5 億美元貸款和 20 億美元物資援助，許濂新、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頁 598—602。

逐漸攀升，佔國民政府財政支出的一半以上，到 1948 年時已佔近 70%，超過抗戰時期的比重。為了彌補不斷增加的財政赤字，國民政府嘗試採取一些措施，包括出售戰後接收部份敵偽資產，增加賦稅、公債，出售部份政府儲備的黃金和外匯。但到了 1946 年底，出售敵偽資產所得的 5000 億元很快被軍費支出消耗殆盡，民間因國內經濟惡化，對政府所發行的公債缺乏信心。1946 年 2 月國民政府為了抵銷財政赤字所增加的社會購買力，決定開放外匯市場、拋售黃金；但開放外匯市場僅八個多月，中央銀行的美元儲備就減少 60%，在一片責難聲中，國民政府又重新限制和管理外匯。各地資金紛紛湧向上海搶購黃金，儘管國民政府出售的黃金不斷增加，金價仍在飆漲，以致釀成影響擴及全國的上海黃金風潮。國民政府消耗了約 60% 的黃金儲備，卻遠遠抵不上赤字的增加，只得於 1947 年 2 月採取緊急措施，停止出售黃金，並禁止市場上的黃金買賣。行政院長宋子文因此引咎辭職。<sup>372</sup>不久翁文灝將在時局的徬徨之中，勉為其難地接任行政院長，接收棘手的金圓券問題。

### (三) 行政院長任內施政之挫敗

1946 年 12 月國民政府召開制憲國民大會，1947 年 12 月《中華民國憲法》正式實行，中華民國開始進入憲政階段。但翁文灝認為，進入憲政後的中國仍然有冷戰大環境的隱憂：

「中國政府及國民抱著精誠建國的信念，在長期抗戰克告勝利之後，召集代表，制訂憲法，定期實行，其目的是要奠定民主政治的制度，達到長治久安的基礎。但是政治制度，導源於政治思想，思想不同，制度也因之改變。不幸的是，在此次世界大戰之後，兩種根本不同的思想正在衝擊爭鬥，目前是一個『兩大相持』的局面，流波所激，中國自然受其威脅。……一方面中央政府本歷來實行憲政的方針，用美國式的方法還政於民，布法施政。另一方面，共產黨本蘇聯所傳的教義，以新民主主義相標榜，破壞已成的規模，脫離歷史的一環，烽煙四起，民不聊生。因美蘇思想的紛爭，促成中國政治的混亂，因果關係，實在非常顯明。」

<sup>373</sup>

翁文灝此時仍然認為，中華民國民主憲政制度和思想與美國相通，「中國近代的政治思想，也全由此思想脫胎而出。本此思想，所以才推翻帝制，建立民國，打倒落伍的軍閥、政客，創造根據主義革命建國的政府，亦因此思想所以要全國國民投票選舉，建立尊重民權的憲政。數十年來，但是效率實在太低，甚至可以說不夠，但大體說來，總的方向，確是希望向民主的大道推進。」<sup>374</sup>雖然面臨經濟建設的種種挫折，但翁文灝仍然民主憲政的願景抱持著期望，並認為中國欲求

<sup>372</sup> 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參事室編，《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第二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頁 735—747。

<sup>373</sup> 翁文灝，〈美國及蘇聯兩種思想的衝突〉，收錄於謝幼偉、翁文灝、章巽、張其昀著，《論共產主義》（上海：華夏圖書，1948），頁 10、13。

<sup>374</sup> 翁文灝，〈美國及蘇聯兩種思想的衝突〉，頁 10—11。



政治的安定，「必須恃心理的鎮定，和思想的澄清」<sup>375</sup>。對此翁文灝以工具主義的角度檢視蘇聯政治，認為蘇聯的積極建設和迅速復興，中國應當效仿，但其政治制度和意識型態，「不是近代演化所得民主政治的常規，亦絕不是中國此時所應走的途徑」。此時翁文灝視歐美民主為人類政治演進唯一正確的途徑，並提到英美皆視蘇共與納粹、法西斯同為「極權制」(Totalitarian)。<sup>376</sup>

1947年底行憲後，國民黨內對行政院長人選多有爭議。依照《中華民國憲法》，由總統提出人選，立法院表決通過。蔣中正原擬提名政學系的張群，但許多CC系立委表示反對，此時CC系已佔立委三分之一名額，他們要求提名何應欽以示抵制，爭執不下。蔣中正認為，事態陷入了不易打開之僵局，「感到困難」。

<sup>377</sup>他在日記中對自己的心思記載頗詳：

「(陳)立夫、(張)道藩等借預測投票為名，以敬之(何應欽)為工具而驅除岳軍(張群)，其用心惡劣，好弄手段，欺蒙黨魁，于公於私，皆極不當，乃以實情明告敬之。故余決不強其所難，並另舉翁文灝為新行政院長，彼極贊成，乃決提翁。明日徵求立法院同意也。」<sup>378</sup>

面對困局，蔣中正一方面勸阻何應欽，但也不敢再硬推張群，便想到了翁文灝。為了保證翁文灝能順利當選，蔣中正採取了種種做法：他先尋求黨內元老的支持，在國民黨中常會通過翁文灝任行政院長的提名；再以總裁名義專門召集國民黨籍的立法委員訓話，稱行政院長提名的波折，令他「極痛心」，並稱讚翁文灝「素極清廉，為一學者，無黨無派，國際上對其觀感甚佳」。希望各委員予以支持。<sup>379</sup>這裡，蔣中正特別強調了翁文灝的三個特質：學者、無黨無派、國際形象好。在翁文灝這邊，他突然接到蔣中正邀其參選的通知，「極感驚惶」，推辭不接。<sup>380</sup>但蔣中正堅持次日即提交立法院審議批准，並表示賦予翁文灝選擇組閣人選的全權。<sup>381</sup>立法院隨即召開第三次會議，宣讀蔣中正致立法院咨文：

「咨擬以翁文灝為行政院院長。查翁君為國際著名學者，曾任國民政府委員、行政院副院長等職，對於中外情形夙稱通達，尤以十餘年來歷膺軍事委員會第三部、經濟部、戰時生產局及資源委員會首長，凡關經濟建設，以及充實國防資源等工作，久瘁心力，丕彰績效，而於國際聯繫

<sup>375</sup> 翁文灝，〈美國及蘇聯兩種思想的衝突〉，頁 13。

<sup>376</sup> 翁文灝對「極權制」的見解是，「因為此種政治以少數權要的光榮與成績為中心，勢必貪多無厭，成為不斷向外擴展的侵略國家。因此(英美)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未能真正和平，各國仍須發揮大量武裝，其中的主要原因，實因蘇聯國內的政治不善，與對外的野心不盡。」翁文灝及其友人胡適，在抗戰時期和戰後都有將蘇共與納粹、法西斯並列為極權主義的言論，但兩人終究走向不同的政治抉擇。究其原因，翁文灝需面臨經濟建設的挑戰，胡適則無。翁文灝，〈美國及蘇聯兩種思想的衝突〉，頁 12。

<sup>377</sup> 張潛華，《國民黨行憲立法初期二三事》，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 38 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0），頁 55。

<sup>378</sup> 《蔣中正日記》（手稿本），1948 年 5 月 23 日。

<sup>379</sup>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 9 冊，（台北：國史館、中正紀念堂、中正文教基金會，2015），頁 88。

<sup>380</sup> 翁文灝，〈回顧往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 80 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頁 5。

<sup>381</sup> 《蔣中正日記》（手稿本），1948 年 5 月 25 日。

暨教育文化諸要端並多建樹。當此行憲伊使，內而戡亂建國，外而接應美援，任重事繁，端資通才，以之出任行政院長，深信必能勝任愉快。為此依憲法第 55 條第 1 項之規定，咨請同意，以便任命。此咨立法院。

總統蔣中正」<sup>382</sup>

提名張群遭抵制後，蔣中正之所以提名翁文灝當行政院長，其用意不外乎有三點：（一）翁文灝在國民黨內較少派系關係，是較能聽命於蔣中正的人；儘管翁文灝一般被認為是政學系人物，但他之所以能在國民政府內部一路升遷，依靠的是蔣中正的提拔。（二）翁文灝擔任經濟建設要職及行政院副院長的從政履歷，能使行政院擺脫一向是汪、孔、宋等黨閥政客爭權奪利場所的形象。給人行憲、建國新氣象的外觀。（三）翁文灝的學者背景和清政廉明的政治操守，由他出掌行政院，對於改善國民政府在國人和美國政府心目中的形象、爭取美援，無疑即有好處。<sup>383</sup>翁文灝多年後回憶自己接受的原因時說：

「我當時缺乏政治立場，又缺乏革命性的毅力，覺得事已至此，不敢堅持不受，一走了事。又存了一種姑息心理，認為我如果堅不接受，勢必使總統與立法院爭執的僵局，更難解決。結果是答應暫為試任。」<sup>384</sup>

對於這件事，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給華盛頓的報告中寫道：

「翁被承認在經濟事務和個人正直方面是合格的，但他沒有力量，沒有私人追隨者。……我們認為，翁將發現他本人處於不愉快的地位，在固執己見、剛愎自用的委員長和難以對付的立法院之間，他將無可奈何。」<sup>385</sup>

5 月 24 日，立法院以絕對多數票通過翁文灝擔任行政院長。<sup>386</sup>翁文灝出任行政院長，正說明他這類以學者身份從政的官僚，已然變成蔣中正平衡黨內權力的籌碼，成為國民黨黨內派系角力中的一個特殊派別。儘管翁文灝已離開學術圈較久，且已是國民黨中央委員，但蔣介石在推薦翁文灝時，仍說他是「學者」、「無黨無派」。顯然，在蔣中正看來，無黨無派的「從政學者」，本身就是一個「團體」。

<sup>387</sup>

CC 系對蔣中正力推翁文灝組閣仍然不滿。翁文灝就任行政院長後，於 1948 年 6 月 11 日在立法院備詢時說明施政方針。翁文灝此時在台面上的態度，仍然擁護蔣中正行憲與勘亂並重的方針：

「在憲政國家……任何政黨皆須不越法律的範圍，決不能保持武裝，亦不能擾亂地方，更不能剝奪人民財產，亦不能破壞地方治安。不幸我國

<sup>382</sup> 《中央日報》，1948 年 5 月 25 日。

<sup>383</sup> 李學通，《影響現代中國的人物：學人本色·翁文灝》，頁 338—339。

<sup>384</sup> 翁文灝，〈回顧往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 80 輯，頁 5。

<sup>385</sup> 肯尼斯·雷(Kenneth W. Rea)，約翰·布魯爾(Brewer, John C.)編；尤存，牛軍譯，《被遺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駐華報告（1946—1949）》（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0）。

<sup>386</sup> 國史館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三十七年 4—6 月），頁 771。

<sup>387</sup> 陳紅民，〈從「技術官僚」到「職業官僚」——翁文灝從政之路與蔣介石關係探微（1932—1949）〉（北京：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頁 126。

的共黨，不顧一切，侵擾人民，危害國家，所以政府責無旁貸，不能不認真勘亂。我們必須先深切了解亂不能不勘，然後方能加強決心，增厚實力，以期早收勘平之結果。」<sup>388</sup>

在經濟建設方面，抗戰時期原曾擬訂戰後五年建設計劃，因國共戰事，地方未安，原訂計劃，此時無法照辦，必須按照勘亂時期之實況，以及逐步進展之方針，重行規定。各大區域，形勢不同，辦法各異，東北地區煤礦、鋼鐵、電力事業生產照常進行，華北地區如平津唐山之鋼鐵、天津之紗布紙張、青島之紗布橡膠等，亦照常生產。東北及華北擔任生產及交通人員，為共軍所波及，或為俘獲，或受死傷，不畏艱險，努力支持，至今未已。惟政府勘亂方向，係自由南而北，正猶從前對日抗戰之方向自西向東，重在鞏固西部基地、收復東部失土，對中共之勘勦，自需加強南方實力，庶能向北發揚。因此較大規模之建設，不得不在長江以南較為集中。如粵漢、浙贛等鐵路，雖勉以通車，而工程匆促，運力未強，自應認真修建，各項支線，亦待認真補充。成渝鐵路為後方主要鐵路，亦當積極興築，湘贛等省煤源尚多，而缺乏投資，產量過少，勢必須生產交通同時並舉。又如台灣省內工業，生產數量頗多，沿海工業亦宜注重。內地已有工礦事業基礎，應當繼續維持，並特別注意電廠之補充，以促進一般工業的發展。<sup>389</sup>最後總結：

「我們深信三民主義為中國立國的根本，在此時期，更當努力推行民生主義。民生主義之要點：（一）為平均地權，尤以土地改革為中心工作。（二）為節制私人資本，當從財產稅、所得稅、遺產稅等方面善為推進。（三）為建設國家資本，故對於國營生產及交通事業，更宜加強培植，認真發展，使吾國民生經濟，更得堅強有力的近代基礎。如此精誠力行，對於全國經濟，當能造成嶄新氣象。」<sup>390</sup>

翁文灝的施政報告實際上是一篇急就章，只是把有關各部的工作湊合，並沒有多少新意。<sup>391</sup>隨後CC系立委們就施政報告提出質詢，語多斥責。<sup>392</sup>，批評其報告無重心、無內容，沒有具體辦法。翁文灝感到氣憤難受，表示辭職以對。蔣中正大怒，召來陳果夫等人，當面斥責，強行壓制立法院的反對聲音。蔣同時與翁會商「對立法院不規行態之辦法」，促其打消辭意，平息風波。<sup>393</sup>

1948年6月15日，翁文灝再臨立法院，就立委質詢中有關軍事、財政及外交問題作口頭答覆，其他問題另以書面答覆。翁文灝首先說明，從體制上國防部負責的只是軍事行政和軍事政策，主持軍事策略和軍事指揮的是參謀總長，而參謀總長也是「承總統之命執行軍令」。「至財政方面，因軍費龐大，收支平衡實不可能，而國家收入不外賦稅與非賦稅兩種。前者當遵循有前者多出錢之原則，擬

<sup>388</sup> 國史館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三十七年4—6月）（台北：國史館，1996），頁836—8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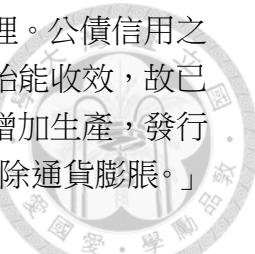
<sup>389</sup> 國史館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三十七年4—6月），頁840—841。

<sup>390</sup> 國史館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三十七年4—6月），頁842。

<sup>391</sup> 李學通，《影響現代中國的人物：學人本色·翁文灝》，頁341。

<sup>392</sup> 李學通選編，《翁文灝年譜》，頁336。

<sup>393</sup> 高素蘭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75冊（台北：國史館，2016），頁135。



定辦法，送立法院審核，後者為國營事業之改進，敵偽資產之處理。公債信用之樹立，均在積極籌劃中，至幣制改革，關係重大，須有一定條件始能收效，故已延攬專門人才從事研究。」物價問題，此後當「充實物資供應，增加生產，發行短期庫券，推廣輸出貿易，出售國營機構股票，已收回大量法幣，消除通貨膨脹。」

394

由於國共內戰戰局急轉直下，經濟狀況惡化，法幣失去信用，因此翁文灝內閣的當務之急，就是處理通貨膨脹問題。1948年6月28日，對於監察院糾正行政院未能解決物價暴漲問題，翁文灝推出穩定物價措施：（一）加強金融管制，防止濫發本票，以免信用膨脹、刺激物價。（二）推銷國庫券，收緊銀根。（三）派遣負責人員，趕赴華北，改善匯兌辦法，及在華北拋售物資。（四）生產事業貸款，包括民生物資生產運銷事業、基本工礦事業、公用交通事業。然而監察委員權少文等人，對於翁文灝的答覆仍不甚滿意，監察委員張定華亦以答覆中對上海黃金白銀的黑市投機買賣隻字未提，對國營事業部份的解釋亦為官樣文章，表示遺憾。<sup>395</sup>6月29日，蔣中正在杭州莫干山召集翁文灝與王世杰、王雲五、劉攻芸等人討論幣制與經濟改革問題，決定推動金圓券改革，以取代當時發行量達1200兆元的法幣。翁文灝等人固然知道此時改革貨幣困難重重，仍想著「拘於現狀，勉圖補救」。<sup>396</sup>翁文灝也向蔣中正建議由蔣經國坐鎮上海主持此事。蔣中正日記中有不少他與翁文灝商議幣制改革的記載。<sup>397</sup>8月17日，蔣介石電報指示翁文灝推行幣制改革：

「改革幣制令發表時，必須將其基金有價證券部分之證券，及其公司股份與辦法，以及一切手續，皆須同時發表。否則不僅減少信用，而且事過時遷，仍如過去各事延宕，無著不行，對新幣根本發生重大影響，故此事必須在此數日內趕緊完成各項手續為要。」<sup>398</sup>

8月18日晚，蔣中正約見翁文灝，二人最後商談對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報告的改革幣制、管制經濟提案，「至十一時後方畢」。<sup>399</sup>次日，翁文灝的幣制改革方案在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上通過，再由蔣中正以總統令發佈〈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宣佈限期收兌黃金、白銀、銀幣及外國幣券，並自即日起發行金圓券，以及加強管制經濟以穩定物價。<sup>400</sup>翁文灝副署了此令，揭開了金圓券改革的序幕。

<sup>394</sup> 《中央日報》（1948年6月16日）。

<sup>395</sup> 國史館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三十七年4—6月），頁895—8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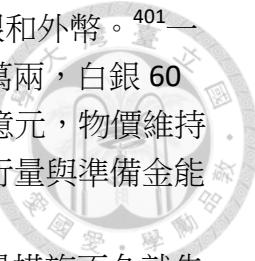
<sup>396</sup> 戴光中，《書生本色—翁文灝傳》，頁225。

<sup>397</sup> 如7月16日，蔣中正記：「與翁院長談經濟問題與實施時期，主張延展至九、十月之間，期與明年美國新政府援華新案配接也。」7月31日，又記：「約翁院長等商定幣制與經濟辦法及開始日期。」

<sup>398</sup> 〈蔣中正致翁文灝電〉，1948年8月16日，《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80200—00426—042。

<sup>399</sup> 《蔣中正日記》（手稿本），1948年8月18日。

<sup>400</sup> 蔣中正，〈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1948年8月19日），收錄於秦孝儀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37·別錄，頁375；〈我國實行幣制改革〉（1948年9月），《東方雜誌》第44卷第9期，頁54—55。



8月24日，國民政府正式發行金圓券，並收購上海的黃金、白銀和外幣。<sup>401</sup>一個月後，翁文灝在行政院會議上報告：上海市民已提交黃金70萬兩，白銀60萬兩，港幣600萬元，美元2000萬元，兌出的金圓券超過了2億元，物價維持在8月19日的水平。<sup>402</sup>金圓券作為一種貨幣改革的策略，若發行量與準備金能維持合理的比例，或可穩定當時的金融秩序。

金圓券發行之初雖嚴格維持20億元的額度，但此種發行限量措施不久就告失控。翁文灝的金圓券改革起初之所以能維持平穩，是因為蔣經國在上海「打老虎」的鐵腕管制。蔣經國在上海嚴格取締囤積物資，起初頗有成效，但全國其他地方物價有漲無降，許多商品紛紛從上海流到外地，致使上海市面物資短缺，若工廠從外地購買原料在上海生產，又會面臨虧損。特別是當蔣經國查獲揚子公司囤積棉花、棉紗、糧食、日用百貨等管制物資2萬多噸時，由於揚子公司是由孔祥熙的兒子孔令侃所經營，後來被宋美齡和蔣中正出手阻止而不了了之。<sup>403</sup>而翁文灝早在1946年即已指出：

「中山先生號召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資源委員會主辦的事業是國營企業而不是私營企業。可是我不明白，現在有些中山先生的信徒，卻在大辦私人企業，像揚子公司之類，難道符合三民主義嗎？」<sup>404</sup>

10月31日，行政院發布《改善經濟管制補充辦法》，決定從11月1日起，取消8月19日的限價政策。<sup>405</sup>於是通貨膨脹再度加劇，到了1949年初更為嚴重，1949年1月金圓券發行額達到200億元，5月23日達到3400億元，6月底的發行額度已達1303046億元的天文數字。<sup>406</sup>至此，民間對於金圓券已完全失去信心，改革宣告失敗，此一改革導致國民政府經濟與貨幣制度的全面崩潰。蔣中正轉而命令翁文灝將兌入的外匯用來多購米麥雜糧，以渡難關，並對公教人員每月配發實物，以應對物價飛漲、金圓券暴跌，「安定公教人員生活及其精神」。<sup>407</sup>10月23日，翁文灝飛往北平，與蔣中正「談經濟問題甚久」。<sup>408</sup>蔣中正已心知「經濟改革計劃與金圓政策似已完全失敗」。<sup>409</sup>翁文灝也知事無可為，10月29日向蔣中正提出辭職。正為錦州、長春接連失守而苦惱的蔣中正接到辭職信，深感禍不單行，不僅金圓券改革已完全失敗，且整個政局將陷入崩潰。他在日記中寫道：

「李惟果（行政院秘書長）攜翁院長補充經濟改革方案稿及其辭職書來見。經濟改革計劃與金圓政策似已完全失敗，以限價已為不可能之事，

<sup>401</sup> 中研院近史所，〈金圓券準備委員會組織規程：金圓券發行辦法草案〉，《農林部》，檔號20—08—086—24。

<sup>402</sup> 戴光中，〈書生本色—翁文灝傳〉，頁228。

<sup>403</sup> 戴光中，〈書生本色—翁文灝傳〉，頁228—229。

<sup>404</sup> 吳兆洪，〈我所知道的資源委員會〉，收錄於《回憶國民黨政府資源委員會》，頁106。

<sup>405</sup> 戴光中，〈書生本色—翁文灝傳〉，頁230。

<sup>406</sup> 馬軍，〈從限價到搶米—1948年幣制改革時期的上海糧情〉，《史林》第3期，（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

<sup>407</sup> 〈蔣中正致翁文灝電〉，1948年10月26日，《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002—010400—00010—052

<sup>408</sup> 《蔣中正日記》（手稿本），1948年10月24日。

<sup>409</sup> 林秋敏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77冊（台北：國史館，2016），頁293。



則物價飛漲比前更甚，尤其糧食斷絕難購，最為制命傷也。以無組織之社會與軍事之失敗，任何良策皆不能收效也……此時軍事、經濟同時失敗，實為崩潰在即之象。」<sup>410</sup>

10月31日，行政院發佈《改善經濟管制補充辦法》，決定取消限價政策，等於公開宣佈金圓券改革失敗。11月3日，翁文灝內閣提請「引咎辭職」。蔣中正對其「曲加慰勉並鼓勵」，勸其忍辱負重，共赴時艱。<sup>411</sup>蔣中正在日記中婉轉表達對翁文灝、王雲五辭職的不滿：「晚課後，召見翁院長、王財長等，彼甚以責難紛至，經濟失敗，手足無措，故重要業務停頓。王且不到部辦公，可憐之至。」<sup>412</sup>11月9日，翁文灝再呈辭職書，坦言要對改革幣制失敗負責：「如果文灝戀位不辭，勉維現職，實有失憲法原定之精意……深望鈞座惠察及此，迅予照準。」<sup>413</sup>翁文灝也仿效王雲五，數日不去行政院辦公表達辭意之堅。20日，翁文灝在立法院承認經濟管制措施失敗，請辭院長職務。由於繼任人選難產，蔣中正23日勸翁先回院辦公，協助其「維持半月」。<sup>414</sup>但三天後的11月26日，蔣中正發佈總統令：「行政院長翁文灝呈請辭職，情辭懇摯，翁文灝准免本職。」<sup>415</sup>翁文灝終於結束了七個月艱難的行政院長任期。當時民怨沸騰之「金圓券內閣」，終究被毀於金圓券，加上翁文灝的好友陳布雷因對金圓券改革和黨國前途絕望而自殺，使翁所受心理上的打擊很大，為翁政治生活的最低潮。<sup>416</sup>到了1948年下半年，資委會在華中、華南廠礦因通貨膨脹加劇和國共戰事擴大而出現生產困難情形；1948年10月起，資委會在錢昌照的領導下，暗中尋求脫離國民政府，與中共接洽，進行「資委會起義」。1948年12月25日，《人民日報》在〈陝北權威人士論戰犯名單〉中，將翁文灝與蔣中正、李宗仁等人並列為「戰犯」<sup>417</sup>。翁文灝在國共戰事急遽變化之下，也開始考慮做出最終的抉擇。

<sup>410</sup> 《蔣中正日記》(手稿本)，1948年10月30日。

<sup>411</sup> 然而蔣中正在翁文灝走後，「竊笑其無強毅之氣概也」。見林秋敏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77冊，頁354。

<sup>412</sup> 《蔣中正日記》(手稿本)，1948年11月3日。

<sup>413</sup> 《呈蔣中正辭職書》(1948年11月9日)，見李學通編，《翁文灝往來函電集(1909—1949)》，頁171。

<sup>414</sup> 林秋敏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77冊，頁591。

<sup>415</sup> 林秋敏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77冊，頁616—617。

<sup>416</sup> 關德懋，〈翁文灝其人與事〉，頁77。

<sup>417</sup> 〈陝北權威人士論戰犯名單〉，《人民日報》(1948年12月25日)。

## 第六章 最終的抉擇—投身於資委會轉向

### (一) 官僚資本的定義

「官僚資本」在中國現代史上是一個耳熟能詳的詞彙，依照中國大陸馬克思主義史學界的傳統解釋，「官僚資本」就是依附帝國主義、勾結封建主義，直接利用國家政權的私人資本；它主要表現為與國家政權結合，因而具有買辦性、封建性、壟斷性的基本特徵。依照這樣的解釋，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國民政府的部份官營事業都被視為「官僚資本」。<sup>418</sup>「官僚資本」一詞最初不是一個明確的概念，其涵義是非常模糊的，最早出自於翟秋白 1923 年所寫的〈論中國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文。翟秋白在該文中將自強運動時期一些大官僚經營的官辦企業和官督商辦企業統稱為「官僚資本」，因為這些企業都是處於統治地位的官僚、士紳階級把持的，不能完全在市場上自由競爭。<sup>419</sup>但當時「官僚資本」一詞尚未被學界普遍接受，直到抗戰時期才盛行起來，特別是被中共指稱國民政府的大官僚利用職權搜刮民財、壟斷工商業。

一般知識份子也對「官僚資本」有所批評。馬寅初在《提議對發國難財者開辦臨時財產稅以充戰後之復興經費》一文中指出：「幾位大官，乘國家之危急，挾政治上之勢力，勾結一家或幾家大銀行，大做其生意，或大買其外匯，其做生意之時以統制貿易為名，以大發其財為實，故所謂統制者是一種公私不分之統制。」<sup>420</sup>隨著官僚資本的膨脹，馬寅初對其的抨擊也愈加嚴厲：「所謂國營，實即官辦……假公濟私為通病，由來已久，莫可究詰……近來變本加厲，由暗偷私竊變為公開劫奪……所謂『竊鉤者誅，竊國者侯』的局面已呈現於吾人眼前。」<sup>421</sup>傅斯年也抨擊道：「(中國的國家資本) 糟的很多，效能兩字談到的更不多。推其原因，各種惡勢力支配著，豪門把持著，於是乎大體上在紊亂著、荒唐著、僵凍著、腐敗著。惡勢力支配便更滋養惡勢力，豪門把持便是發展豪門。」<sup>422</sup>1947 年，毛澤東將四大家族壟斷資本、外國帝國主義、本國地主和富農結合起來的壟斷資本統稱為「官僚資本」。<sup>423</sup>許滌新在《官僚資本論》中將官僚資本分為七種類型，即官僚軍閥本身的資本(也是固有意義的官僚資本)、四大家族控制的國家資本(包括資委會的中國石油公司)、與國家資本結合、與民間資本結合、與國家資本及民間資本結合的官僚資本及地方官僚資本。<sup>424</sup>

<sup>418</sup> 王建朗、黃克武主編，《兩岸新編中國近代史》(民國卷)下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頁 734。

<sup>419</sup> 翟秋白，〈中國之資產階級的發展〉，《翟秋白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sup>420</sup> 馬寅初，〈提議對發國難財者開辦臨時財產稅以充戰後之復興經費〉，收錄於《馬寅初經濟論文選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

<sup>421</sup> 孫大權、馬大成編，《馬寅初全集》第 12 卷 (上海：三聯書店，2007)。

<sup>422</sup> 傅斯年，〈論豪門資本之必須剷除〉，收錄於《中國財政歷史資料選編》第 12 輯 (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0)。

<sup>423</sup> 毛澤東，〈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毛澤東選集》第 4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頁 1253。

<sup>424</sup> 許滌新，《官僚資本論》，頁 51—52。

然而，「官僚資本」一詞雖然簡單易懂，並已為大眾所接受，但實際含義仍然是模糊的，用它來概括資委會的性質並不恰當。上海社科院經濟所研究員鄭友揆指出，官僚資本通常被認為是三座大山之一，它是帝國主義壟斷資本的附庸，沒有任何獨立性，它的活動惡化整個國民經濟。但資委會在中國工業化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不宜稱之為「官僚資本」，言之為國家資本企業經營管理機構比較合適。<sup>425</sup>中國社科院經濟所研究員吳太昌指出，官僚資本當中有三個核心要素：一是利用權勢，二是謀取私利，三是不受法律或制度束縛。在探討官僚資本的概念時，應將國家資本與豪門資本區隔開來，國家資本如資源委員會及地方公營企業等，豪門資本如孔、宋家族把持的中孚公司、揚子公司、中國建設銀公司等，如此研究中國現代經濟史時才能更加明確。<sup>426</sup>

## （二）翁文灝反對官僚資本的思想和實踐

翁文灝早在 1933 年時即強調，「要用古來所傳的勤政愛民的精神，做出幾種實惠及民的事業」<sup>427</sup>。抗戰時期，翁文灝強調，國營事業的用途分配和價格標準，皆必須以國計民生為前提。在人事任用方面，應絕對地廉潔奉公、精誠自持，毫不圖任何法外利益，絕不接受任何私營關係，如此始能免除貪汙的嫌疑，亦藉此以停止派系紛爭和同僚輕軋。<sup>428</sup>

1938 年 7 月，翁文灝發表〈致經濟部同人書〉，提出公正、勤勉、清廉、進取四項標準，作為經濟部公務人員自律要求。所謂公正，即要求處理事務「本法律精神，秉公裁決」、「絕不能因私廢公」；他最不滿意政府機關辦事拖延、人浮於事，對於經濟事業「未能促進反而遲延」的陋習，要求經濟部各主管人員務須提起精神迅速辦理，一切文稿、會議，力求切實，勤勉負責，一改過去官場頹風。翁文灝深知，「國家之敗由官邪也」，明目張膽、明知故犯者，於情於法自應絕不姑息。而清廉之風的養成，重在防微杜漸，因此他對所屬公務人員強調，「生活習慣應力趨樸實」、「兼任職務者，不准兼領薪金」、「生活使用國貨」、「務宜力從儉約，勿陷奢侈之惡習」；用人「全視其能否勝任，而不必問其有無私交」。「目前先進各國經濟事業之組織管理各種方法，莫不一日千里與時俱新，中國惟有努力猛進，迎頭趕上，方能造成近代國家。」經濟部作為主管機關，負有「促進全國事業，速用最新方法，向前進展」的責任，號召所屬單位和事業「要當真起精神，力求進步」、「以自強不息之精神，為認真推動之樞紐」、「盡心之所安，竭力之所至，以為職責之所應為。」<sup>429</sup>

抗戰結束後，翁文灝再度強調，「官僚作風萬萬不可帶入工業裡去，以往假公濟私，開支浪費的惡習，尤其不可傳染。」；而且國營事業也必須「處處要講高度的效率、低廉的成本和優良的服務。」在他看來，國營事業的成敗，不在於

<sup>425</sup> 鄭友揆，〈舊中國的資源委員會（1932—1949）：史實與評價〉，頁 3。

<sup>426</sup> 吳太昌，〈中國國家資本的歷史分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頁 247。

<sup>427</sup> 詠霓（翁文灝），〈從反省中求出路〉，頁 64。

<sup>428</sup> 翁文灝，〈中國經濟建設概論〉，頁 86—87。

<sup>429</sup> 翁文灝，〈致經濟部同人書〉，《經濟部公報》第 1 卷第 13 期，頁 52—54。

環境是否困難，而在於企業主持人員的選擇是否恰當，其經營能否運用得當；如果這些都不能做到，那麼「一切建設計劃，都成畫餅。」<sup>430</sup>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翁文灝在主管資委會和經濟部時，非常注意培養國營事業的管理人才，特別強調國營事業管理人才的思想品德塑造。他經常向有關人員講解國營事業的目的、前途，灌輸公誠為國、不謀私利的信條。<sup>431</sup>特別是他在 1945 年底聲明國營事業的意義：「國營事業的東家是國家，亦是國民全體，而不是任何個人，所以為國營事業服務的人，是對國家盡忠，為民族用力，而不是為任何私人圖謀利益。」、「服務人員絕不可自行投資於所辦的事業，亦不可投資於性質相近的任何事業，如果自行投資而做了東家，便是違反了國營事業的根本要義。」、「服務的人對於國營事業，必需具有信心，我們須信，國營確有必要，國營必會成功，服務國營，是我們應有的任務，而且進一步說，我們為國家與民族的公益用力，而不為任何私人利益所驅使，這正是我們立身的光榮，可以無愧，且足以自傲。」<sup>432</sup>可見翁文灝認為資委會等國營事業的經營，不應該是為了企業個人私利，而必須服務於國計民生需要。

1934 年，翁文灝奉蔣中正命令整頓河南中福煤礦公司。中福公司是英國福公司和中國中原公司的合稱，最初是英商福公司從 19 世紀末起在河南焦作開採煤礦，後來河南地方士紳為了與之競爭，成立官商合辦的中原煤礦股份有限公司。後來雙方為了緩和衝突，不致兩敗俱傷，經過反覆磋商，於 1915 年 5 月合併成立中福煤礦公司，經營上分產合銷，從而緩解衝突，產量大增。中原大戰後，蔣中正派作戰有功的劉峙出任河南省主席，劉峙則派自己的親信、省財政廳長李文浩任中原公司監督。李文浩對礦務外行、經營無方，又對中福煤礦中飽私囊、大肆揮霍，還以「參議」、「諮詢」、「顧問」等頭銜名義，項有關高官、地方豪紳支送高薪，造成公司財務虧損。1932 年，李文浩看到中原煤礦無以為繼，只好向福公司商借 300 萬元現洋，但借款依然被李文浩揮霍一空，工潮迭起，福公司的利益也蒙受其害。1934 年 7 月，英國福公司董事長伍德羅夫 (Woodruff) 受其股東（英、法、比）請託，要求南京國民政府直接管轄中福公司，派遣「幹練人員」加以整頓公司管理層，並表示「自願放棄特權，對整理礦務不加干涉」。蔣中正一直希望借助英美的力量制衡日本，於是同意，任命翁文灝為中福煤礦公司整理專員。<sup>433</sup>

翁文灝偕同孫越崎前往焦作整頓中福煤礦，對於整頓中福煤礦，翁文灝的理解是：避免不必要的糾紛、減少不必要的支出，調整管理方法，降低生產成本，增加運輸數量，擴大銷售市場。對此，翁文灝首先精簡機構和裁撤冗員，凡是李文浩聘請的「參議」、「諮詢」、「顧問」等地方豪紳，一律停付薪資以節省開支，同時提倡廉潔，他自己的月薪為 150 元。再次，宣布中英雙方的職責：中福公司

<sup>430</sup> 翁文灝，〈關於戰後經濟建設應有的幾點認識〉，《中央日報》(1945 年 10 月 10 日)。

<sup>431</sup> 鄭友揆，〈翁文灝對國營事業的管理辦法〉，收錄於《回憶國民黨政府資源委員會》，頁 142—147；吳福元，〈資源委員會的人事管理制度〉，收錄於《回憶國民黨政府資源委員會》，頁 205。

<sup>432</sup> 翁文灝，〈關於國營事業之意義〉，頁 84。

<sup>433</sup> 戴光中，〈書生本色—翁文灝傳〉，頁 122—124。

由中方主持全公司的業務；會計科長和材料室主任，中英雙方各派出一名；英方還有正副代表、會計員、辦事員、打字員共 5 人。東、西兩礦的所有人員，全為中國人。翁文灝既打擊了土豪劣紳，也限制了洋人權力，這就確立了做為中央政府派來的整理專員的主導地位。此外翁文灝也宣布，用 30 萬現銀大洋，付清公司全體員工積欠薪餉並償還鐵路欠款，同時改善醫院設施以保障工人安全，從而穩定全礦的人心。翁文灝和孫越崎在此基礎上，提出 1935 年的全年目標是產、運、銷、盈「四個一百萬」，其中關鍵在於運輸，對此向道清鐵路局提出拒運小窯煤、專運中福煤礦的建議；但道清鐵路局長范予遂和鐵道部長顧孟餘皆為改組派，處處阻撓蔣中正所派來的專員翁文灝，對於軍事委員會南昌行營指示支持中福公司的指令陽奉陰違。<sup>434</sup>翁文灝只得向金城銀行借款 30 萬元，並由孫越崎南下南京、上海調查並開拓市場，才解決了中福煤礦的經營危機。至 1936 年整理期滿兩年時，中福煤礦產煤 125 萬噸，盈利達 170 萬元。<sup>435</sup>

處理中福煤礦案的成功，使社會上相信翁文灝是奉公職守、為國為民的技術官員，也使蔣中正對翁文灝更加信任與重用，翁文灝之後也在資源委員會開創了與過往官僚資本截然不同的企業文化。1937 年上半年，在中日關係日益緊張之際，翁文灝與孔祥熙等國民政府官員赴歐洲各國洽談外援事宜，途中在蘇聯時，蘇聯重工業人民委員會的官員對翁文灝建議：「你們過去那種由官長辦工業的辦法是不行的，應該物色一些大學教授去辦廠，你們中國人要自己學會辦廠的經驗。」<sup>436</sup>到了抗戰時期，翁文灝進一步強調必須將國家資本與官僚資本作出本質上的區別。如工礦調整處成立之初，翁文灝向民營企業表示：「國民政府工礦調整處是為廠家服務的，不是個做官機關，官民要打成一片。」<sup>437</sup>

1941 年 11 月 14 日，香港《大公報》發表社評〈物價與產業政策〉，批評國營事業依然未能脫離官僚主義之風：「當事者貪圖急功，今日下一命令，限定某部門在一定時期內，完成某項工作，明日下一命令，限定某部門在一定時期內，拆遷或結束。在上者舉棋不定，遂令當事者疲於奔命。至於若干需要相當時日而不能立求事功的基本建設，反因此耽誤而一無所成，例如有少數人利用國營企業為發財之捷徑，國營事業奄奄一息，而彼輩之囊則日以飽滿，過去並無此先例，此官僚主義之損害國營企業者一也。」「尤以某種官營企業而與金融資本相結合者，則因其具有種種非普通企業所有之方便，逐漸的展成為壟斷性之組織。同業多被吞併，本身生產並不增加，當事者利用統制以擴大其獨佔性之經營，受其益

<sup>434</sup> 翁文灝對此在《獨立評論》上發表文章表達不滿，他強調整頓內政「要有切實而嚴正的管理」：「我新近有一個經驗，某上級長官令行某機關轉令其所屬局長辦理某事，某機關當即電覆謂以電令遵辦，但其令某局長文內則說：『仰即妥擬辦法』。如此做法，在公事上實為很明顯的一種罪惡。」翁文灝，〈整頓內政的途徑〉，《獨立評論》。

<sup>435</sup> 戴光中，《書生本色—翁文灝傳》，頁 124—130。

<sup>436</sup> 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回憶國民黨政府資源委員會》（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頁 86—87。

<sup>437</sup>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西南地區文史資料協作會議編，《抗戰時期內遷西南的工商企業》（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88），頁 36。

者為官僚資本而非國家資本，受其害者，則為社會經濟之一般。」<sup>438</sup>

對此，翁文灝特與錢昌照分別致函該報主筆胡政之，予以反駁。信中稱：

「關於國營事業者。此項工作多為資源委員會擔任，社評指摘之點尤在未脫離官僚主義之風。查此會所辦工礦並無主持人員加入資本，主管人員悉皆廉潔奉公，對於下管人員之偶有營私舞弊者向皆認真處理分別輕重斥革懲罰，所謂利用國營企業為發財之捷徑未知貴社據何事而言……工礦主持向為學有專長篤志服務之人士，皆能精心從事，繼續不怠。」、

「關於工業統制者，……經濟部以及其所轄各事業組織並無主管人員及其他任何參加投資，則社評所云官僚資本者，殊不明做何解說。自信所屬國營事業中，從來未有絲毫官僚資本所助。民營事業亦悉以事業對於國家需要為唯一前提，從不以官僚人情作為標準。清夜問心自覺無愧，今用謂有利官僚資本而無補國家事業，讀之痛心無過於此。弟從事學術工作二十餘年，向不為自身圖任何利益亦立志絕不為任何派系或派別圖利，並對於所屬人員亦常以此相勉。弟自度責任之重，深恐才力影有所為勝，但淡泊持身公忠體國，夙夜自勉，無時或懈。」<sup>439</sup>

資委會在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一個精通業務的領導班子，從科長到礦長、經理都由受過高等專業教育和有實踐經驗的專家擔任，從事技術、管理工作的一般人員，都是熟悉本行業務的人員。單憑高官權貴的關係而無真才實學者，很難在資委會立足。根據錢昌照的回憶，陳立夫曾經想安插CC系的葉秀峰在資委會任職，但被翁文灝和錢昌照認為缺乏能力和經驗而拒絕，始終沒有達到目的。<sup>440</sup> 資委會制訂了詳盡的倉儲保管、物資登記、監督制度，杜絕了重大貪污事件的可能，這些是翁文灝及其他資委會主管亟力與官僚資本區隔的原則。<sup>441</sup>

翁文灝在〈戰後工業建設綱領〉中指出，節制私人資本之用意，在於「防止私人壟斷市場，致釀資本主義之流弊」，並在「防止官僚資本，免使做大官者皆為資本家，致使資本家想做大官，以致因私利而爭政權，亦即因私利而害國家」。

<sup>442</sup> 翁文灝除了將資源委員會與晚清和北洋時代的官僚資本劃清界限外，也劃清了與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界限。翁文灝提到，「近代以來中國的幾個大工業，皆敗於官僚資本之流弊」<sup>443</sup>，官辦事業有兩種形式，第一種是晚清洋務派的官辦和官督商辦企業，以左宗棠、張之洞、李鴻章等大官為中心，毫無法定的組織，大官一離去，後任者「全以個人喜怒為標準，對於已成基礎，可以完全不顧，前功盡

<sup>438</sup> 〈物價與產業政策〉(1941年11月14日)，《大公報》(香港)。

<sup>439</sup> 《資源委員會公報》第1卷·第4期。

<sup>440</sup> 錢昌照，《錢昌照回憶錄》，頁34。不過資委會仍然在1944年被迫在會內成立第七十八區黨部，錢昌照回憶，「我本人未參加此黨部工作，只是囑咐吳兆洪、戴世英等：好好安排，好好應付，不讓資委會受CC系影響。」錢昌照，《錢昌照回憶錄》，頁122。

<sup>441</sup> 根據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鄭友揆訪談前資委會人員的紀錄，從錢昌照、孫越崎、季樹農等主要負責人到一般科員等數十人，他們一致認為，資委會內部並無重大貪污事件。參見鄭友揆，《舊中國的資源委員會（1932—1949）：史實與評價》，頁123。

<sup>442</sup> 翁文灝，〈戰後工業政策的建議〉(1943年8月1日)，收錄於《翁文灝論經濟建設》，頁120。

<sup>443</sup> 翁文灝，〈關於中國工業化的幾個問題〉，頁136。

棄」<sup>444</sup>，結果「或是曇花一現，不能持久，白費苦心，或是化公為私，喪失國權，阻礙生產」<sup>445</sup>：

「例如漢冶萍煤鐵廠礦公司，集萍鄉煤礦、大冶鐵礦、大冶鐵廠、漢陽鋼鐵廠為一組織。其事業為張之洞所創辦，盛宣懷所建成。張氏是純粹為公的，始終未加入一毫私人利益，盛氏則全為私的，所以名為公司，實等於盛氏私產，其妻其子始終把持，政府不能挽救，股東不克與聞，以致重大權喪失予他國。此一事例充分證明重大事業需用近代組織。惟有合理之組織庶有擇賢主持、公忠監管之可能，否則化公產為私業，因私利而妨公益，卒使此事業本身亦受摧殘而不能存在。」<sup>446</sup>

第二種是民國建立以來的官辦企業：

「又如龍煙鐵礦公司，以質量並佳的宣化龍關鐵礦為基礎，在北平附近石景山設廠煉鐵，與現在已著盛名之印度塔塔鋼鐵廠同時建設。此事純由地質調查所諸人員實地測勘，精心籌劃所得，但當時有所謂新舊交通系的大官如梁士詒、陸宗輿等，一聞此訊，互相爭奪，故在官股方面，交通部與農商部的股份同一份量，在公司名目方面，把龍關的龍字與梁士詒自稱發見的宣化煙筒山的煙字硬聯一起。後來陸宗輿佔上風，但又加上了與股東徐氏與黎氏意見不一，各自用人，一個公司有了兩個經理，互相排擠，以致功敗垂成，事業不能成就。以上二事為中國最大的重工業，其成敗原因實在：（一）官僚資本的作用，借權位以爭股份，把持事業，排擠他人。中心人物的地位一有動搖，事業亦隨之不振。（二）假公濟私，以公業為私產，復以私害公，因私利而妨公益。（三）政府之職權不足，不能權衡公共事業之利害，決定辦法，實行公司法應有地精神與制度，而往往瞻徇人情，蹉跎坐誤。」<sup>447</sup>

除了北洋政府的官僚資本之外，翁文灝也暗指四大家族的官僚資本：

「還有一種官辦的方式，不是明文的由一個長官主持重要事業，但事實上由一個或幾個高級官員把持大權。各種重要的公司，都須由他們加入股份，濫佔董監，任用私人，方能成功。對於他們未拿住的公司，或是明文禁止營業，或是暗中苛刻對待，迫其失敗。……而且，如上所說，要人們的公司往往託名統制，大膽地對於競爭營業的人規定種種縛束取締的辦法。甚或利用政府或國家銀行的大宗資金加入公司股本，而由少數特殊官員自居為最大股東強取大權，使真正企業人民，望而裹足，不敢做事。」<sup>448</sup>

翁文灝認為，此種官辦企業是「極不公道，最失人心的」，「這樣的行為不但觸犯公務員服務條例所定公務員不得有商業行為之明條，而且假公濟私，喪失

<sup>444</sup> 畢敏（翁文灝），〈國營事業與民營事業的關係〉，頁 54—60。

<sup>445</sup> 畢敏（翁文灝），〈國營事業與民營事業的關係〉，頁 54—60。

<sup>446</sup> 翁文灝，〈關於中國工業化的幾個問題〉，頁 136。

<sup>447</sup> 翁文灝，〈關於中國工業化的幾個問題〉，頁 136—137。

<sup>448</sup> 畢敏（翁文灝），〈國營事業與民營事業的關係〉，頁 54—60。



政府威信，實是最可痛心的現象。」<sup>449</sup>

儘管翁文灝等資委會主管力圖維持資委會的自主性，防止資委會以外的官員過度干涉財務而變質為官僚資本，但財政部長孔祥熙從 1933 年以來掌握了國民政府的財政權，他對資委會一貫是刁難的。行政院參事夏晉熊曾敘述：

「資源委員會在抗戰時期，以戰略物資鎢砂等出口而取得外匯，該會向行政院要求，將所得外匯部分留下，自行支配。我那時在行政院擔任參事，我與祕書長張厲生都認為資委會為了及時取得國外器材，補充原料，酌留一部分外匯，有其必要，由我簽呈送給孔批。誰知孔一見這件公事，聲色俱厲，把公事扔在地上，把手中筆往桌上一摔，故意放大嗓門，使四座聽到，說：『外匯必須上交中央銀行。資委會如有需要，可以再向我要好了，沒有留用的必要。』」<sup>450</sup>

孔祥熙只知聚斂其私人資本，翁文灝和錢昌照耳聞目睹，並有切身體會，曾一再譴責。1939 年 1 月，財政部召開各機關收購物資聯席會議，翁文灝在會議上目睹貿易委員會和中央信託局倚仗孔祥熙的勢力互爭，致該會議未有結果。

<sup>451</sup> 1939 年 11 月 5 日，翁文灝致信胡適道：「中國政界龐雜，多數官僚敷衍消極，依然如昔。若干上級人員，則又植黨營私、變本加厲。……弟在國內所遇之環境，積習久傳，自不易變化於旦夕，惟有忠勤自矢，凡所作為，力求問心無愧。」<sup>452</sup> 為了發展國營事業，並擺脫官僚私人的控制，翁文灝和錢昌照決定建立資委會獨立的財務會計機構。1940 年 10 月 25 日錢昌照明確宣布該會會計方面辦事原則為：

「今後做事，應絕對自由，與主計處之關係，維持不即不離狀態；至於本室（會計室）職員，完全為本會的一部分，與其他處室完全一樣，所有附屬機關會計人員，一律由會委派，不受主計處限制。會計制度，在形式上可盡量尊重主計處意見，即本會已經擬訂之制度，用主計處名義頒發亦無不可，指要求做得通，以不妨礙本會事業為原則。」<sup>453</sup>

錢昌照的以上指令得到了翁文灝的支持，也得到資委會財務會計人員的有力執行。資委會的會計主任張峻及 1948 年年接任的蘇曾詔都是翁文灝和錢昌照親自任命，而非主計處委派。國民政府主計處和審計處都找不到資委會人員有任何瀆職行為或業務上的差錯，同時也派不出更有能力的人來頂替資委會原有人選，對於資委會財務會計的獨立性，只能聽由任之。由此，在翁文灝和錢昌照的規劃之下，資委會避免了變質為官僚資本的可能，繼續為國計民生服務。

### （三）與蔣中正分道揚鑣，轉往海外

<sup>449</sup> 毕敏（翁文灝），〈國營事業與民營事業的關係〉，頁 54—60。

<sup>450</sup> 夏晉熊，〈我在孔祥熙官邸見到的內幕〉，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第 21 輯，頁 59。

<sup>451</sup> 李學通、劉萍、翁心鈞整理，《翁文灝日記》（1939 年 1 月 19 日），頁 303。翁文灝的其他譴責見全國《文史資料選輯》，第 1 輯，頁 58、64；第 17 輯，頁 73—74。錢昌照的譴責見全國《文史資料選輯》，第 15 輯，頁 35、37。

<sup>452</sup>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集》（中），頁 190。

<sup>453</sup>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資檔（廿八/1942）：錢昌照對會計處人員訓話。

翁文灝等資委會主管在戰後重建、經濟建設和金圓券改革都面臨了重大挫折，對國民政府內部特別是孔祥熙等人的中飽私囊，將國家資本作為個人牟利的官僚資本的做法不以為然，對蔣中正的信心開始產生了動搖。首先是孫越崎萌生策動資委會起義之意，他看到國軍節節敗退資委會、共軍逐步推進，且 1948 年 3 月共軍進入鞍山後，鞍山鋼鐵公司的人員得到善待，認為必須順應局勢變化。孫越崎 1948 年 10 月在南京秘密召集資委會各廠礦負責人，說明當前局勢及策動「資委會起義」的方針，得到大部分廠礦負責人的同意和響應<sup>454</sup>。孫越崎回憶：

「翁文灝在行政院長任內時，關於我在 1948 年 10 月在南京秘密召開南京會議動員資委會所屬各地主要企業負責人『堅守崗位，保護財產，迎接解放，準備移交』和從上海把美援器材上運到武漢、株州等地所作的棄暗投明行動，我未向他透露過。1948 年 11 月由孫科接任他為行政院長後，他送家眷去台灣，獨自一人留在南京心裡很懊悔。我常去看他解悶。漸漸地把我的上述行動和思想告訴了他，無形中也勸他不要走。他指著放在桌上報載戰犯名單說『你們可以留，我只有去台灣。』」<sup>455</sup>

1948 年 12 月，國軍在徐蚌會戰大敗，國共戰事演變對國民黨極為不利，當時華北及長江以北的資委會企業多半在中共控制之內。蔣中正在該月下旬突然面會孫越崎，要求其將資委會南京區的五座工廠—電照廠、有線電廠、無線電廠、高壓電瓷廠、馬鞍山機器廠，全部遷往台灣。<sup>456</sup>孫越崎反對，並希望翁文灝可以幫他向蔣中正解釋，於是翁文灝前往浙江奉化溪口向蔣中正做說明。翁文灝亦認為南京五廠無遷台必要，翁、蔣在此事上有所分歧。<sup>457</sup>1949 年 1 月 29 日，時住台灣嘉義的翁文灝，晨偶翻宋詩，讀到謝枋「尋得桃源好避秦，桃紅又是一年春。花飛莫遣隨流水，怕有漁郎來問津。」時，觸動對當前局勢的感想，認為不應該再隨波逐流，台灣並非可以久留的「桃源」，美國這位「漁郎」一定會染指台灣。4 月 20 日，翁文灝出席李宗仁在南京國防部召開的五院院長會議，討論國共和談事宜，會上翁文灝表示應接受國共和談協議，但會議最後拒絕了國內和平協定，國共和談破裂。4 月 23 日，翁文灝乘機離開南京赴上海，兩天後飛往台灣，離滬前對孫越崎表示：我先去台灣，在那裡不打算久留，很快將轉去香港，看事態如何發展，再定行止；當天翁文灝也對章鴻釗表示：國民黨確實沒有希望了，看來共產黨有辦法領導中國。<sup>458</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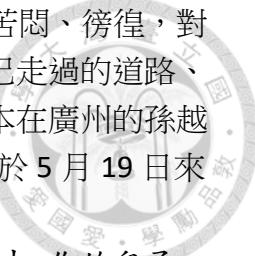
<sup>454</sup> 薛毅，《工礦泰斗—孫越崎》（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頁 138—150。

<sup>455</sup> 孫越崎，〈憶念翁文灝先生—寫在翁文灝先生一百週歲誕辰之際〉，收錄於《翁文灝論經濟建設》，頁 193。

<sup>456</sup> 鄭友揆，《舊中國的資源委員會（1932—1949）：史實與評價》，頁 332。

<sup>457</sup> 翁文灝到達溪口的夜晚，蔣中正即邀其晚宴。見面之後，還未等翁文灝找到機會為孫越崎解釋，蔣中正就先說：「孫越崎想造反？我命令他拆遷南京的幾個廠子，為甚麼還不動手，準備留給共產黨？要查辦！我看他受了資委會地下黨的包圍，糊塗了。這個人對我們很有用，你回去勸勸他，叫他不要上當。」翁文灝說：「我想現在南京各機關沒有地下黨的恐怕沒有嘛。」蔣中正看出翁文灝的來意，說過孫越崎後，又罵中央社，說他們不聽話，也想投降共產黨等。翁文灝心裡明白，這是在指桑罵槐，說給他聽的，原來醞釀了幾天的一番說詞，便再也沒說出口。他知道與其白說，不如不說。孫越崎，《孫越崎文選》（北京：團結出版社，1992），頁 88—89。

<sup>458</sup> 李學通選編，《翁文灝年譜》，頁 349—352。



1949年5月20日，翁文灝轉往香港，在這段期間，翁文灝苦悶、徬徨，對於未來何去何從，舉棋不定，於是靜下心來編寫年譜，藉以回顧自己走過的道路、從事的事業，對國家和人民是否有利或有害，是否問心無愧。原本在廣州的孫越崎，聽說陳誠在行政院會議上公開查問他的動向，恐遭不測，也於5月19日來到香港。孫越崎對翁文灝說：

「資委會的人都在大陸，錢昌照已經回去了，我不久也回去。你的兒子、兒媳、孫女都在大陸，你和老父、老妻三個老人流落在外，太淒涼了，最好把他們從台灣接到香港，慢慢和共產黨聯繫，得到許可，也回國內，闔家團聚，老朋友也可常見面。生為中國人，死為中國鬼，請你好好考慮。」<sup>459</sup>

翁文灝何嘗不想回到大陸，但他心裡始終有著「頭號戰犯」的陰影，深怕無法得到中共諒解，除非毛澤東親自同意。孫越崎理解翁文灝的想法，並說：

「只要你有回國的決心，也不一定沒有希望。邵力子在北平，可以請他幫助。我認為當務之急要做兩件事：第一，必須從思想上對台灣的關係一刀兩斷。蔣介石是利用你，發戡亂令，發金圓券，是害你，你應該恨他。第二，快把老父、老妻從台灣接來香港，目前他們的行動還自由，再遲怕也出不來了。」<sup>460</sup>

翁文灝和孫越崎有二十多年的交情，相知極深，完全信任，於是寫信給在上海的兒子翁心源打聽消息。<sup>461</sup>

5月29日，陳毅到上海資委會大樓視察，向資委會人員表示：「翁文灝是書生，不懂政治，即使他在國內，我們也不會難為他。」吳兆洪說：「他的兒子翁心源現在上海中國石油公司技術室任工程師。陳毅說：「那很好，即囑他速請翁先生回來吧！」<sup>462</sup> 8月下旬，翁文灝收到翁心源5月底的來信，當即覆信，表示中共如果同意他回國，願意回去當一個老百姓，而不願意流亡到國外當「白華」，「年逾六十，不願逃亡在國外，但求生為中國人，死為中國鬼。」翁心源即將上述情況向駐上海中國石油公司的軍代表徐今強匯報，並將信經時任華東工業部副部長的吳兆洪轉交華東工業部中共黨組織。9月上旬，翁心源電告翁文灝：「我將來港，盼接祖父、母親來港。」此前翁心源得華東工業部長汪道涵、副部長孫冶方通知：翁文灝來信已轉呈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指示：「同意翁文灝回國，回國應發表聲明，這個指示可由在滬家屬去香港面告。」10月25日，翁心源抵港，向翁文灝說明一切，翁文灝很快寫成自白書如下：

「嘗思吾國大局，辛亥革命建立民國為一機會，惜因軍閥專政，蹉跎坐誤。北伐告成追立新政又一機會，復因國民黨要員貪汙混亂，自搖政局，以致失敗。此時共產黨偕同民主團體建立人民政府，實行新民主主義以

<sup>459</sup> 戴光中，《書生本色—翁文灝傳》，頁240。

<sup>460</sup> 戴光中，《書生本色—翁文灝傳》，頁241。

<sup>461</sup> 戴光中，《書生本色—翁文灝傳》，頁240—241。

<sup>462</sup> 季樹農，〈資源委員會移滬迎接解放親歷記〉，收錄於《回憶國民黨政府資源委員會》，頁254,261—262。



漸進於社會主義，精神振奮，生活樸實，是為民族前進宏開極大機會。余原治學術，因對日抗戰而勉參中樞，誠意盼於國計民生有所貢獻。但迫於環境，實際結果則違初願，因此屢求引退。追憶從政時期，因政界積習相因，動輒得咎，備嘗艱苦，且深愧悔。亦因此艱苦經驗，更深信非有徹底改革，不易實行改善。今幸得此改善之機會，凡屬中國人民，皆有一體參加共同努力之任務。余雖年逾六旬，亦當勉力追隨，不敢自外。至於本身志願，本非從政之才，更無從政之願。以前求學範圍，地質之外，兼重地理。歷年經行所及，涉獵尚多。深願得有餘時閱讀記錄，為此新時代之一良民。倘能如願，實所企盼。」<sup>463</sup>

自白書一式兩份，一份請孫越崎帶到北京，轉呈中共中央，一份請翁心源帶往上海。但這份自白書與中共要求相去甚遠，此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成立，但翁文灝將這場深刻的社會革命，與蔣中正建立南京國民政府等量齊觀。其人的確如陳毅所言「是個書生，不懂政治」。但在某些方面，翁文灝又很懂政治。當時有數十萬國民黨官員及其眷屬退居香港，觀望局勢。中共建政前夕，前軍事參議院院長楊杰被軍統特務刺殺於香港寓所內，不久與翁文灝速少往來的 CC 系成員洪蘭友突然登門拜訪，更使翁文灝驚恐不安。11 月初，翁文灝接到陳誠自台灣來電，邀其赴台北襄理政務，翁不願赴台，但又擔心繼續留在香港會遭到與楊杰一樣的命運，遂決定由心源攜自白書陪同父、妻先行回國，自己去法國暫避。12 月 2 日由香港飛抵巴黎。<sup>464</sup>

#### (四) 響應「資委會起義」，「棄暗投明」

1950 年 3 月 2 日，與前國民政府駐法大使凌其翰在巴黎敘餐，凌其翰已於上年 10 月 10 日率駐法使館部分人員向中共投誠。據凌其翰回憶：「他（翁文灝）說，他已領到出席美國某一國際科學會議的外交護照，但他決定不去美國，先來法國觀望一下，衷心希望能回到祖國。他說時態度很誠懇，談風很健，在席間大談抗日戰爭期間國民黨政府的內幕，將金圓券使億萬人民傾家蕩產的大罪惡，完全推在王雲五身上。」<sup>465</sup>於此同時，中華民國駐法大使段觀海極力拉攏翁文灝，10 月 6 日邀請翁參加中華民國國慶集會，又多次催促翁辦理赴美簽證，胡適、梅貽琦頻頻來信來電，要翁赴美參加學術會議，翁均未同意。5 月 19 日，翁文灝受邵力子來函鼓勵，決計返回大陸，不過 6 月 3 日又收到張茲闔自美國馬里蘭來函，張在函中勸翁文灝勿返回大陸，並言已函託張彭春，為翁文灝代商在檀香山大學任教職務，聞此消息後，翁文灝又對返回大陸一事有些猶豫。<sup>466</sup>8 月 19 日，翁文灝會快函上海翁心源，表示：

「返國後不願做政治工作，如果強迫我做，只有自殺了此殘生。向來忠

<sup>463</sup> 戴光中，《書生本色—翁文灝傳》，頁 242—243。

<sup>464</sup> 李學通選編，《翁文灝年譜》，頁 351—353。

<sup>465</sup> 凌其翰，《我的外交官生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頁 218。

<sup>466</sup> 李學通選編，《翁文灝年譜》，頁 356—357。

實為國工作，現在只盼讓我能守沉默。思之淒然。」<sup>467</sup>

11月1日，翁文灝從報上得知中國人民志願軍和蘇聯空軍已進入朝鮮半島，認為大局即將變化，遂決定重新考慮個人行止。11月23日，翁文灝接翁心源12日函，函中切言：

「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針鋒相對，互爭天下，立身立國都只能一面倒，要使這個政權在中國維持下去，非竭全國力量向帝國主義鬥爭不可。反美倒蔣都是必要工作。……每個中國人都是有責任的……認錯在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員看來是十分平常的事，不是受辱。……抗美援朝，普遍開展，被消滅的一定是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國家一定會取得最後勝利……我們既已了解不能處一超然地位，必須在一面倒的原則下參加到這個鬥爭裡來。父親能在此時飛返國內，更能證明決心獲得讚許。」<sup>468</sup>

又接孫越崎14日來函，力勸翁文灝返回大陸，切勿往美。在思鄉情懷和民族主義驅使下，翁文灝最終退訂了赴美船票，於1951年2月28日抵達香港，3月7日抵達北京。抵達北京後，中共統戰部要求翁文灝寫反省文章，檢討自身「罪過」。<sup>469</sup>當時中共正在進行鎮壓反革命，希望知識份子能有正確的思想，像翁文灝這樣曾為國民政府效力的知識份子，自然成為接受思想改造的對象。

3月12日，統戰部科長鄧子平來訪翁文灝，送來毛澤東著作〈論新階段〉、〈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論人民民主專政〉，指示翁文灝的反省文章必須用人民觀點，放下知識份子的自尊思想，批評以往錯誤，丟脫舊的包袱。3月25日及其後，翁文灝讀列寧《論國家》、《國家與革命》、《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5月2日，翁文灝讀〈共產黨宣言〉。<sup>470</sup>翁文灝在中共指示下閱讀社會主義材料，這些材料大大改變了他對現代中國與世界形勢的看法：鴉片戰爭後外國資本主義入侵中國，使中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同時受到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壓迫。中國革命是為了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實現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而鬥爭。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前是舊民主主義革命，五四運動開始受到俄國革命啟發，進入新民主主義革命。<sup>471</sup>中國國民黨曾經有社會革命的理想，如其一大宣言所言：「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蓋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有，非少數人所得私也。」<sup>472</sup>在民生主義方面主張平均地權、節制資本，防止少數地主、資本家操縱國民生計。<sup>473</sup>但國民黨後來自己違背了這個聲明，以致造成國難深重的局面，勦共十

<sup>467</sup> 李學通選編，《翁文灝年譜》，頁358。

<sup>468</sup> 李學通選編，《翁文灝年譜》，頁359—360。

<sup>469</sup> 李學通選編，《翁文灝年譜》，頁363—364。

<sup>470</sup> 李學通選編，《翁文灝年譜》，頁363—365。

<sup>471</sup>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收錄於《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663—672。

<sup>472</sup> 中國國民黨黨史會編，《中國國民黨宣言彙編》（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4），頁110。

<sup>473</sup> 中國國民黨黨史會編，《中國國民黨宣言彙編》，頁110—111。

年勦出了一黨專政，而且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專政，抗戰時期還意圖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離開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民主義是沒有前途的，而中國共產黨堅持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新三民主義，只有它才能將中國帶向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光明未來。<sup>474</sup>這樣的光明未來，不僅能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也能實現亞洲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解放和發展。翁文灝對此有所感悟，因此作詩：

「終朝靜坐溯原因，果然中華改革真，仇美抗英翻帝國，煥然解放亞洲民。」<sup>475</sup>

經過多次修改，翁文灝的反省文章在 1954 年 12 月 4 日以〈沉痛追溯我的反動罪狀〉為題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大公報》等報刊出。文中表示：

「我自思從前根本缺點在沒有知道中國經過民族獨立實行社會主義的必要，所以始終受封建統治和帝國主義的欺蒙而供其利用。回國四年以來，更加深思我從前何以對社會主義的道理毫不瞭解，以致陷入反動，身負重罪，追本溯源，不單是因素治自然科學的人不能認識政治，實因我抱有資產階級反動本質和資本主義的落伍思想，以致不識階級的對峙和敵我的分界，從風而靡，獲罪於人民。現在生活於共產黨和毛主席所領導的新中國，我首先須認真學習，改造思想，徹底消滅以往的錯誤和缺點，才能逐步向前，以進入於社會主義的社會。」<sup>476</sup>

1954 年 12 月 24 日，翁文灝在人民政協會議發表題為〈歸國的思想歷程〉的演說，當中表示：

「1949 年到 1950 年，我為了避免台灣偽政權的干涉，寓居巴黎。那時我觀察世界形勢，我看到一方面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各國，已經消滅或正在消滅剝削階級，認真建設，向前發展，猶如旭日東升；另一方面，帝國主義各國，壟斷資本家把持政權，在國內壓迫勞動人民，在國外掠奪榨取……我從前做蔣介石的幫手，實是錯走了反祖國反人民的道路，決當改途易轍，回返祖國，痛改前非，且爭取立功贖罪的機會……我曾被人民列為戰爭罪犯。我回到祖國能否得到安全，我不能不有所顧慮。我在巴黎受偽駐法使館的監視，又不易取得英國政府允許通過香港的護照。美國方面賄買我，邀我往美，許我金錢的待遇。諸如此類阻礙和引誘都來動搖我的意志。我的結論還是不能懼怕困難，不能接受引誘，當此關頭，必須堅決實行我棄暗投明的主意，才能對得起祖國。因此立定決心，我就飛行回來了。」<sup>477</sup>

回到大陸以後，翁文灝最初的個人境遇還是有些不順利：沒有工作，沒有收入，一度因「戰犯」身分被剝奪選舉權，每日讀書看報，被要求寫文章反省過往、閉門思過。但「親見到中國因得解放始能復興，因能反抗帝國主義故能保持主權和領土完整，因向社會主義前進故能建設成功」，翁文灝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仍

<sup>474</sup>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收錄於《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頁 672—694。

<sup>475</sup> 翁文灝，〈靜坐記感〉（1951 年 4 月 20 日），收錄於李學通選編，《翁文灝年譜》，頁 365。

<sup>476</sup> 翁文灝，〈沉痛追溯我的反動罪狀〉，《人民日報》（1954 年 12 月 4 日）第 3 版·專欄。

<sup>477</sup> 李學通選編，《翁文灝年譜》，頁 377—378。

然心悅誠服。雖已年過六十，他仍念念不忘「報效國家，以盡我對祖國的責任」、「以期早日建成強固繁榮的社會主義社會」。1954 年以後，翁文灝受邀擔任全國政協委員，並被恢復他的公民權利包括選舉權等，此後翁文灝的主要工作是視察各地經濟建設並提出報告。翁文灝出於他數十年來對中國工礦事業的知識和經驗，在政協中經常提出建設性的意見，經常受到行政部門的重視和肯定。<sup>478</sup>也正是出於「迅速和大量提高我國素來落後的經濟基礎，建設社會主義社會，造成富強康樂的新國家」<sup>479</sup>的願望，翁文灝在此時期的言論，體現了以下的思想：

- (一) 認為「只有走社會主義這條路，才能使我國由貧轉富、由弱轉強，打破帝國主義的壓迫，因而建成為獨立自主的新國」<sup>480</sup>、「如果放棄這個社會主義的途徑，定會重陷於從前創鉅痛深的厄運，重又走上殖民地及附屬國的苦境。」<sup>481</sup>
- (二) 中國大陸的工業生產雖然有大幅進步，但與世界先進國家包括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相比，人均煤、鋼、電的產量相差 10—40 餘倍。「實因我國從前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嚴酷壓迫，弄得原來基礎十分落後，所以我們初步建設的規模儘管很大，進步儘管很快，但所得的水平還仍是很低。」<sup>482</sup>因此，「(我們) 絲毫不可自滿，正須勇猛繼起，以爭取更高的水平。」<sup>483</sup>

<sup>478</sup> 李學通，《幻滅的夢—翁文灝與中國早期工業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頁 212—213。

<sup>479</sup> 翁文灝，〈共同努力來實現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收錄於《翁文灝論經濟建設》，頁 158。

<sup>480</sup> 翁文灝，〈視察遼寧省工業報告〉(1956 年 6 月)，收錄於《翁文灝論經濟建設》，頁 166。

<sup>481</sup> 翁文灝，〈共同努力來實現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頁 159。

<sup>482</sup> 翁文灝，〈共同努力來實現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頁 159—160。

<sup>483</sup> 翁文灝，〈共同努力來實現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頁 160。

## 第七章 結論



中國現代性的形成，牽動著以下基本因素：（一）中國知識份子的思想與行動；（二）中國歷史的遺產和社會的型態；（三）帝國主義的力量和擴張性的全球資本主義<sup>484</sup>，翁文灝的心路歷程和政治抉擇，是以上三者交互作用的結果。

對於翁文灝的心路歷程和政治抉擇，1949 年後繼續留在大陸的前資源委員會財務處長季樹農認為：

「（資委會）那些領導包括翁文灝在內，都不是蔣介石的死黨，而是一批書生氣十足的『工業救國』迷。抗日戰爭初期，他們為了抗戰，忠於『正統』、忠於民族，在川、滇、黔、桂努力辦了幾處工業基地，支持過抗戰。後來國民黨政府消極抗戰，積極反共，榨取民脂民膏，用於內戰，而對工礦事業的投資卻十分吝嗇；同時，官僚資本壟斷市場，與民爭利。有一次翁文灝在紀念週講話，說孫中山先生主張節制私人資本，發展國家資本，而現在的建設銀公司等官僚資本則與之背道而馳，這樣如何能實現孫中山先生遺教云云，對國民黨政府能否建設中華已存懷疑。後來國民黨政府投靠美國，抗戰勝利後，大批美援和剩餘物資充斥市場，資源委員會幾將成為點綴品。資源委員會各級負責人以切身體會，逐漸看透國民政府是不可能實現工業化的。」<sup>485</sup>

胡適則認為翁文灝經濟思想的侷限性，使他最終趨向蘇聯和中共陣營：

「中國士大夫階級中，很有人認為社會主義是今日世界大趨勢；其中許多人受了費邊社會主義的影響，還有一部分人是拉斯基的學生。但是最重要的還是在政府任職的許多官吏，他們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只有依賴政府，靠政府直接經營的工業礦業以及其他企業。從前持這種主張最力的，莫過於翁文灝和錢昌照，他們所辦的資源委員會，在過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國的工業礦業，對於私有企業（大都是民國初年所創辦的私有企業）蠶食鯨吞，或則被其窒息而死。他們兩位（翁文灝、錢昌照）終於靠攏，反美而羨慕蘇俄，也許與他們的思想是有關係的。」<sup>486</sup>

以上兩種對翁文灝和資委會轉向的正反面評價，是出於不同意識形態和處境作出的詮釋。翁文灝的心路歷程和政治抉擇，不僅是中國早期工業化的嘗試，也隱含著深刻的現代性問題—民主與獨裁、自由經濟與計劃經濟；近代中國作為一個內憂外患、積貧積弱的後發展國家，如何從中探索合理的發展途徑，以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富足，對中國現代化進程至關重要。但過去無論是肯定或否定資委會轉向的敘事，往往把蔣中正國民政府未能在大陸成功實現工業化的原因，單方面歸咎於「官僚資本」的貪汙腐敗、巧取豪奪，或過度迷信統制經濟的成效、遏制了民間經濟的活力，抑或認為是日本侵華和中共活動的擾亂、指斥翁文灝等資

<sup>484</sup> 王遠義，〈對中國現代性的一種觀察〉，《台大歷史學報》第 28 期（台北，2001），頁 250。

<sup>485</sup> 季樹農，〈資源委員會移滬迎接解放親歷記〉，收錄於全國政協文史委員會工商經濟組編《回憶國民黨政府資源委員會》，頁 3。

<sup>486</sup> 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 7 冊，頁 2374。

委會主管被中共「統戰」、對蔣中正背信忘義，而低估了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複雜性和艱鉅性。因此，本研究首先梳理翁文灝投身中國經濟建設的動機、對中國與世界經濟的認識，其經濟思想的核心內容及實踐情形，再進入抗戰結束後政經情勢的探討，以分析翁文灝選擇投身資委會轉向的動機及其歷史意義。

從第三章「翁文灝對中國與世界經濟的認識」可以看到，翁文灝認為「吾人欲明中國方面如何革新猛進的途徑，自不可不追悉西人致力如何復興精進的歷史。」翁文灝強調近代西方在智識上取得的進步（新教改革、科學革命、啟蒙運動），認為其擁有獨特的理性、積極性、創造性，與同時期中國的「沉迷猶盛」、「因循苟安」形成強烈對比，從而造就西方率先開創資本主義、工業革命的成就而非中國，與東方主義<sup>487</sup>者如韋伯「新教倫理」<sup>488</sup>的歷史觀相當類似。由此觀念推導，翁文灝認為歐美國家的現代化，從地理大發現、資本主義興起到工業革命，是由於其自身發展條件的優勢，因此得以領先非西方世界率先走上工業化的發達途徑。這段過程體現了現代化理論學者 C.E. 布萊克對現代化的定義：人類歷史上演化而來的各項制度，經過大規模快速的變革，使人類的物質和知識力量空前成長，並得以控制自身的環境。<sup>489</sup>

翁文灝基於對工業革命的西方中心論認識、自身的科學技術專業、國民政府民生主義的經濟政策，從而提出自己的經濟現代化主張，希望中國能學習歐美長處走向富強，起初也認為運用科學技術和財經知識、排除日本帝國主義的威脅，就能實現中國的現代化。翁文灝說「（英美資本主義）制度創始於十八世紀後期，盛行於十九世紀，以致於二十世紀，光大發揮，已見宏效。」<sup>490</sup>、「由近代科學進而有工業革命，由工業革命進而有近代國家，西洋以往的歷史如此，中國目前的途徑亦不能不如此。」<sup>491</sup>，將歐美國家視為人類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中國應仿效歐美以迎頭趕上。並認為蘇聯政治及其意識形態「不是近代演化所得民主政治的常規，亦絕不是中國此時所應走的途徑」。但翁文灝沒有充分意識到的是，歐美工業革命發展的前提，是亞洲經濟資源的整合<sup>492</sup>，以及對非西方世界的殖民

<sup>487</sup> 東方主義一詞由阿拉伯裔美國學者薩依德 (Said, Edward W.) 提出，即西方中心論者為合理化自身文明的優勢地位，而強調自己擁有種種獨特的特性：理性、積極性、創造性，並認為亞洲各文明是消極、封閉、停滯、落後的，只能在西方的帶領下走向現代化。薩依德(Said, Edward W.) 著，王志弘等譯，《東方主義》，台北：立緒出版社，2000。

<sup>488</sup> 德國社會學者馬克斯·韋伯 (Max Weber, 1864—1920) 認為，西方文明特別是新教徒，抱持著受上帝感召的「天命」(Calling)觀念，驅使其勤奮於事業以榮耀上帝，由此激發其獨特的理性、積極性、創造性，是西方資本主義率先發展的原因。韋伯認為，亞洲的各大文明包括伊斯蘭、印度、中國，皆沒有同時具備此理性、積極性、創造性，從而在發展上落後於西方。馬克斯·韋伯 (Max Weber) 著，于曉、陳維綱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台北：唐山出版社，1991。

<sup>489</sup> C.E.Black, *The Dynamic of Modernization: a Study in comparative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6), pp. 7.

<sup>490</sup> 翁文灝，〈中國經濟建設的前瞻〉，頁 8。

<sup>491</sup>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集》(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1980），頁 17—18。

<sup>492</sup> 即中國的儒家理性、無為對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啟發，伊斯蘭世界的商業技術，亞洲的科學技術及其製造品促成歐洲工業的進口替代反應。參見約翰·霍布森 (John Hobson); 孫建黨譯，《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9。

主義掠奪和剝削，才使其獲得技術基礎和原始積累資本並投入工業化。中國沒有對非西方世界進行殖民主義掠奪和剝削，工業化必須先經過內部社會的改造，特別是將零散、落後的傳統農業組織起來，提供工業化所需的資本，才能實現翁文灝的「以農立國，以工建國」。<sup>493</sup>

中國要進行內部社會的改造，就面臨國共兩黨的革命建國路線之爭。翁文灝在中國面臨經濟大蕭條衝擊和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之際，剛開始寄望於蔣中正國民政府，但後來在實踐其經濟思想的過程中，經過十年建設、抗戰時期和國共內戰感到挑戰重重。翁文灝起初希望學習的歐美國家，它們能對國內人力、資源進行有效的動員和管理，也通過對外戰爭獲得貿易利益、原料供應地和傾銷市場；但中國經過連年內戰、晚清以來的中央權威衰落和地方割據，整個國民政府時期對基層社會和邊陲省區的控制相當有限，國民政府「半集中主義」<sup>494</sup>的特性使其難以立即實現歐美模式的現代化。至於多年後海耶克對統制經濟及蘇聯計劃經濟的質疑，將其評為「通往奴役之路」，其實翁文灝在蘇聯考察後也有類似想法：「共產主義剷除私人產權，施行極權而嚴酷之政策，（與資本主義）兩者皆有所偏，非吾國所宜採用。」但海耶克的觀察偏重於歐美國家，忽略了非西方世界包括中國現代化的艱鉅性。海耶克所設想的自由放任經濟，中國在北洋時期也經歷過，其結果卻是使中國經濟更加貧弱，應對日後經濟大蕭條及日本侵略的挑戰困難重重。在歐美模式受挫之際，翁文灝逐漸轉向同樣是後發展國家的蘇聯模式。

翁文灝贊同孫中山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的理念，以及蘇聯計劃經濟的國營企業模式，同時也認為，必須防止國家資本為少數私人把持，淪為官僚資本。但國民政府一直未能解決部份國家資本淪為官僚資本的問題，使翁文灝對國民政府推動工業化的信心產生動搖。現代工業的發展，也需要一定的農業現代化的基礎，包括資本積累、原料、糧食、市場、勞動力，若農村社會結構、生產關係沒有適度的變更，農村無法釋出剩餘的資金和勞動力提供工業化發展，則現代工業的發展形同空中樓閣，即使實行實業計劃、節制資本的方針也是如此。<sup>495</sup>如在長江三峽計劃籌備時，曾有報紙評論：

「如果像現在農村中那樣的生產關係不能改善，農村中反人民的勢力不能剷除，一句話說，不能實行真正的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則長江水閘就是能灌溉一千萬英畝，除便宜少數的地主之外，對於廣大的農民又有多少好處？而且，如果其他條件不變，則根據過去的經驗，還未等水閘完成，恐怕可能受灌溉的土地就要被豪強者兼併一空。」<sup>496</sup>

<sup>493</sup> 抗戰時期亦有報紙提出此論點，如《大公報》在 1944 年提到，以世界各國工業化進程來說，除了歐洲先進工業國家有殖民地提供原料和商品市場之外，後進國家要發展工業化，通常從本國農業起步，如蘇聯五年計劃以輸出農產品向外國換取機器和資金。《大公報》（重慶）（1944 年 6 月 27 日）。

<sup>494</sup> 即中央政府對地方的控制和動員能力較晚清及北洋政府強，但中國社會仍然是一盤散沙。參見李懷印，《現代中國的形成（1600—1949）》（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2），頁 265—298。

<sup>495</sup> 經濟學家馬寅初亦在戰後初期說明：「工業革命是今後經建的主要目標，但土地改革是工業革命的先決條件。」馬寅初，〈工業革命與土地政策〉，《新民報》（1946 年 1 月 1 日）。

<sup>496</sup> 《秦風工商日報》社論（1945 年 12 月 22 日）。

翁文灝起初採取「以農立國，以工建國」的思路，有農工互補的考量，當工業發展受挫時，翁文灝逐漸注意到社會結構未變革（特別是農村）的問題，自然和蔣中正的思路產生分歧。至此，後來美國現代化理論家所主張的第三世界發展途徑：引進歐美國家資金、技術，走歐美模式的和平漸進發展道路，已被翁文灝認為難以在中國實行<sup>497</sup>，中國工業化必須另尋出路。中共華東野戰軍司令員陳毅所言「光是工業救不了國，我們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為工業建設鋪平道路的」<sup>498</sup>，即是如此。

戰後的經濟凋敝和政局動盪又加深了翁文灝的挫折感。翁文灝的戰後重建和發展構想，以國營事業特別是重工業、礦業為主，同時協助民營工商業和農業相輔相成發展，並不是像胡適所說的要對民營企業「蠶食鯨吞」、「使其窒息而死」。但中國農村經濟長期凋敝，戰後初期不足以提供大量工業化資金，民營工商業經過多年戰爭的衝擊，不足以形成有力的生產部門。以資委會為中心的國營事業體系又在戰後初期迅速膨脹，規模過大、機構臃腫（甚至接收了一定規模的輕工業），需要龐大的經費支出和補貼；但國民政府財政日益困難，國營事業體系龐大的工資、原料、廠房支出同時與國共內戰的軍費支出加劇了通貨膨脹，又缺乏其他有力的生產部門緩和通貨膨脹的衝擊。翁文灝從主導資委會之初，一直到中共建政後，在一定程度上相當推崇蘇聯計劃經濟，但蘇聯計劃經濟產業結構失衡的問題，在 1970 年代以後逐漸浮上台面；蘇聯經濟結構偏重國營重工業，在國營重工業體系之外，缺乏其他有力的、持續成長的民營生產部門，致使此種經濟體系出現了軟預算約制<sup>499</sup>的問題。在資委會國營事業體系擴大的過程中，各領域出現許多分公司，但這些分公司本質上都是資委會縱向、垂直的經濟事業管理體系的一部份，彼此之間沒有產生競爭關係，致使其效率不彰，這也是翁文灝沒有預料之處。缺乏社會革命變更社會結構、組織，提升農業生產力以協助「以農立國，以工建國」，以及過度膨脹的國營事業體系效率低下，是翁文灝在資源委員會的經濟建設實踐面臨重大挫敗的主因。

對於中國經濟建設問題，翁文灝起初當成是單純的技術問題加以理解，認為與其拘泥於特定主義、為了特定主義作意識形態的辯論，不如先觀察問題，就問題的實際提出辦法個別解決。在此翁文灝是抱持著一種類似胡適和杜威的「工具的政府觀」或「政治的工具主義」（political instrumentalism），即自由主義當中「積極自由」的概念，從中可以看到二十世紀前期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為應對時代

<sup>497</sup> 翁文灝在 1961 年回憶，二戰結束後，美國參議院有人要藉由對蔣中正國民政府提供經濟貸款，阻擋中共勢力的擴張，「（美國）借幫助中國之名，把中國變為美國的依賴國，跟美國走，使美國可以獨霸世界」。從 1949 年響應「資委會起義」開始，翁文灝改變先前認為美國是「消極的門羅主義」的看法，認為美國也是「積極的門羅主義」，要遏制非西方世界的自主發展，對中國亦是如此。全國政協文史委員會工商經濟組編，《文史資料選輯》第 17 輯，頁 67—77。

<sup>498</sup> 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回憶國民黨政府資源委員會》，頁 286—287。

<sup>499</sup> 「軟預算約制」的概念由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提出，指的是計劃經濟體系在政府握有所有權之下，賦予國營企業一定的自主權、控制權，國營企業向政府要求大量優惠條件，支出過於龐大、負盈不負虧，所造成的通貨膨脹問題。參見 Kornai, J. (1980) *Economics of Shortage*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80).

的危機—經濟大蕭條和兩次世界大戰，而趨向杜拉克所說的「啟蒙的唯理自由主義」（the “rationalist liberalisms” of the Enlightenment），即相信理性的、社會導進的（social engineering）計劃能解決時代危機的信念。但在主持資委會經濟建設的過程中，翁文灝發覺到中國工業化不只是經濟學、地理學和科學技術的問題，同時也是近代中國轉型的問題：必須徹底變革社會結構，以提供現代生產力發展的基礎。至此，翁文灝經濟建設的思路從「問題」轉向「主義」，其「積極自由」的「政治的工具主義」亦外化成推動中國工業化的國家意志、集體意志。<sup>500</sup>

戰後當翁文灝面臨國共、美蘇兩大陣營的抉擇，以及國民黨內的派系攻訐（CC系容不下政學系計劃官僚在黨及政府內部的存在）時，起初認為中共「破壞已成的規模，脫離歷史的一環」，抱持類似現代化理論的觀點批評中共。但後來在彷徨之際，翁文灝被中共積極爭取，立場產生微妙的變化。在跟中共秘密交涉的過程中，翁文灝透露，寧可回去當一介平民，而不願意流亡到國外當「白華」，「年逾六十，不願逃亡在國外，但求生為中國人，死為中國鬼。」在民族主義、技術救國的意識之下，翁文灝最後決定輾轉返回大陸，像其他大部份資委會人員一樣「棄暗投明」，為中共的工業化效力，這就是資委會轉向的性質。翁文灝經濟思想及資源委員會留下的資產，也就在中共「全面集中主義」<sup>501</sup>的動員能力下，建設了日後中國大陸的國營工業和科研體系，<sup>502</sup>同時配合張培剛等經濟學者的農工互補理論，補足翁文灝的年代所缺乏的現代農業生產力和持續成長的民營工業生產部門，開創了一條與美國現代化理論和蘇聯模式截然不同的發展道路。

<sup>500</sup> 英國哲學家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在討論積極自由的後果時，提到其可能外化為強大的國家意志、集體意志，驅使個人服從於其目標。李強，《自由主義》，頁 181。

<sup>501</sup> 即高強度的社會控制和動員能力。參見李懷印，《現代中國的形成（1600—1949）》，頁 299—349。

<sup>502</sup> 1949 年以後中國大陸的工業和科研體系，除了來自於蘇聯技術援助之外，也在一定程度上受益於資源委員會留下的工業基礎和技術人員。中共國營企業的管理體制幾乎就是資源委員會的翻版，因為 90% 以上的資源委員會企業並未隨中華民國政府遷台，而是留在大陸為中共接收。中共中央早在 1949 年初就發佈命令，設法留住資委會企業的經理、工程師、技術人員，並保持他們原來的薪水待遇。參見程麟蓀，〈中國計劃經濟的起源與資源委員會〉，《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第 82 期（2004：香港）。

## 參考書目



### (一) 史料與檔案

1. 農商部編，《農商部地質研究所一覽》，北京：京華印書局，1916。
2. 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研究些主義〉，《每週評論》第 28 期（1919，北京）。
3. 資源委員會編，《中國工程人名錄》，重慶：商務印書館，1941。
4. 周憲文編，《中國不能以農立國論爭》，昆明：中華書局，1941。
5. 翁文灝，《中國經濟建設論叢》，重慶：資源委員會秘書處，1943。
6. 翁文灝，《中國經濟建設概論》，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44。
7. 翁文灝，《中國經濟建設與農村工業化問題》，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
8. 《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二中全會輯要》，南京：青年遠征軍第二〇八師政治部編印，1946。
9. 中央訓練團編印，《中國戰後經濟建設論文選輯》，南京：中央訓練團，1947。
10. 謝幼偉、翁文灝、章巽、張其昀著，《論共產主義》，上海：華夏圖書，1948。
11.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編纂委員會編，《國父全集》，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65。
12.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1980。
13. 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編輯委員會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四編：戰時建設，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
14. 蔣中正，《抗日戰史》，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2。
15. 全國政協文史委員會工商經濟組編，《文史資料選輯》，北京：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60、1961、1982。
16. 程玉鳳、程玉凰，《資源委員會檔案史料初編》，台北：國史館，1984。
17. 林泉，《林繼庸先生訪問記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18. 秦孝儀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
19. 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 7 冊，台北：聯經出版，1984。
20.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生主義第二講，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5。
21. 遠流出版社主編，《胡適作品集》，第 4 集，台北：遠流出版，1986。
22. 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回憶國民黨政府資源委員會》，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
23.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西南地區文史資料協作會議編，《抗戰時期內遷西南的工商企業》，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88。
24.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宣傳部編，《翁文灝論經濟建設》，北京：團結出版社，1989。
25. 黃汲清選、潘雲唐編，《翁文灝選集》，北京：冶金工業出版社，1989。
26. 陳昭桐編，《中國財政歷史資料選編》，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0。



27. 馬寅初，《馬寅初經濟論文選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
28. 肯尼斯·雷（Kenneth W. Rea），約翰·布魯爾（Brewer, John C.）編；尤存，牛軍譯，《被遺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駐華報告（1946—1949）》，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0。
29.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0. 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參事室編，《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第二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31. 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北京：群眾出版社，1991。
32.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1。
33. 孫越崎，《孫越崎文選》，北京：團結出版社，1992。
34. 凌其翰，《我的外交官生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
35. 中國國民黨黨史會編，《中國國民黨宣言彙編》，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4。
36.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德外交密檔（1927—1947）》，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
37. 周質平編，《胡適英文文存》，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5。
38. 章伯鋒、莊建平主編，《抗日戰爭》，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7。
39. 胡適，《胡適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40.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41. 姜義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哲學與文化》，北京：中華書局，2001。
42. 沈寂主編，《胡適研究》，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43. 李學通選編，《翁文灝年譜》，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5。
44. 孫大權、馬大成編，《馬寅初全集》，上海：三聯書店，2007。
45. 李學通選編，《科學與工業化—翁文灝文存》，北京：中華書局，2009。
46. 李學通、劉萍、翁心鈞整理，《翁文灝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0。
47. 錢昌照，《錢昌照回憶錄》，北京：東方出版社，2011。
48. 林美莉編，《王世杰日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
49. 陳謙平編，《翁文灝與抗戰檔案史料彙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
50. 《總統府公報》
51. 《資源委員會公報》
52. 《資源委員會月刊》
53. 《經濟部公報》
54. 《經濟建設季刊》
55. 《中央日報》
56. 《申報》
57. 《新青年》
58. 《新經濟》
59. 《新民報》



60. 《大公報》
61. 《東方雜誌》
62. 《銀行週報》
63. 《鄉村建設》
64. 《人民日報》
65. 《獨立評論》
66. 《秦風工商日報》
67. 《蔣中正日記》(手稿本)
68. 《中華民國史事日誌》
69. 國史館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70. 國史館藏個人檔案史料：翁文灝
71. 國史館藏資源委員會檔案
72. 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
73. 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經濟部檔案
74. 檔案管理局藏《國民政府行政院會議紀錄案》
75.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

## (二) 專書

### 1、中文專書

1. 陳伯達，《中國四大家族》，北京：人民出版社，1946。
2. 許滌新，《官僚資本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3. 中國近代經濟史編寫組編，《中國近代經濟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4. 塞爾索·富爾塔多著；蘇振興等譯，《拉丁美洲經濟的發展：從西班牙征服到古巴革命》，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
5. 張玉法主編，《中國現代史論集》第9輯，台北：聯經出版，1982。
6. 小科布爾（Parks M.Coble），《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1927—1937）》，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7. 羅榮渠，《從「西化」到現代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
8. 鄭友揆，《舊中國的資源委員會（1932—1949）：史實與評價》，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1991。
9.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著，于曉、陳維綱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台北：唐山出版社，1991。
10. 柯偉林（William Kirby）著，陳謙平譯，《蔣介石政府與納粹德國》，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4。
11. 李學通，《書生從政—翁文灝》，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1996。
12. 薛毅，《工礦泰斗—孫越崎》，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
13. 李強，《自由主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14. 薩依德（Said, Edward W.）著，王志弘等譯，《東方主義》，台北：立緒出版社，2000。



15. 張培剛，《農業與工業化》，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2。
  16. 雷迅馬著；牛可譯，《作為意識型態的現代化：社會科學與美國對第三世界政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
  17. 許滌新、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8. 羅榮渠，《現代化新論—世界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增訂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19. 趙興勝，《傳統經驗與現代理想：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國營工業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4。
  20. 薛毅，《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21. 李學通，《幻滅的夢—翁文灝與中國早期工業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22. 戴光中，《書生本色：翁文灝傳》，杭州：杭州出版社，2005。
  23. 陳爭平、龍登高，《中國近代經濟史教程》，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
  24. 孫智君，《民國產業經濟思想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
  25. 約翰·霍布森（John Hobson）；孫建黨譯，《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9。
  26. 薛毅，《中國近代經濟史探微》，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27. 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 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型態》，北京：華文出版社，2010。
  28. 張霞，《民國時期三農思想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
  29. 閻書欽，《國家與經濟：抗戰時期知識界關於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的論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30. 吳太昌，《中國國家資本的歷史分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31. 方勇，《蔣介石與戰時經濟研究（1931—1945）》，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
  32. 李學通，《抗日戰爭時期後方工業建設研究》，北京：團結出版社，2015。
  33. 王建朗、黃克武主編，《兩岸新編中國近代史》（民國卷）下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頁 734。
  34. 張守廣，《抗日戰爭與中國工業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35. 李學通，《影響現代中國的人物：學人本色・翁文灝》，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17。
  36. 施純純，《革命抑反革命？蔣中正革命道路的起源》，台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7。
  37. 李懷印，《現代中國的形成（1600-1949）》，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2。
- 2、英文專書
1. Hayek, F. A. *The Road to Serfdo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4.
  2. C.E.Black, *The Dynamic of Modernization : a Study in comparative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6.



3. Kornai János, *Economics of Shortage*,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80.
4. Gilbert Rozma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1.
5. Peter F. Drucker, *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 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5.

### (三) 論文及專文

1. 關德懋,〈翁文灝其人與事〉,《傳記文學》第36卷第4期(1980,台北),頁76—79。
2. 白瑜,〈翁文灝、王雲五與金圓券的後遺症〉,《傳記文學》第37卷第2期(1980,台北),頁92—97。
3. 侯繼明,〈1937—1945年中國的經濟發展與政府財政〉,張玉法主編《中國現代史論集》(第9輯),台北:聯經出版,1982。
4. 林毓生,〈「問題與主義」論辯的歷史意義〉,《二十一世紀》第8期(1991,香港),頁15—20。
5. 薛月順,〈資源委員會的電業建設(1932—1949)〉,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92。
6. 林美莉,〈戰時生產局的成立與活動—以租借法案的配合為中心〉,《國史館館刊》第15期(台北:國史館,1993),頁165—183。
7. 翁文灝原稿、文威昱提供,〈從翁文灝日記看撰寫坦白書的痛苦過程〉,《傳記文學》第63卷第4期(1993,台北),頁35—37。
8. 傳記文學編輯部,〈翁文灝投共始末及其最後結局〉,《傳記文學》第63卷第4期(1993,台北),頁38—46。
9. 嚴如平,〈翁文灝生平概述〉,《民國檔案》第3期(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1994),頁115—116。
10. 林蘭芳,〈資源委員會的特種礦產統制(1936—1949)〉,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98。
11. 王遠義,〈對中國現代性的一種觀察〉,《台大歷史學報》第28期(台北,2001),頁250。
12. 顏昌晶,〈近代中國石油工業發展之研究(1932—1949)〉,桃園:國立中央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13. 薛毅,〈試論中共在資源委員會起義中的作用〉,《中州學刊》,2001。
14. 程麟蓀,〈中國計劃經濟的起源與資源委員會〉,《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第82期,2004:香港。
15. 馬軍,〈從限價到搶米—1948年幣制改革時期的上海糧情〉,《史林》第3期,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
16. 鄭會欣,〈戰前「統制經濟」學說的討論及其實踐〉,南京: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06。
17. 莊俊舉,〈「以農立國」還是「以工立國」—20世紀20—40年代關於農村建設的爭論〉,北京:紅旗文稿,2006。



18. 王遠義，〈惑在哪裡？新解胡適與李大釗「問題與主義」的論辯及其歷史意義〉，《台大歷史學報》第 50 期（2012，台北），頁 155—250。
19. 戴雪蕾，〈新時期以來翁文灝研究綜述〉，《衡水學院學報》，2012。
20. 俞麗君，〈翁文灝經濟思想探析（1935—1949）〉，徐州：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
21. 李希偉，〈翁文灝的工業化思想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22. 李鶴，〈翁文灝現代化思想研究〉，哈爾濱：哈爾濱工業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23. 俞麗君，〈論翁文灝經濟思想的歷史演變及主要內容〉，長沙：湖南人文科技學院學報，2012。
24. 王汎森，〈主義時代的來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關鍵發展〉，台北：東亞觀念史集刊第 4 期，2013。
25. 胡偉，〈翁文灝西南開發思想與實踐述評〉，南京：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26. 鄒劉芳，〈翁文灝區域經濟思想研究（1932-1948）〉，鄭州：鄭州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27. 黃波粼，〈不留異域作浮鷗—1949 年前後翁文灝的抉擇〉，上海：檔案春秋，2015。
28. 智效民，〈天才的學者，失敗的政要—翁文灝的人生悲劇〉，合肥：江淮文史，2015。
29. 劉得佑，〈翁文灝對孫中山經濟思想的發揚與實踐〉，《孫學研究》第 18 期，2015。
30. 陳宏明，〈翁文灝棄暗投明的抉擇〉，貴陽：文史天地，2016。
31. 韓軍垚，〈中國國民黨圍繞「官僚資本」的派系鬥爭—以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為中心〉，鄭州：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
32. 陳紅民，〈從「技術官僚」到「職業官僚」—翁文灝從政之路與蔣介石關係探微（1932—1949）〉，北京：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
33. J.M.Gregory ,The Scientific Renaissance in China ( Nature : London,1924 ),pp.17—19.